

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處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舉而為論端莊子曰然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若云然惠子曰人

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若無情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違責之辭問於莊子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

无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无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

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

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政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惡何也虛靈之體為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

不殊道與自然且其文耳〔釋文〕惡得音烏下反扶廢一分如足操七刀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无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既名為人理變情虛若無情識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釋文〕未解音蟹莊子曰是非吾

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言情者是非

也若無是非雖有形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

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莊子所謂无情者非木石其變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

情也莊子所謂无情者非木石其變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

當也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止於所稟之匪不知生分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若不益生生道何得有此身乎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

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

則身存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

其生之有分也量將益以〔釋文〕无以好惡呼報反下鳥祇足音支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眠。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

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遭荅辯，政內名理，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隨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息而

眠者〔釋文〕倚樹於樹 據槁苦老 梧音吾而眠音眠 雀音雀云據而睡垂臂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

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後形，天壽研

明辨折明理，執持己德，枝耀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釋文〕天選宣轉

反 思，後

內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釋文〕大宗師遺形忘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人之所爲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

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者也。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爲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

爲悉皆自爾，非關脩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爲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者自然之謂

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爲耳

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

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也。雲行雨施，川源岳嶺，非關人力，此乃天生〔釋文〕天

而生向崔本作 知稱尺證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

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

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

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知雖盛矣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能所雙絕者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可患也已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未能無

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以待則無定也

人之非天乎

我生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者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爲也皆自然耳

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

則混合人天混同物我者也

（釋文）庸詎

徐其庶反則治直吏

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

其真而不可亂也

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讓茲聖德然後有此

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讓茲聖德然後有此

何謂真人

假設疑問

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矣

不雄成

寡少也引古御令舉本即宗虛稜任物大順羣生假令微少會不逆忤者也

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豈不謀士縱心直前而慕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者也

虛衷忘彼士象自歸非關運心謀謀招致故也釋文不謀反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

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者也天時已過會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也俞樾曰過者謂於事有

自以為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

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

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嘗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

不以死為死而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概意

於所遇哉慄懼也濡溼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不慄音

不濡而朱登假更百反遠火于萬有概古愛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无憂

所遇而安也夢者情意安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其食不甘理當食

耳混迹人聞同應而食不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者也踵足根也真人

疑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釋文深深李云內息之貌家世父曰存息於無息之地而後納之深泊然寂然

乃以養息於深微博厚而寓諸無窮以踵章勇反王穆夜云起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

若吐隘喉也吐弱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其者欲深者其天

為節言情欲其隘厄咽喉也若吐獲病反徐胡具反又音哇音於佳反結

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也夫耽著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釋文其耆市志古之真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爲體者也。氣聚而生生爲我時氣散而死死爲我。順既冥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釋文〕說生悅惡

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也。時應出生本無情於折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釋文〕不訢音欣又

不距。本又作拒音巨李云欣。出則營生距入則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無條

竟也。條然獨化任理遊遊雖復。〔釋文〕脩然音蕭本又作儻徐音叔郭與久反李音慈向云條然自然無心而

死往生來會無意總之者也。〔釋文〕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

日舊久爲冬。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猶復非復同。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

也。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會無罣著豈直獨忘。〔釋文〕猶復非復同。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

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

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

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捐一入反崔云或作捐所以行舟也。虛文弼曰捐

之不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捐捐案下方云或作捐則此當作捐。俞樾曰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捐

崔云或作捐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即背字。則背音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

故郭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借也。則背音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

安爲志。安爲志應作其心志說文志心之所之也爾書若射之有志孔疏云如射之有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

備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即此所謂其心志也。其容寂。雖行而無傷於靜。〔釋文〕容字宋本亦作寂崔本作

本譌家今改正說。其顛顛。顛顛大朴之貌。顛顛也顛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

見前本書作寂。類類。類類也向本作類云類然大朴貌廣雅云類大也五罪反。儻然似秋。殺物非爲威

也。〔釋文〕儻然反。煖然似春。生物非爲仁也。〔釋文〕煖然音曉反。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

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思適務寬猛垣機同素秋之降霜

本無心於庸殺似青春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真人心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國而不失人心

竟攻讓支馮攻有屬成錫緘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與動干戈弔民問罪雖復殄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失人心崔云亡敵國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燠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淪乎若秋霜之自降

故凋落者不怨也

利物微俾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而錫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鏡高臺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授意於物非聖人者也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則非至仁也天時非賢也

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占玄象之游盈候天時

大賢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未嘗一窮通均利害也

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失其己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為道之士

釋文行名

下孟福應之應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

受役多矣安能役人乎

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哉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

者也

性狐字不借古之賢人又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顏樂

養性好鼓琴傷壞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窟水伯夷叔齊遊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遺欲往觀焉逢文王舉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胥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

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扶眼而死屍沈於江紀他者姬紀名他湯時逸人出聞湯讓務光悉及乎已遂將弟子
陷於澌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跽河比數子者皆矯情矯行充志立名分外彼湯益至於此自餒自沈饒輪天
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釋文〕狐不借司馬云古務光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
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二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
與釋紀他徒何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司徒狄皆舍音捨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

非朋狀述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處已均乎會無偏黨也俞樾曰郭注訓義為宜朋為黨望文
狀即峻然也朋讀為朋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朋來无咎是也其狀峻而不朋者言其狀峻然高
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峻高也釋訓峻峻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峻峻辭注曰峻峻高大
也天道篤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為峻之段字於此文若不足而不承郭冲虛無餘如不足也

則訓為宜於彼文則曰蹀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為說失之若不足而不承郭冲虛無餘如不足也
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郭冲虛無餘如不足也郭冲虛無餘如不足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稜也觚獨也堅固也彷彿放任容與自
得鍵遊繩化之場而不固執之〔釋文〕與乎如字

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釋文引崔云繫結骨疑此觚字即彼軀字骨之繫結是至堅者也觚
而不堅是謂真人崔不知觚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李燾曰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對文觚字太不倫據注
疏觚訓獨釋文引王云觚特立不倚也並是孤字之義知所據本必皆作孤觚是假借爾雅釋地觚竹北戶釋文
云本又作孤此觚孤互通之證孤特者率方而有稜故其字亦可借觚為之與乎二字與下與乎止我德也複疑
此誤注云常遊於獨就遊字義求之或元是連字抑或

是懸字說文趨安行也懸趨步懸懸也並與遊義合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闊與虛空〔釋文〕邴邴乎其似喜乎邴邴喜貌

化所遇斯適真忘喜〔釋文〕邴邴徐音丙邴甫杏反向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干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濟乎進我色也〔釋文〕

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干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濟乎進我色也〔釋文〕

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干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濟乎進我色也〔釋文〕

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干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濟乎進我色也〔釋文〕

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干罪反徐息罪反郭且雷濟乎進我色也〔釋文〕

不以物傷己也

諸聚也。徒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清聚。羣生是以應。

〔釋文〕清乎

本又作清勃。六反。司馬云：色懷起貌。王云：富有德充也。簡

聚也

與乎止我德也

無無所趨也

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爲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

〔釋文〕厲乎

作廣云：楚羅者，廣也。

俞樾曰：郭注，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里世，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案：世乃泰之段字。荀子：榮辱篤橋，惟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惟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黨或作伏，或作扶，或作泰，皆同。編准之：惟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韻，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驕惟不可以得士，爲禮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惟爲泰也。益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慶藩案：厲當從崔本作廣者。是郭注訓與世同行，則有廣大之義。然既曰無厲，又曰若厲，殊失解。義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而混。如：禮月令：天子乃厲師。淮南時則篇：作廣師。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徐廣曰：厲亦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爲厲，皆其證。又案：俞氏云：世爲泰之段字，是也。古無泰字。其字作大，大，古音義同。得，通用也。禮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春秋文三

十年：大室屋棟，公字作世。室，衛太叔儀公字。作世，叔儀。宋樂大室，公字樂世。心，鄭子大叔論語作世。叔皆其證。

警乎其未可制也

高放而自得

〔釋文〕連乎其似好閉也

連長

德冠長連，綿難測。心知路絕，執見其

〔釋文〕連乎

如字。李云：連綿長貌。似好，呼報反。似好，下皆同。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恍然也

恍無心貌也。放在安排，無爲虛談，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

〔釋文〕文

〔釋文〕翼

爲循

〔釋文〕

而寃緯寬也所以用刑法爲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爲釋文緯乎昌略反崔本作偉以禮爲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萬故雖殺而寃簡是以惠者民之嚮法者民之父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禮雖忠信之薄而爲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

者也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遵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

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隨感以

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爲宗師者曠然無變付之羣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遊者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

丘也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

本至而理盡矣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家世父曰孔安國

而能行終必反其所居循禮者云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莊子則隔篇亦云丘里之言是凡所居曰丘顛項遺墟謂之帝丘有足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

若所居之安有足而必至也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

夫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爲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獨塗封常

執見舟航庶品亭壽羣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綫窅然故文云執肯以物爲事也釋文常

聞音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曾不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其一與天爲徒無有

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爲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

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雖復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死生命也其

有夜日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夫且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釋文〕夜旦。如字。崔本。作觀音。恒。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

情耳。非理也。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彼特以天

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

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

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惟命之從也。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衆人。稟氣蒼旻。而獨

能返逆。況乎至道。窮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釋文〕其卓。中。學。反。慶。藩。案。卓。之。言。起。也。絕。也。獨。也。字。同。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釋文〕其卓。中。學。反。慶。藩。案。卓。之。言。起。也。絕。也。獨。也。字。同。

任一足。故謂之連。李魯西都賦。注。連。踈。猶。超。絕。也。臣。謹。正。俗。連。者。謂。超。踈。不。依。次。第。又。作。踈。漢。書。河。開。獻。王。傳。敢

踈。爾。不。辜。說。施。君。道。篇。踈。然。獨。立。依。說。文。當。作。禱。禾。部。禱。特。止。徐。鎔。特。止。卓。止。也。卓。超。連。踈。禱。古。同。聲。通。用。敢

惡。鳥。路。之。竟。音。境。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

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以。君。王。爲。勝。己。尊。貴。尙

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泉。涸。與。其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此。起。譬。也。江。湖。浩。渺。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

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瀟。風。既。散。燒。蕩。漸。興。從。理。生。教。聖

徒。斯。起。矜。鸞。鷺。以。爲。仁。嬰。鼓。以。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釜。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响。響。人。喪。道。所

以。親。愛。〔釋文〕泉涸。戶各反。郭戶格。相响。况于况。相瀉。本又作瀉。音儒。以沫。末相忘。音亡。與其譽堯而

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耶？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歸將來仁義之興自茲爲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啣膺聖跡同年而語哉。〔釋文〕譽堯音餘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老既無能，暫時閑逸，死誠靈無理，歸停隨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耶。

〔釋文〕大塊音怪反，又苦對反，徐胡罪反。慶諸案文選郭景純賦注引司馬云：大塊自然也。釋文闕。佚我音逸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形生老死皆我可以爲善矣。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釋文〕火各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釋文〕夜半闔冥以譬冥理玄遠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於壑，正合其宜，屬山岳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墜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巋然，豈知冥中貿遷無時暫息時，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俞樾曰：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仙爾雅釋器，謂之仙，詩南有嘉魚，鴈毛傳曰：仙，仙鰲也。箋云：今之掠沼也。藏舟藏仙，疑皆以魚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家世父曰：壑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然而大化之運行無窮，舉天地萬物日夜推移，以舍故而即新，而未始有止息。水負舟而立水，移舟而移矣。氣負山而行氣，運山運矣。夜半者，推行於無象無兆之中，而人莫之見也。

慶諸案文選紅文通雅體詩注引〔釋文〕乃揭講二反。藏小司馬云：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釋文闕。

〔釋文〕乃揭講二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邀。

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大有宜，猶有所邀。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大有宜，猶有所邀。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大有宜，猶有所邀。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變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諺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

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遷而不得矣此

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恒常也天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

哉此乃體寂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遊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遷之有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釋文〕索所所百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釋文〕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過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

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慶藩案文選賈長沙鶴鳥賦注引司馬云當復化而為無釋文闕〔釋文〕無樂音洛下及注同 其為樂可勝計邪 〔釋文〕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特獨也

夫大治供饗陶鑄羣品獨遇人形後以為樂如人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釋文〕可勝音升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邀而皆存 〔釋文〕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

極誰得邀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物不得邀者自然也孰能逃於自然之適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境未始非我

何往不存耶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釋文〕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

死生也然其乎粹猶足以師人也〔釋文〕善妖崔本作狡同古卯反本又作夭於表反簡文於橋反云異也 盧

紀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文昭曰今本作夭 慶藩案妖字正作夭妖古通用史記周本

曰妖一作夭崔氏作狡非也 善少詩照 否老音鄙本 平粹雖遠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釋文〕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係屬也夫人之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

解有欣感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變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 夫道有情有信无

為无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

明變洞照有情也。運機若響有信也。恬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

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釋文〕可傳。

直專反。注同。

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

莫見其狀。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極可得也。轉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明無

不待有而無也。

自從也。存有也。虛無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大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

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二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慈功用。

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

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

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

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大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

不為深遠。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上古。不為耆艾。言

一本作之先。未嘗本同。虛文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釋文〕在大極泰之先。

一本作之先。未嘗本同。虛文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字。先天。悉薦。長於丁丈。稱也。尺。禮。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通之道。故能驅馭羣品。提挈二儀。又作

契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也。

〔釋文〕狶韋氏。許豈反。郭。稽。伊。反。李。音。以。挈。徐。苦。結。反。郭。苦。係。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伏。戲。氏。

得之。以襲氣母。

伏戲三皇也。能伏牛乘馬。登伏犧牲。故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釋文〕伏戲。音

崔本作伏戲氏。以襲氣母。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也。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持。天。地。心。無。差。忒。〔釋文〕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下。綱。維。盧。文。邵。曰。今。本。天。下。作。天。之。終。古。崔。云。終。古。久。也。鄭。元。注。不。忒。它。得。反。差。也。崔。本。作。代。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日月光靈於一遭故得終始照臨竟無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

堪坏山名也

堪坏崑崙山神名也

堪坏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崑崙力門反崑崙山名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馮夷黃河也天帝錫馮夷為河伯故辭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也

得道故處大

岳為大山之神

釋文肩吾死至孔子時大山音泰又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於荆山之下

黠成有龍垂於黠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下許玄宮

李云顛頊帝高陽氏玄宮北方宮

之肯也

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

水神水位北方

故位號北極也

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人面鳥身

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禹京是黃帝之孫也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大陰之精也約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

復生死故莫知其終

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健頭戴勝骨鬚居海水之涯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彭祖得道者五伯者昆吾為夏伯大彭豷為商伯齊

桓晉文為周伯

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

以長年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釋文彭祖百歲或以為仙不死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

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資身之物親近所以難忘。子經七日然後

遺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釋體離形坐忘我喪靈心既久

遺遺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

也。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

釋文能朝如字李除如字郭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之道不

也。朝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夫至道疑然

無非有邪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觀斯勝境謂之見獨故老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无古今。

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

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

能無死無生。

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運

殺生者

不死。生生者不生。

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死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隨也

釋文殺生者不死也。崔云殺猶亡也。亡生者不死也。崔云常營其生為生。

其為物無不將

將送也夫隨之為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

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

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

死也。無不毀也。任其自毀故無不毀無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迎而迎無不生成也

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冥者物榮亦榮而未始不寧也。

櫻櫻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惠道濟蒼生妙

釋文櫻郭音縈徐於營反李於盈反崔云有所繫著也。家世父曰趙岐孟子注櫻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則幾於成矣故

曰櫻而後成。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榮而獨不榮則敗矣故榮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

後隨物櫻櫻善養生成也

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

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

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謂之也副謂貳也墨輪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因釜而得理亦因教而

明故聞之輪墨以明

〔釋文〕副墨李云可以副貳玄墨也崔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斷悟

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釋文〕洛誦李云誦誦也替洛無所不誦也

誦之孫聞之瞻明

瞻視也亦至也讀謂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釋文〕瞻明音占李云神明洞徹也瞻明聞之聶許

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槍深因教悟理心生歡悅私自許

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釋文〕聶許徐乃攝反李云許與也聶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聶

許聞之需役

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不行智照漸明

〔釋文〕需役徐音須李音儒云需弱爲役

需役聞之於誼

誼謂善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途使感惠顯彰誼謂滿路也

〔釋文〕於誼音烏又誼徐烏侯反李音干反云誼也欲化之貌王云誼誼也於

誼聞之玄冥

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釋文〕玄冥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

李云強名曰玄視之冥然向郭云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玄冥聞之參寥

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

又推寄於參寥亦是玄之又玄也

〔釋文〕參寥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二者非有非無故謂之

反寥徐力彫反李云參高也參寥聞之疑始

夫自然之理有精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

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釋文〕疑始始本也夫道起此四句難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虞誠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城

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

〔釋文〕疑始李云又疑無是始研粗七胡七重直龍反子

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釋文〕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跡並方外之士情同汲

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靈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釋文〕子祀 崔云淮南作子承行年五十四而病僂 慶藩案崔本作子承是也今本淮南精神篇作子文與

互誤者不 子與 本又作 禮今 爲尻 苦餘 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 遂相與爲友 〔釋文〕

可枚舉 子與 本又作 禮今 爲尻 苦餘 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 遂相與爲友 〔釋文〕

道存故相見而笑同順 俄而子輿有病 子祀往問之 〔釋文〕友人既病願往問之任 曰偉哉 夫

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釋文〕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學縮不申之貌也夫供鑪大治造物

理自歎 〔釋文〕偉哉 韋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 拘拘 學也王云不申也 曲僂發背 上有五管

此辭也 〔釋文〕偉哉 韋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 拘拘 學也王云不申也 曲僂發背 上有五管

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 陰陽之氣有沴 〔釋文〕曲僂 徐力 於頂 本亦作項 崔本作紅音頂 盧

在上頭低則頤隱於臍 臍則肩高於頂而咽項句曲 〔釋文〕曲僂 徐力 於頂 本亦作項 崔本作紅音頂 盧

大挺如贅 陰陽二氣陵亂不調 遂使一身遭斯疾焉 〔釋文〕曲僂 徐力 於頂 本亦作項 崔本作紅音頂 盧

音項 據宋本釘音項疑 俱樹反 徐 贅 稅反 指天 李云句贅項椎也其 音麗 徐又徒顯反 郭奴結反 云其

釘爲釘之譌 參酌改正 句古候反 贅 稅反 指天 李云句贅項椎也其 音麗 徐又徒顯反 郭奴結反 云其

心閒而无事 〔釋文〕不以爲患 〔釋文〕曲僂 拘拘而心神閒逸 都不以爲事 〔釋文〕其心閒 音閑 蓋以其

而鑑於井 曰嗟乎 夫造物者 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釋文〕夫任自然之變者 無嗟也 與

物嗟耳 〔釋文〕蹠蹠 曳疾貌 言曳疾力行 照臨于井 見己貌 遂使傷發 嗟尋夫大道 〔釋文〕蹠蹠 步田反 下悉田反

云病不能行 而鑑 古誓 曰嗟乎 崔云此 子祀曰 汝惡之乎 〔釋文〕淡水 素交 契心 方外 〔釋文〕女惡 音汝 下

故蹠蹠也 而鑑 古誓 曰嗟乎 崔云此 子祀曰 汝惡之乎 〔釋文〕淡水 素交 契心 方外 〔釋文〕女惡 音汝 下

路 曰亡 予何惡 〔釋文〕亡無也 存亡 死生 本自無 〔釋文〕曰亡 絕句 予何惡 如字 讀則連亡字 爲句 浸假

而化 予之左臂 以爲雞 予因以求時夜 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 以爲彈 予因

以求鴉炙 浸假而化 予之尻 以爲輪 以神爲馬 予因以乘之 豈更駕哉 〔釋文〕

漸也 夫體化合變 則無往而不因 無因而不可也 〔釋文〕假令 陰陽二氣 漸而化 我左右兩臂 爲鴉 爲彈 彈則求於鴉

內篇 大宗師第六 一七

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釋文）漫子熇反向予因以求時夜一本無為彈徒且鴉戶驪炙章夜且夫得

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釋文）哀樂

結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釋文）哀樂

音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

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縣解若夫當生慮死（釋文）縣音

解音蟹下及注同同云縣解無所係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

之哉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况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與語訖俄頃之間子來（釋文）喘喘川轉反又尺軟環而如字

患李云又病氣奔欲死既將絕續故妻子環而哭之也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

無為怛之也此詞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釋文）叱避昌失反无怛丁達反崔本作慄

衆注周禮考工記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近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釋文）叱避昌失反音怛察怛驚也鄭

不能驚怛是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數彼大造宏曾無私

鼠之肝或化四支為蟲之偶爾為人忽然返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藏為

臂任化而往所遇皆適也（釋文）倚其反鼠肝向云委棄土壤而已蟲臂臂亦非屬子來曰父母於

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未有

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自此已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詞也夫孝子侍親向驢聽唯命況陰

「釋文」不翅徐詩知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

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

生故以死爲彼拒陰陽遊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爲彼也〔釋文〕彼近如則悍本亦作

反又音旱說文云悍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供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辭釋文意不異前旨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

曰我且必爲鏃鏃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

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

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務而有之不亦安乎祥善也犯

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劍妻名鏃鏃因名雄劍曰干將雌劍曰鏃鏃夫洪鑪大冶鑄鑄金鐵隨器

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踴殷勤致請願爲良劍匠者驚嗟用爲不審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

啓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釋文〕我且如字餘反鏃音鏃似嗟反鏃鏃劍名今一以天地爲大

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

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夫用二儀造化一爲鑪冶陶鑄羣物錘鍛蒼生磅礴無心〔釋文〕大鑪劣奴

惡乎音可解如下成然寐遽然覺成然是開放之貌遽然是驚喜之貌寐寢也以警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

於生然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釋文〕成然如字崔同李云成然縣解之貌本或作成音恤

始不任命遣遙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爲寤寐者也〔釋文〕成然鑪文云當作鑪本又作或呼括反視高貌本亦

作俄蓬然李音集崔本作據又其變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云無子桑戶孟子反子

琴張二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夫體天地冥變化者

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

若乃役其心志以郵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

也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乃誠述其情致云誰能於慮無也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股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疏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釋文〕相與也或一音豫相為如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或一音愛為于偽或一音愛為于偽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撓挑宛轉也夫登界上天示清高輕〔釋文〕相與也或一音豫相為如

化而無窮將造物徐而少反挑徐徒了反郭李徒莫反又作兆李云撓挑猶相忘以生无所

事而宛轉者也〔釋文〕撓郭許莫反挑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无所

然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俱無所窮竟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釋文〕莫然如字崔有間也本亦作為間

境故莫逆於心方外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釋文〕莫然如字崔有間也本亦作為間

往而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父琴瑟〔釋文〕莫然如字崔有間也本亦作為間

慶藩案有釋文作為為問即有闕矣古為有義孟孟子諫文公篇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岐注為有也

小國亦有君子野人也又弟子然為問注為問有頃之間也又盡心篇為問不用注為問有問也又梁惠王篇

審推其所為而已矣說施德當引孟子為作為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釋文〕曲薄也或編薄織

燕策故不敢為辭說新序韓事篇為作有皆其證

和歡樂會無感容所謂必連反字林布千反郭父珍相和胡臥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

至也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遺無名之曰死伏今既

歌聲卻是歎辭釋名釋言語差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來哀也故來〔釋文〕我猶作獨人猗

於宜反崔哀樂音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隣里有喪春

云辭也

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

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一一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况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而子貢

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靈跡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焉方外所唯固其宜矣

下皆稱情尺證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造故難以名之

者也

常遊外以宏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

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

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

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宏內之道坦然自

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之內所以爲異也

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

也。王引之曰：盧帝王，蓋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郭曰：任人之自為，天運屬某，不與化為人，郭曰：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案郭未曉人字之義，人偶也，為人猶為偶，中庸仁者人也，郭注諫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詩匪風，箋人偶能，謂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饒有相人偶之語。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與此同。高江為治也，非是，互見淮南。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是其明證也。廣藹案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司馬云：造物者為道，任忝昇到大司馬，記室箋注，宣德皇后令注，陸佐公石關銘注，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並引司馬云：造物謂道也。釋文闕。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彼三子體道之人，達

釋文：縣，音玄，疣，音尤，以死為決流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潰，非所惜也。〔釋文〕決，徐古，疣，胡亂反，盧文昭曰：今本正文亦潰。胡對反，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潰，非所惜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先勝也，後

若以此方於生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聚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端倪也，倪，時也，反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端倪也，倪，時也，反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遊也。

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遊也。

造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比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釋文〕芒然，莫剛反，李云：無係之貌。彷徨，薄剛反。

音塵垢。如字，摧本作塚，均云塚音擬，均垢同齊人，以風塵為擬塚。盧文昭曰：舊本作達，今本作擬，乃擬字之譌，今改正。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

音塵垢。如字，摧本作塚，均云塚音擬，均垢同齊人，以風塵為擬塚。盧文昭曰：舊本作達，今本作擬，乃擬字之譌，今改正。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其所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禮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隨事節文〔釋文〕憤憤 工內反說文蒼 以觀 古亂反示 子貢曰然則夫 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釋文〕憤憤 類篇並云亂也 也注同 子貢曰然則夫

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 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 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

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爲云天刑之安可解

乎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恆自在外也。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

復降跡方內與汝共之而 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方猶道也問跡混俗中心

何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

下解〔釋文〕相造 七報反詣 釋也 也下同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釋文〕穿池 本亦作地崔同 俞 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櫛曰定疑足字之誤

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各自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此結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

與夫啣濡仁義同年而語哉 臨尸而歌其義亦爾故也 〔釋文〕相忘音亡 子貢曰敢問畸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又安在也。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釋文〕畸人 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

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侔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釋文〕而侔。

司馬云等也。亦從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

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乖謬背德。為小人也。是以行覽覽之仁。用踴跋

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

喪不哀。无是二者。以善處喪。

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為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踴同

不傷。沁心不悲。戚聲不哀。痛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鄰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

〔釋文〕孟孫才。李云。三桓後。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李

下。蓋魯國三字。當屬上。為句不當。連下。固有云云。為句蓋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言孟孫才以善處喪。蓋

名蓋魯國爾。爾雅釋言。弁蓋也。小爾雅。廣詁。蓋覆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即此蓋字義也。蓋

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蓋者發語之辭也。哭

泣。雖經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戚契方外之忘。變魯人觀其外。迹故有善

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孟孫才。遂生疑怪也。

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死生之理。所

以忘生忘死。既而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外之宜。應內外之宜。唯簡之而不得。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哀樂槩。槩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化也。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

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

知而豫憂者哉。○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豈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知止而勿爲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方今正化爲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俱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爲欣惡也。○釋文。惡知。音烏。焉。知。於。反。下。同。

皆同。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數。爲昏於大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釋文。覺者。古孝反。注。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爲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釋文。駭形。如字。崔作咳。云。有日宅。而无情死。以形骸之變爲日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其性靈凝。終無死生之累者也。○釋文。日宅。並如字。王云。且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恒。恒。上。丹未反。下。陟。嫁反。云。驚。槐之貌。崔本作恒。宅。恒。恒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孟孫冥同。生死內外不乖。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釋文。所以乃。崔本乃。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焉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釋文。庸詎。其庶反。下。章。同。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且焉爲魚。

內篇 大宗師第六

一二五

為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祭之哉孟孫夢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姑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 獻笑不及排 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也其常適何及獻笑然後樂哉若從容事感已而後適者此〔釋文〕造適七報反 獻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意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注同 獻笑有德章於笑故曰獻笑

家世父曰造適者以心取適而已言笑皆忘也獻笑者以笑為歡而已推移皆化也極及排皮皆 必樂音落 下同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

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釋文〕寥亦

作惠力影反 天崔本作造敏不及笑獻芥不及登安排而造化不及妙 以上時掌 意而子見許由許

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也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也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

陳說〔釋文〕意而子李云賢 資汝資給 也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比之四者人倫所費汝必須已身服行亦須明言示物此是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軼刑害於伊痛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釋文〕為軼之是反郭之忍反崔云軼辭也李云是也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

義而黥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刑教自

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黥黥鑿類也刺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為殘害譬之刑戮汝既被堯黥刺拘束性情如何

復能遊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得 〔釋文〕黥其京 刺魚器反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似 遙蕩王云縱恣七

反又睢郭李云許維反徐許鼻反 復遊扶又反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

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中路願涉道之藩傍也〔釋文〕其藩甫煩反李音煩可馬向皆云崖也崔云城也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盲者有眼晴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眵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而青瞽之人眼晴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瞽意而遭堯黜刑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邪〔釋

文〕盲者本又作眇崔本作目云以與音豫之好如字又呼報反黼黻上音甫觀古亂下音弗觀反意而子曰夫无莊之

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

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遺云爲之累

耳无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雖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也鑪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

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也

〔釋文〕无莊據梁司馬云皆人名鑪音捶本又作鍾徐之聲反又之義反一音時鑪反李云鍾鑪頭頰口句鐵以李云无莊无莊鑪也據梁盧音捶吹火也崔云盧謂之釜捶當作龜盧龜之間言小處也龜音丈僞反鑪反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

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思黥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耶而欲棄而

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剝惠黥令我改鑪自成猶備也與詩儀既成今義同鑪則形體不備惠之補之復完成矣言造物者慶藩案乘猶載也使我得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耶此兼采宣氏說較郭訓爲長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於言象不可以心慮測故嘆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懇

勲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爲汝梗概陳之〔釋文〕曰噫徐音醫李云歎聲也崔云亂也本亦作意音同又如字謂呼意而名也我爲于僞反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

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蓋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然而為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思愛而為仁哉豈不然而

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伏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黜補劍之方也

〔釋文〕整 子今反司馬云碎也 盧文昭曰說文作整 亦作齋陸每從救謫今從隸省作整下並同

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

〔釋文〕長於 丁文 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

非巧也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德象形刻成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

既其無老無巧無是非非伏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游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 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

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

顏子慶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 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既言益矣 有何意謂

回忘仁義矣

忘兼愛之仁遺哉非之 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

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也

仁義已忘於理斯可解心向淺所以猶未

〔釋文〕功見 賢通反 下文同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 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文他日 崔本作異 日下亦然 復見 扶又反

曰何謂也所言益者是 何意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禮者荒亂之首樂 者淫蕩之具為累

更重次 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虛心斯可猶 未至極也

〔釋文〕樂生 音洛又 音繳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並不異 前解也曰回坐忘矣虛心無著 忘能端坐

而忘坐忘之義具列在下文 慶藩案文選賈長 仲尼蹀然曰何謂坐忘 蹀然驚悚貌也忘遺既 妙聽鳥賦注引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釋文闕 探故悚然驚歎坐忘之 謂厥義

云何也〔釋文〕蹀然子六反 崔 云變色貌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聰屬於耳明關於 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

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 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釋文〕墮 許規反徐 又待果反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也 夫坐忘者奚 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釋文〕

〔釋文〕

〔釋文〕

發大道也。道能顯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恍然無知，此解聽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益，謂之坐忘也。（釋文）去起呂知

音坐忘。崔云端坐而忘。盧文弨曰：依次當在整然之前。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同則无不好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同於大道，則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氣

惡哉。（釋文）无好呼報反。何惡鳥路反。化則无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同於大道，則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氣

於變化，故不執壽守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果佚也，而後也，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丘雖份師，途落份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攝論退己以進。

顏回者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耳，非相爲而後往者也。（釋文）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裹音食。音嗣。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裹音食。注同。至子桑之門，則

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釋文）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裹音食。音嗣。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裹音食。注同。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釋文）任也。趨也。

幸疾也。子桑既遭飢餓，故發琴聲，問此飢餓從誰而得爲關。（釋文）有不任音其聲而趨反。舉其詩焉。崔云：不

父母爲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辭，也不堪此舉，又辛爾詩詠也。（釋文）有不任音其聲而趨反。舉其詩焉。崔云：不

體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釋文）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

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也。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釋文）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

也。亦何惜之有哉。

內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釋文）崔云：行不言之，故使天下自以爲牛馬，應爲帝王者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釋文）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德，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爲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釋

內篇 應帝王第七

文)齧缺五結反下王倪五兮反四問而四不知向云事在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補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踴躍而喜戲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

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釋文蒲衣子戶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有虞氏不及

泰氏釋文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執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

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釋文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

和則任真而馭字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釋文泰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崔云帝王也李云大庭氏又云無名之君也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釋文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

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之人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

也釋文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未釋文藏仁才剛反崔云懷仁心以結

也釋文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藏字者藏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釋文藏仁人也本亦作藏作剛反善

也簡以要一遙反往同家世父曰有入之見存而要人之仁行焉無人之見存出入鳥獸之分而不亂其世以

文簡以要也汎乎相遇混混之中而奚以要人為出於非人忘非我之分矣入於非人人我之分之兩忘者不以

心應焉為馬為牛非所好呼報烏路反之竟音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徐徐寬緩之貌于

獨忘人也亦忘己也所好呼報反烏路反之竟音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徐徐寬緩之貌于

之時俾風向在故臥則安閑釋文徐徐如字崔本其覺古孝反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簡

而徐徐覺則歡娛而自得也釋文徐徐作祛法其覺古孝反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簡

曰雖野質朴之形正與司馬注無所知意相合淮南覽冥篇以倨倨與野野高注曰野野無智巧貌也又淮南

野野作野野王氏讀書雜志據諸書證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

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其知情信釋文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

虛稱故其德甚真釋文任其自得故無偽以不德為德德無而未始入於非人釋文不入乎是非

實信也所德故不偽者也

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

何以語女。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釋文〕曰：人實中如字。始人姓名

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樾曰：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始人名曰魯云

日者也。謂日者始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

義幸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以語反。魚據女音分後。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

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式用也。教我爲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己出。智以經

敢不歸。〔釋文〕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經。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崔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王念

化耶。〔釋文〕出經。常也。崔云：出典法也。孫曰：釋文曰：出經。絕句。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人也。王念

案此當以己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爲句。義讀爲儀。儀古字通。〔說文〕義已之威儀也。文侯

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

所爲義爲道。小雅楚茨：蕭禮儀。卒度。韓詩作義。周官大行人：大客之儀。大戴禮：朝事。儀作義。樂記：制之禮義。漢書

禮樂志：作儀。周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儀法也。見周語注。淮南精神篇注：楚辭九歎注。經式儀度

皆謂法度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釋文〕以己制物。物失其真。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釋文〕欺德

簡文云：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

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夫冥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爲河。必無成理。猶大道毀壞。玄絕難知。而

鑿用仁理。物能小。〔釋文〕涉海鑿河。郭祖錫反。辛云：涉海必陷。音文本亦。不勝。音升。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正而後行。各正性命之分也。順其正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爲其所不能。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釋文〕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爲其所不能。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釋文〕

確乎。苦學反。李云：堅貌。崔本作臺音託。慶曆案文。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以避罽罽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釋文〕矰罽也。弋

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釋文〕矰罽也。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噓歎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釋文〕嘻。徐音照。郭。旬數。所主。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

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

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

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釋文〕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甯靜。故以不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會不震動。無心

一示妙本虛寂。寂而不動。第二示垂統。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統相即。〔釋文〕鄉吾。許亮反。本作鄉。亦作向。地文

動寂一時。第四本述兩忘。動寂雙遣。比則第一妙本虛寂。寂而不動也。〔釋文〕鄉吾。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

與土同也。崔。不震不正。並如字。崔本作不誠不止。云如動不動也。俞樾曰。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誠不止。當從

云文。猶理也。不震不正之罪。誤為雜說。文山部作慕。山貌是也。誤即震之異文。不誠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

巽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誠應。應對之。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釋文〕德機

不發曰杜。〔釋文〕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開而不發。〔釋文〕杜德機。崔。云塞。吾。嘗又與來。〔釋文〕前。者。伊

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

矣。全然有生矣。〔釋文〕比。即第二垂統。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釋文〕有瘳。丑留。吾

見其杜權矣。〔釋文〕杜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釋文〕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

我方得全生。小巫塞。識有慈。叨。蓋者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釋文〕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卯乎。此應感之容也。〔釋文〕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釋文〕功。見。晉。屬。反。慶。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潛。案。文。選。陸。

焉九偏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意文義所繫故舉其三耳 家世父曰釋文引崔本審作潘曰回流所鍾之域也列子黃帝儻觀旋之潘爲潘字嘗作潘說文歸回水也管子度地篇水出地而不流命曰淵謂水回流而滯爲淵有物伏孕其中而成淵者有止而不流者有流而中渟爲淵者水之渟渚其因自然之勢而或流或止皆積之以成淵焉故曰太坤其賦侵尋汎溢非入力之所施淵有九名 淮南子云有九旋之治亂 直吏 嘗又與來 欲示極玄 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 季威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痛四其道極深本達 釋文失而走 用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虛非凡所側覷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也

如字徐 壺子曰追之 命今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既見奔逸 命今捉取

吾弗及已 驚迫已甚奔馳亦速 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然四句難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 不見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 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 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

之虛而委蛇 無心而隨物化 釋文委 於危 蛇以支反委蛇 不知其誰何 况然無所係也

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隨順 因以爲弟靡 因以爲波流 故逃也 變化頽

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

也 頽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俗 釋文爲弟 徐音頽 弟靡

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會無執歸于變其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威宜其逃逸也 釋文爲弟 文回反靡不窮

之貌崔云猶遜伏也 盧文昭曰正字歸弟作弟後來字書亦因之而於古無波流 如字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

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音一音弟靡不窮兒正本此列子黃帝篇作弟靡 流之 王念孫曰變化

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 釋文曰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案作波隨者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

禾反 委蛇之委古音於禾反委蛇疊韻字也召南羔羊篇委蛇委蛇與皮蛇爲韻皮古音婆莊子庚桑楚篇與

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

索隱曰隨音仙果反。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季咸逃隱之後列子方悟已迷始覺壺丘道探神巫術後自知未學請乞

其退歸習向無

爲伏膺玄業也。二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爲妻爨

均釋文爲其反

千僞妻爨七判食豕音嗣下同

於事无與親。唯所遇耳。

悟於至理故均彼我

影琢復

朴。

釋文去華取實

影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

影琢

竹角去華兪呂塊然獨以其形立

飾去也。

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影飾內

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復涉世紛擾

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釋文紛而芳云反崔封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李慎曰紛而封哉列子黃帝篇

不讓與列子同尙書公無因哉

僕書兩引作公無因我此以我講哉亦是一證

一以是終。使物各自

終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

无爲名尸。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尸主也身尙忘遺名將安

爲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

无爲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於事任

无爲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知主

音知

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

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

而遊无朕。

任物故無迹

接濟蒼生而晦迹

釋文无朕直忍反崔

盡其所受乎天。

足則止也

亦虛而已。

无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能任羣實。

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

至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即止

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蔽亦

有情於

釋文應而不藏

如字本又作

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

勞神之累

夫物有生賦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

南海之帝爲儵

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爲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爲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渾沌爲非無非有者也

〔釋文〕儵音叔李云忽李云喻渾胡本純徒本反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喻有象也忽無形也渾反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鏡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釋文〕**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之心執爲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

〔釋文〕儵忽二人由淺偏滯未能和會向起學心妄鑿渾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釋文〕**夫運四肢以鑿

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尊順有無之取舍是以不終**〔釋文〕**七竅苦叫反說七日而渾沌死崔云言不

天年中塗天折場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爲者敗之也**〔釋文〕**七竅文云孔也七日而渾沌死順自然強

開耳目也

外駢拇第八〔釋文〕舉事以名篇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釋文〕**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爲一指也枝指

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大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

信五德也言會史稟性有五德蓮之五藏於性中非剩也**〔釋文〕**駢步田反廣雅云拇音母足大指也司馬云駢

崔云諸指枝指如字三蒼云枝指手有大指也崔云音歧謂指昌是反徐處鼓反郭云多於德崔云德

連大指也枝指有歧也盧文弼曰歧當作岐後人強分之而後貌司馬云溢也崔云溢也於德猶容也附

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釋文〕**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

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

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

文）附贅

章說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

音疣而後於性

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疣此四

形焉修於性焉多故在手焉莫用之肉於足焉無施之指也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拇枝指受生而不可多於德養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 俞樾曰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

也駢拇枝指出乎性附贅疣成形成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本體也屈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家世父曰釋文引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 夫音得發句至此直吏

全生之本駢拇枝指與生俱來故曰出於性附贅疣形既具而後增焉故曰出於形 符閏反後

之分可以意求物皆有之之作定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也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

無不自得而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方道術也言會史之德

施用之比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 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素問云肝心脾肺腎

五藏 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 直自性命不得

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夫駢合之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尙之以

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夫會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

本又作辟匹亦反徐 此爲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途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釋文淫僻

數亦反注及篇末同於仁義之行 下孟反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

傷自然之理橫復 扶又反徐篇 至當 皆倣此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尙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

堅白同異之閒。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

未曾容思於構杙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閒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姓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

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比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威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蠟結。蠟匿文句使人難解其辭。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閒未始出非人之域也。雙雙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

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眾人。誇無用之言。或（釋文）彙劣彼。瓦危。委反。同。崔如。結繩。本云言小於羣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羣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反。字一云瓦當作丸。結繩。辯危詞若

結繩之彙。瓦也。崔云聚無用。竄七亂。反。爾雅云。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敝本亦作雙。徐音。婢郭父。結。徐之語。如瓦之彙。繩之結也。微也。一云藏也。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敝本亦作雙。徐音。婢郭父。結。徐

婢反。郭音。屑。向。崔本作。趨。向。丘氏反。云。近也。音。餘。家世父曰。釋文。敝。跬。分。外。用力之貌。今案。跬。譽。徐云。咫。言司馬同。李御。垂。反。一云。敝。跬。分。外。用力之貌。方。言。牛。步。為。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盡。一時之

近譽也。敝如。周禮。弓人。筋。欲。敝之。敝。謂。勞。敝也。敝。楊墨。崔李云。楊。朱。墨。翟也。容。思。息。嗣。構。杙。上。徒。刀。反。故。此。皆。多。駢

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

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

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墨或之徒。捨己效物。求之分外。之。擗。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知

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此數色主反下文。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

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正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俞樾曰。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為。之。說。非。是。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以枝望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也。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

本作枝音同。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

不足。長者謂會史。雖曠揚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羣小。故謂之長率性。是故臆脛雖

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鳥小鶴也。鶴脰之類也。脰，頸也。自，然也。理亭壽象形，雖復脰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遙而適者。〔釋文〕覺音脰，形定反，釋名云：鶴也，直而鶴方欲截鶴之長，續之短，以爲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戶各斷之，丁管反。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

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夫稟性受形，倉有崖量，脰短明暗，素分不同，比如鳥鶴。〔釋文〕去憂，起呂反，注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內，雖爲無勞去憂，憂自去也。〔釋文〕去憂，去憂去也。

同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釋文〕意，如字，下同。彼仁人何

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嗚嗚，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

據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處此迷，故勞嗚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是人之情性者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位；枝於手

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

之以爲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

何憂哉？斲者，斷也。決者，權析也。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爲四指也。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

傷造化所以泣啼。故〔釋文〕斲，李音斲，根發反，齒斲也。啼，音提，崔徐胡勿反，郭又胡突反。本，音提，崔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爲仁也。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言，言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己放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憂，其紛擾遺教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

迹〔釋文〕蒿，目好，爲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也。〔釋文〕蒿，目好，爲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

也。〔釋文〕蒿，目好，爲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

也。〔釋文〕蒿，目好，爲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

也。〔釋文〕蒿，目好，爲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快性之貌。盧文昭曰：今本快作決。俞樾曰：司馬與郭注共以

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蕘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

彼以饗竊非望哉。分命真情而矯性，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璞遺淳，必須絕仁

棄義。吐刀反杜預注左。傳云貪財日饗。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此重結前旨也。慶諸案意讀為抑

之與漢石經作意墨子非命篇，意將以為利天下乎。墨子春秋雜篇意者非臣之罪乎。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竝與此句法一例。或言意者或單言意義亦同也。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何其覺覺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羶羶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

亦多憂乎。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羶羶猶離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棄之。羶羶五紵反。字

情徇迹，羶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羶羶之狀也。鈞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類

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為情，舍已效物而行仁義者，是誠削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

德者也。約東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習也。夫待繩索約東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禮樂

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屈曲也。折截也。响俞猶編攝也。揉直為曲

偏愛之仁响俞執迹之義，以此為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履之樂編攝

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屈作曲，折之熱反，謂屈折

响本又作響於禹反。音與李音响本又作响音响。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夫天下萬物各有常

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鈞繩規矩膠漆

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纏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

董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住云纏依之也。釋文：經音屬廣雅，索悉各反。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誘然，生物稟

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

或謂乍由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
生豈指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會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一不可虧也。同物故

與物無二而常全

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開感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
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唯一也

則

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

假物無為其閒也

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會
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己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絏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

漫挾此行遊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基鳥徒希企向
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筌狗費此何為也

釋文連連義遊道德閒也使天下

感也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仁義之教聰明之遊乖
自然之遊亂天下之心

祇足支使喪息復反下夫小

感易方大感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夫指南為北其迷向小

感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

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

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笑色撓世不由於惡

而恆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虞氏豈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濛濛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愚蒼生途使宇宙蒙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

迹

而小反郭呼堯反又許無反廣雅云亂也又奴瓜反俞樾曰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章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費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

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以仁義易其性與

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

性

釋文性與音餘此可以意消息後皆倣此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向也向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

或以榮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儻惛異世步樂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榮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愴雨休手釋文三代夏殷也以上時掌榮夷並如字謂創足斷脛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反榮夷傷也依字應

作痲痲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

下釋夫鶉居而穀食為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

有榮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榮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徇

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

則殉故有痲痲禿脛之釋文殉辭俊反徐辭倫反司馬云營音端又穀口豆禿吐木揮斥上音揮故此

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釋文殉營也崔云殺身從之曰殉音穀音敦又反禿禿揮斥下音赤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上世以下

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士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其於殞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穀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此仍前名聲異號以生後文也五子云誠善學人各執事業俱失其羊也釋文誠作耶反崔云好書曰誠

北郊凡民男而婿齊謂之誠女而婦奴謂之獲如字爾雅云魯也崔牧羊牧養問誠奚事則挾

獲振云婿婢之子謂之誠婦奴之子謂之獲與穀本作穀云子日穀牧羊之牧問誠奚事則挾

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一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簡也古人

無祇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釋文挾音筴字又作策初革反李云竹簡博塞悉代反

塞問誠問瓊乃有書塞之殊故羊亡羊實無復異也協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塞博之

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簡也伯夷叔

齊格五待詔謂博塞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簡也伯夷叔

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

齊穀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拉馬而讓諫不徒走入首陽

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河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疎盜跖者柳

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去州界東平十五里跖死

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聲曠乃聰明也。

夫韓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注偽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反釋害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

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先王之靈應者或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爲善不亦宜乎。吾所謂

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

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夫會參史魚楊朱墨翟比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辨枝非由學得而或者觀會史之仁義言

放效之可成聞善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致斯

之謂〔釋文〕不累劣爲反後。吾所謂聰明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希韓慕

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莫不慕於外者卽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

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會

己効人者也。雖効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以求韓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

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僞〔釋文〕會己音拾。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同爲淫僻也。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淫僻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

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爲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疊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

彼若斯而已矣。夫虛通之隨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

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愧道德之不爲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

落也剔去毛鬣爪甲謂之銘說文曰銘鑄也廣雅曰維剔也吳子治兵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鬣落四下此云燒之剔之刻之維之語意略相似可馬以銘為鬣非也下文連之以鬣帶乃始言鬣耳家世父曰司馬云刻謂削其甲維謂鬣其頭也是謂維為鬣疑上四者專就馬身言之下文鬣帶卓棧始及衝勒之事維當為烙所謂火城曰烙也杜甫詩細看六印帶官字六印亦作火印刻謂鑿蹄維謂印烙燒之剔之以理其毛色刻之維之以存其表識作烙者非也俞樾曰司馬彪解維之曰謂鬣維其頭也是以維為烙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鬣帶乃始言鬣維之事此恐非也維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鬣即其事鬣雅云勒也丁邑反徐丁立反絆也李音述本或作鼻非也鼻音之樹反司馬向崔本並作編之必卓才矣編居宜反廣韻穎向云馬氏音棟崔云絆前兩足也盧文弨曰舊本無音字案例當有今增編之必卓才反檟也崔云馬開也棧字原當作桠後人多混用櫛疑當作櫛慶藩案文選顏延年禱白馬賦注潘安仁馬汧督諫注引司馬云卓檟也棧若不治直吏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

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概街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駢駘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釋文驪士救概向徐其月反司馬徐音式司馬云排街也謂加飾於馬鑣也慶藩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司馬反概云街也崔云鑣也飾云概驪馬口中長街也與釋文異又案概一作鑣說文駢下曰駢馬口中鑣也史記索隱引周輿服志云鈎鈿上者為鑣鑣在街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曰街馬勒街也鑣驪馬口中長街也韓子蠢劫鞮臣篇無垂策之威街激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猶無街概而禦皆所以制馬者鞭反策初革反杜注左傳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埴範士曰陶陶化也亦密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釋文陶道刀反謂密也埴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等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釋文陶密音弋滑反埴可以為陶器尙書傳云土黏曰埴釋名云埴埴也中規丁仲尺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釋文鈎曲也繩直也謂應繩必中鈎繩釋文應繩應對之應後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釋文繩土木之性稟之

豈慕方圓陶者
匠人須為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

者之過也

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齋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

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釋文揉曲伊久矯居老拂房弗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

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

彼民黎首也言養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

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釋文去者兗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天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強一道理毒羣生長之育之無偏無

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釋文天放如字崔本作牧云養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途初至德之時心既遠於是

釋文填填徐音田又徒偃反

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游於虛淡

釋文填填賈重貌崔云重疊也一云詳徐貌顛顛丁田反崔云專一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

止於一家而足蹊徑險道也舟梁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

釋文蹊徐音今李隧徐音途崔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混茫而自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夫混茫之世淳和

連接而共里閭有羣羣生係屬而

釋文連屬其鄉王云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

混茫胡本茫莫剛淡徒瞞漠音禽獸

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羣

釋文遂長丁丈反又

無吞敦思反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釋文攀本又作扳援音袁廣雅云闕去規物馴似雙反夫

可羈係而遊遊鳥鵲巢可攀援而窺望也釋文攀曾班反夫物馴或音純

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釋文夫物馴或音純夫

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羣釋文同乎无知其德不離釋文夫物馴或音純

也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釋文不離力智反同乎无欲是謂素樸釋文欲則離性以

飾也同塗初之無欲物各清廢釋文素樸曾剗素樸而民性得矣釋文無煩乎知欲也釋文夫蒼生

性者皆由歸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

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

是何哉自此以上明淳素之德自此以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暨用力之貌

是寓內分難著生疑或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釋文暨步結反向崔本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直氏反

音歧丘氏反一音呂氏反崔音技李云暨暨蹠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慶藩案暨各本吐且反向崔本作但

音漫武牛反向崔本作曼音同李云暨暨蹠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慶藩案暨各本吐且反向崔本作但

云擲邪多節盧文昭曰今本作僻家世父曰釋文引李曰糾擲邪僻而為禮也始分如字下故純樸

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尊酒器刻為牛

喻以明德釋文犧尊音義尊或作樽司馬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為牛頭鄭玄珪璋音章李云皆器

鏡之治也釋文犧尊音義尊或作樽司馬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為牛頭鄭玄珪璋音章李云皆器

珪璋音章李云皆器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辨是非至德之時未始憎愛無愛性情

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

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並由乎道喪也。

釋文情性不離如字別謬也。盧

作性。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

夫文采本由相開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離散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御諸前旨。

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夫文原本由相開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離散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御諸前旨。

夫殘樸以爲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尙之迹

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權尊之器殘樸之本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爲弊既一權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

也。踉蹌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爲故喜則交頸頭頰也居鄣相靡如字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釋文交頸頭頰也居鄣相靡如字

摩也一云愛也。慶藩案靡古讀若摩故與摩通見唐韻正漢書淮南街山王傳亦其俗諺臣下漸靡使然也。漸靡即漸靡荀子性惡篇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即靡也禮學記相觀而奪之謂靡鄭注靡相切礙也成二年左傳師至於靡奔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以出搯靡鄒誕相踉大計反又徒令反本作搯靡靡讀爲摩元戴佩六書故靡與靡通本書凡交近則相靡以信亦讀靡爲摩相踉又徒邪反李云踉

踉也廣雅字韻聲類並同。馬知李音智。通俗文云小踉謂之踉。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鷲曼。詭銜竊轡。衡轡前橫木也扼又馬頭木也月題額上當額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也鷲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欣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飾木

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乘乎天性不任困苦良以乘詐萌出睥睨曲頭頰扼抵突釋文衡扼扼革反衡轡前橫木御人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鞿良以乘詐損其性所以矯爲百端者矣衡扼扼革反衡轡前橫木

者月題徒令反司馬崔云馬額介徐古倪徐五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闔音驚徐救二反曼武牛反郭武

曲也鷲抵也曼突也崔云闔扼鷲曼距扼頰曼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鷲曼旁出也。家世父曰

釋文引李云介倪偷睥睨也闔曲也鷲抵也曼突也崔云闔扼鷲曼距扼頰曼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

一云鷲曼旁出也今案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聽之杜預注介馬甲也說文俛俛也言馬知甲之加其身

史記晉世家馬鷲不能行說文鷲馬重貌闔扼猶言困扼鷲曼猶言鍾重言馬被介而氣塞行蹇有決銜絕轡之

憂李云睥九彼街詭銜吐也或云竊轡。文昭曰舊駮論觀今改正說文車前革曰轡。故馬之知而

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

心生譎竊之態。罪歸伯樂也。〔釋文〕態作吐代反。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此民之真能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

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釋文〕赫，本或作赫，赫，氏上古帝王，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遊，遊將童子而無別比，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俞樾曰：釋文引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此為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即神農也。陸德輿《音義》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即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亦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即華胥矣。

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亦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即華胥矣。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

始隄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夫屈折，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隄。〔釋文〕縣，音玄。盧文弨曰：今本或作

何劭王濟詩注引司馬云：直氏，氏，好知，呼報反。馬云：企望也。釋文關，反。氏，氏，好知，呼報反。

外篇法篋第十〔釋文〕舉事以名篇。

將為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

知也。法，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鑄也。局，關鉅也。鑄，鑄鑄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

〔釋文〕法，李起居反。史記作擗徐起法反。音虛。篋，苦抽反。探，吐南反。囊，乃剛反。匱，其位反。必攝，如字。李云：結緘，古減。滕，

向崔本作騰，同。徒登反。崔云：局，古陵反。崔云：鑄，古穴反。李云：紐，如字。又音。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約也。案廣雅云：緘，滕皆繩也。李云：關也。崔云：環舌也。知也。智下同。

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

積者也。罔知之不足恃也如此。夫攝賊固屬積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釋文〕揭徐

謂反又音榮三蒼擔丁甘而趨七須反李唯恐丘用鄉之本又作向亦作焉大盜千僞反丁及積者如字李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夫體道大賢言无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謀淺近顯地之聖

有不為大盜積守乎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欲官世翻爲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爲者欲明豈

言其必爲盜積也。何以知其然邪。假設疑問發明義旨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遼桓公九合

大鳴吠相聞鄰邑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收漁耒耨刺以修農。〔釋文〕罔罟音古罔耒力對反徐力銀反郭呂鹽

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耨也耨耨也。〔釋文〕罔罟音古罔耒力對反徐力銀反郭呂鹽

釋或云以木爲鋤柄所刺徐七。〔釋文〕罔罟音古罔耒力對反徐力銀反郭呂鹽

曷嘗不法聖人哉。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之五穀長也社吐也

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

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閭合也曷何也閭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下聖人立

邦國之〔釋文〕闔戶闔四竟音境下治邑直吏屋周禮夫州五黨爲州二閭五比爲閭一鄉五州爲鄉萬二

法則也。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

也委足尙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而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釋文〕揭徐

乃無以取其國也

田桓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釋文聖知音智下同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田桓稟稱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

田桓稟稱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一世有齊國

子男之邦不敵非國詎能征伐魯永曹相繫宗廟遊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釋文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

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也俞樾曰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途隨加十字於其上耳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釋文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何以知其然邪

假設疑問以涉其旨也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子謂君曰比萇弘也乃殺之脗裂也亦言脗裂開辟爛也

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羣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子謂君曰比萇弘也乃殺之脗裂也亦言脗裂開辟爛也

聖迹之感故得璜釋文比干剖晉口反謂剖心也萇直良反弘脗本又作脗徐勣紙反郭詩氏反崔云讀若拖頓處良肆其毒害

釋文比干剖本節云支解也萇直良反弘脗本又作脗徐勣紙反郭詩氏反崔云讀若拖頓處良肆其毒害

司馬云脗裂也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左傳是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剗腸曰脗子胥靡密地反司馬如字云靡也崔云爛之於江中也

死投之焉得於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釋文故跖之石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慶諸案何適而無有道邪當作何適其有道邪適與音同秦策疑臣者不適三人適

與晉通史記甘茂傳作疑臣者非特三人後人不知誤以爲商齊商適秦之適故改而無二字呂夫妄
氏春秋當務篇正作奚管其有道也淮南道應篇奚適其有道也今本作無道亦後人所妄改

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起

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強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處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

爲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

勇義智仁也夫爲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釋文之藏才恨反又如字慶曆案意度也與德同禮運聖

管子小問篇君子參謀而小人善意以意之也皆調度之義韓子解老篇前識者無絀而忘意度也寒忘即安

字之隸變王褒四子講德論君子執分寸而罔意度寒罔即安字之義少儀鄭注曰劍意度也意本作德

語先進篇德則履可知如字本或作知可否符問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知是以理觀之爲善之徒不履五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

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於聖知則天下之害

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

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裂著名盜跖恣貪竊取利然

下也釋文無治直吏反下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生而大盜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

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尙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尙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闔服之斯

乃盜跖之所至賴而成其大盜者也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贊之謂也邯鄲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

勳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神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桓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伐趙而都舉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俞樾曰此竭字當讀為竭其尾之竭說文家篆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系是也蓋竭之本義〔釋文〕魯酒薄而都 音耶 音丹耶 楚宣王朝為負舉竭其尾即舉其尾也此云骨竭者謂反舉其骨以向上〔釋文〕魯酒薄而都 音耶 音丹耶 楚宣王朝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蓋宣王受命乃曰我周公之丞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無由也亦是感應宣王名熊夏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喬穆公之子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向也若乃絕其所向而守

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培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釋文〕擊者亦示貶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釋文〕培 音口 擊 音徐 古 歷反 縱舍 音捨 閑邪 似陰 去華 起呂反 下注去而天下太平也

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夫川竭而谷虛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夫智惠出則姦偽生聖德亡則大盜息猶如川〔釋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死故曰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塗則大盜息矣 天下平而无故矣 〔釋文〕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釋文〕爭尚 爭鬪之爭 後皆同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釋文〕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釋文〕若夫薄撲之世恬淡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述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蹀躞復費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

者由資乎聖德故也向無聖德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釋文〕聖人不大盜不止 向云聖人不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利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釋文〕聖人不大盜不止 死言守故人不日新聖名而不造實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也 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釋文〕人歌擊壤故無有為之事 〔釋文〕爭尚 爭鬪之爭 後皆同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釋文〕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釋文〕若夫薄撲之世恬淡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述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蹀躞復費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

者由資乎聖德故也向無聖德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釋文〕聖人不大盜不止 向云聖人不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利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釋文〕聖人不大盜不止 死言守故人不日新聖名而不造實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也 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

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卽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王者之王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思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者乎。

〔釋文〕爲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權衡也。鍾音直。鈞反。符璽音徒。

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釋文〕竊鈞。鈞謂帶也。王引之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焉。令言於是始焉。令也。三年問曰。故先

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揚倅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

管子探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尋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

湯焉。故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域。斂焉於是。政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泮泮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令言於是

作州兵。西周策若何。應焉史記周本紀作若何。應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

利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此四句以諫侯爲韻。門存焉。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鈞者。諫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

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鈞者也。

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勳之以軒冕威其揭其斧鉞音越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釋文揭列二反音越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敬白威周左仗黃戎音今又居鳩反能禁音今又居鳩反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

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盜跖所以掩卒

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遺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竄故不可示人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禽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

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家世父曰假聖人之知而收其利天下皆假而用之則固天下之利器矣天下假聖人以爲利器而惟賤人之發其覆也能無有

能明之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所以竄其盜賊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攝讓干戈行

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喻白公之類是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竄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棄絕聖知天下

則盜自息。摘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摘玉於山藏珠於川釋文摘玉

持赤反義與獅字同崔云猶投符璽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符璽

棄之也郭都革反李云刻也。搯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斗衡

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焚燒者表毀破可以反橫還淳而歸鄙野矣。搯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

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翻爲盜資者所搯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彈

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彈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王又毀五帝蘊蘊成盡獨狗釋文彈

盡也音丹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

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圓 擢拔也鑠消也竿形與笙相似並布管於篋內施簧於管端

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竒伏犧造也夫耳聲宮徵基師曠之聽目婦玄黃希韓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經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誠融散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効之端塞聾曠之耳去亂羣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靈無爲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也

〔釋文〕鑠絕 郭李詩約反向徐音竿 徐音瑟 本亦塞聾曠 崔本塞作杜云塞也 盧文弼曰今本無聾字 膠 音交徐 喪矣 息頃 反 毀絕

〔釋文〕鑠絕 郭李詩約反向徐音竿 徐音瑟 本亦塞聾曠 崔本塞作杜云塞也 盧文弼曰今本無聾字 膠 音交徐 喪矣 息頃 反 毀絕

〔釋文〕鑠絕 郭李詩約反向徐音竿 徐音瑟 本亦塞聾曠 崔本塞作杜云塞也 盧文弼曰今本無聾字 膠 音交徐 喪矣 息頃 反 毀絕

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

蜘蛛蛭蛇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

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

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攬也

圓 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攬折也割也工倕棄

注機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遠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已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矩

絕鈎繩擗割倕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蛭丸豈關工匠人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釋文〕攬 郭李云折也崔云擗之也 工倕 音垂堯時巧者也 一音睡 盧文 知音 蛭 起 一 蛭 兗 削會史之行

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

同於玄德也

圓 削除也鉗閉也攘卻也玄原也道也會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屬羣稟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

仁棄擗擗肢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

〔釋文〕之行 孟 鉗 李巨炎反 攘 如羊 之 帥 本又作率同所類反 彼人

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鑠消散也累憂也只爲自街聰

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街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釋文〕不鑠 朱灼反崔云不消壞也向音耀 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 人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淪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躍而効之効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以前數子皆稟分獨人

靈俗標名於外引物從己故靈羣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此數反。法之所无用也。

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

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哉。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會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已上十二氏並上

未有史籀亦不知其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惇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容成氏。司馬云此十二驪徐力他反畜徐救

伏戲音。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失後靡則無時慊矣。慊口聲。樂其俗。

安其居。止分故甘去華故美屈。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聞相接而姓名自足無求於世卒於天命不相往來無焉之至。釋文而不相往來作一本

相與往來檢元書中郭注本。若此之時則至治已。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釋文至治直史反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是至理之

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豈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

跡所接裹糧負戴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儉致斯弊也。頸如字李贏音

翟云裏也廣 糧音而趣 七千反徐七輸反 慶藩案軌徹迹也說文軌車徹也從車九聲(案徹者通也中空而

雅云負也 通也經傳多訓軌為車轆頭蓋軌字之誤說文軌車轆前也從車凡聲)車軌與足跡對

文則軌之為車迹明矣(攷工記匠人皆容力九軌鄭注軌徹廣也)結交也車跡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

接結軌即結徹也管子小匡篇車不結徹徹迹也高注結交也車輪之迹往來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史記

司馬相如傳結軌徹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注結 屈也軌車跡也本西行折而東之則跡亦曲而東也 則是上好知也過也 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

之則有斯過矣 物之智故致斯也(釋文)上好 呼報反注 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 下皆同

何以其然邪 假設疑問 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 鉤餌罔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創

格羅落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

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箭射謂之弋罟罾皆網也

獸也罝罟兔網也既以智治於物竇無 網曲築也亦筴也 射曰弋弩牙曰機之知音智下及注並 鉤餌如志

燒騰之惠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釋文)弩音怒弋機變 射曰弋弩牙曰機之知音智下及注並 鉤餌如志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罔罟罾 音會 盧文弼筴音鉤鉤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罟罾之筴謂之罟 王念

格古百反李云削格羅落置反子斜本又作學音停爾雅云鳥習謂之羅兔習謂之置環謂之學學環車也郭璞

徐鎬曰長枝為格削格謂剗削之鄭注周禮雍氏所謂作鄂也書傳杜乃獲捕獸機檻左思吳都賦哈格周禮哈

削義通謂之格者格拒之意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懸錯傳為中周虎落師古注謂遮落之削格即附

獲之獲也羅落與上舉弋同文王篤云弋礙也一作代爾雅釋宮攬謂之代郭璞注障也舉弋謂施弋以張舉也

人開世狙猴之狀則用以繫狙猴者說文率捕鳥舉也詩小雅畢之羅之鳥習亦謂之畢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

弋均失之知詐漸毒頓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智數詐為漸積毒害於物也頓滑滑稽也亦蠢黠也解垢詐偽也夫滑稽堅

白之智譎詭同異之談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警於若論愚俗

諷於釋文漸毒李云漸積之毒不覺深也崔云漸毒猶深害慶藩案知與智同謂智故也淮南主術注曰故

子讓兵是漸之也正論上凶險則下漸詐矣皆欺詐之義李頤謂為漸積之毒失之遠矣向書民與胥頤戶

漸王念孫曰漸詐也言小民方與為詐欺故下文曰罔中於信以覆趙盟也彼傳訓為漸化則與下文不屬頤戶

反滑干八反頓滑謂難料理也崔云纏屈也解苦懈垢苦豆反司馬崔云解垢李音骨滑稽也一云頓滑不正之語也反垢隔角也或云詭曲之辭

在於好知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字內庸與哉釋文每每李云猶昏昏也慶藩案每每

亂也夢之為每猶覆之為輒方言輒每謂之輒郭注今字作輒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釋文舍己音捨下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釋文不音捨下善者禁

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滅弱業異亡年是以大亂故上悼日月

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端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

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是以仍上辭也夫為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皆亂也爍銷也墮壞也附地之徒曰

端與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

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炎涼爲之衍彼風雨所〔釋文〕上悖李郭云必內反又音下爍失拘反崔云滑也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奸知毒物一至於此也〔釋文〕同徐音藥中墮許規反之施始政端本亦作端又作喘奕耳轉反崔云壞動蟲宵翹音滑下音邪鏡反崔云宵翹植物也李云翹飛

也自二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倭釋夫恬淡無爲

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嗶嗶以己誨人也〔釋文〕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

也嗶嗶以己誨人也夫上古至堯之世素朴之時儻爾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並萬物而爲族同禽獸之無知

逮乎殷纣去堯舜道背德而五帝聖堯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堯禡之素士愛輕黠之倭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

心之毒物已亂〔釋文〕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音悅下同〔釋文〕役役李云鬼黠貌一恬徒謙徒暫反徐

天下可不悲乎〔釋文〕嗶嗶李之閔反又之絕反郭音悖以己誨人之貌下同司馬云少智貌徐許彭反又許剛反向本作嗶音亨崔

嗶嗶本上句作嗶嗶少知而芒也一云嗶嗶壯健之貌盧文弼曰此與下俱作嗶嗶案從亨亦可得亨音

外聞在宥第十一〔釋文〕以義名篇慶藩案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釋文〕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

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

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釋文〕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釋文〕聞在宥音又則

治直吏反下欲惡鳥路反好欲呼報反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

之遷其德也〔釋文〕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

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釋文〕無治乃不遷淫〔釋文〕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釋文〕有治天下者

哉崔本作有治天下者材失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釋文〕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

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靜也檢樂也

以德臨人人歌擊壤垂其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釋文人樂音恬徒諱在季反病也廣雅愉音

徐音故譽音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恬愉自得乃可

長久堯以不恬治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助

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疇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藉人喜怒強分則釋

天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文毗於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並也俞越曰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並也然下文云陰陽並毗四時

釋詁云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言毗於陽毗

於陰是也暴樂毛公傳作爆燥鄭氏箋云捋采之則爆燥而晝然則爆燥猶落刺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

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為助則下三句不實矣惟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陰陽正與此同義思慮不自得中道

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

陰陽也故得失之閒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敷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為歸喜怒使

既乖憲章之釋文思慮息嗣大過音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會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喬向欲僧反或去天詰李去

徐起列反崔云車角反向音窠物要反崔云卓鷲行不平也之行下孟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喬詐偽也詰賈問也卓鷲也鷲猛也於是喬為詰賈卓爾不羣獨變鷲猛輕詘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釋文能勝音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若忘賞罰任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

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

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匈匈謹謹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

事出萬端。匈匈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

邪。是淫於聲也。說愛染也。淫耽溺也。而且說仁邪。是亂於德也。

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說禮邪。是相於

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說禮邪。是相於

及注。皆同於技。其端反李音岐。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卷。猶

性情各異。離曠會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卷。猶

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入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鬻卷。猶囊也。鬻卷不舒。故之容也。猶囊。慮

能安任。鬻卷自拘。夸華人。事論囊。慮速。釋文。鬻。力縛反。崔。卷。勉反。徐。居。阮。反。司。馬。云。鬻。卷。不。舒。音。倉。崔。囊

如字。崔。云。我。鬻。猶。鬻。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不能遺之。已爲誤

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前八者亂天下之經。不能遺置。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爲楷。模。痛惜甚也。釋文。乃復。扶。又。豈直過也

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

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改誠然致齊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禮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釋

文〕而去起慮之邪崔本唯此一字作邪餘皆作惡齊戒本又作齋其詭反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

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

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恆自無為雖復無為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

命之情未〔釋文〕益音利又音類家世父曰言貴其身重於所以為始不安也天下愛其身甚於所以為天下惟貴性愛故無為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

能安其如天下何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為於世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无擢

其聰明。解擢則傷也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辦五藏情識顯〔釋文〕无解如字一音尸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

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釋文〕龍見賢屬反向崔本作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家世父從容无為。而萬物炊累焉。

曰尸居龍見不見而章淵默雷聲不動而變神動天隨無為而成從容七容炊昌睡反又昌規劣矯反司

若遊塵之自動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釋文〕從容反炊昌睡反又昌規劣矯反司

猶動升也向郭云類空中浮物隨氣飄鎮任運去留而已〔釋文〕從容反炊昌睡反又昌規劣矯反司

如埃塵之自動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物我齊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為治法也崔瞿問於

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擾人心。擾之則傷其自善也姓崔

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釋文〕崔瞿向崔本作嚮向求朱老聃吐藍女慎音擾於

之故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擾擾人心列下文云〔釋文〕崔瞿反崔瞿人姓名也老聃吐藍女慎音擾於

引也崔云羈落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己在上皆常情也

〔釋文〕排皮皆反崔進上時掌反注其易以鼓上下囚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釋文〕弱心上下為城所

困〔釋文〕囚殺如字徐所例反言囚殺萬物也家世父曰上下囚殺言上下下使其心拘囚唯殺不自適也苦〔釋文〕囚殺焯灼者矯採則剛可使柔廉剛者徑銳寒熱百變水火兼施擢之而陰至於不可選郭象注恐誤

焯約柔乎剛彊言能焯約則剛彊者柔矣〔釋文〕焯焯約柔弱也矯情行於廉剡影焯約柔弱也矯情行於〔釋文〕焯焯約柔弱也矯情行於直角反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並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

何冰炭之有哉廉務名也剡傷也影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釋文〕廉剡居衛反司馬云傷琢丁角其疾俛

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釋文〕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其居也淵

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釋文〕有欲之心去無定俛仰爾而靜如

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釋文〕縣而天音元向本無而字云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

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歧而憤驕憤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排下進上美惡喜怒憤驕

心〔釋文〕憤向粉問反廣雅如字又居表反郭云憤驕者不可禁之勢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擢人之心夫黃帝

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則冥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擢也黃帝因虛

發民實異偏向之仁哉非之義後代之王執其軌轍蒼〔釋文〕自見賢遍反堯舜於是乎股無胼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

勝也股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癯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釋文〕

股音古脛或云字當作故故被膝也崔云股脛也脛刑定反慶藩案矜其血氣脛孟子言苦

放謹兜於崇山投二苗於二皖梳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昔帝鳩氏有

謂之彈丸即難兜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緡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岳三峽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地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窮奇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尙書有殛鯀此文不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釋文〕讎兜反崇山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放四凶由齊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釋文〕讎音兜反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投三苗崔本投作殺尙書作竄三苗三峽音危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共工音恭共工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崔本投作殺尙書作竄三苗三峽音危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共工音恭共工奇幽都也堯六十四年統共工於幽州夫施及二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

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途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釋文〕施延也自黃帝逮乎堯舜聖迹〔釋文〕施及以智反崔大駭駭驚也愈粗音轟下同下有桀跖上有會史會史行君子之行焉上而儒墨畢起〔釋文〕施及以智反崔大

非因之而起也於是乎喜怒相疑〔釋文〕喜是怒非更相疑貳愚知相欺〔釋文〕愚知音智下同善否相非〔釋文〕善與不善彼此相非誕信相識〔釋文〕誕虛信實而天下衰矣〔釋文〕莫能齊於自得〔釋文〕自得音智下同善否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釋文〕立小異而不止於分〔釋文〕喜怒是非熾然大歲故天年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釋文〕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釋文〕聖人窮無涯之知百姓焉不竭哉〔釋文〕好知呼報反於是乎斲

錐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釋文〕彫琢性命遂至於此〔釋文〕繩墨正木之曲直禮義示人之隆殺椎鑿斲以殘木聖人〔釋文〕斲音斤本錐制音制如肉刑也繩墨殺焉並如字崔云椎直追擊反決焉古穴反又甚刑故用椎鑿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隄巖之下而萬乘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釋文〕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

柱梁小者為椽也。慶諸案文選何平叔曰：福殿賦注引司鑿在落反又柄人鏡反向本作內音同三蒼云：棗馬相椽榱也與釋文異（釋文椽上有椽字榱下無也字）

於下同。而禦魚呂反本又作御音同焉知會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嚙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矢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矢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之猛著言會史為桀

跖之利用也。凶暴之資會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釋文〕焉知於處嚙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矢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之猛許交反本亦作嚙向云嚙著言會史為桀

者字林云：嚙大呼也。崔本作滿云：滿請可以為箭或作嚙。嚙，乘也。崔本此下更有無之相生也。則其會史與桀跖生有無也。又惡得無相齧也。凡二十四字。

下大治。去其所以擾也。絕禍國之具乘凶暴之資。〔釋文〕大治直吏反去其起呂反黃帝立為天子。

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釋文〕空同州北界廣山德化詔命大行寓內大行廣成子或云即老子也空同極為空同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釋文〕五穀黍稷麻麥也取欲取窳冥之理天地

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釋文〕遂遂順也欲欲象陰陽設官分職羣生之性問其所以廣成

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而也欲欲播植五穀官官府二儀所問所問粗淺不備形形質乘乘元之致是是詎詞也

〔釋文〕質也廣雅云質正也而所欲問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釋文〕荷荷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乘

造化必致傷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釋文〕族聚也分百官於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用風不調炎炎失節雲雲荒殆〔釋文〕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未聚而雨降降木向青而葉落機機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元象荒殆〔釋文〕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未聚而雨降降木向青而葉落機機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元象荒殆

未聚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也。爾雅云：殺氣多益以蓋以。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釋文〕前前翦狹劣之貌也佞佞是諂佞之人如字郭翦翦如字郭司馬云善辯也一曰佞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釋文〕黃帝退律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

室室雖離葛藉白茅以氣淨閒居閒居時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黃帝退律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雖離葛藉白茅。以氣淨。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重往請道悅全 閱居音開下 復往扶又 邀之古堯反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

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使人治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物必

擢頰各各治身天下情釋文 南首音馱 其月反又音厥驚而起也慶諸案文選張 天下治直吏 來吾語

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窈冥昏默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

以屢稱無者何哉切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

釋文 吾語魚據反 女音伐後 窈窈爲了 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

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 不邪似嗟 必靜必清无勞女

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閉靜而不天也 精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

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目

任視聽而无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女內全其真也 忘心全

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爲敗知無崖故敗 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

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

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

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釋文 我爲于僑反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 慎守女身

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

物將自壯藝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蘇府也感得隨任無不稱衡何違造化更

立官府也。女但無為慎守女身一切萬物自然。昌感何勞措心自貽伊戚哉。

〔釋文〕物將自壯。物皆自任自任而壯也。

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

物也。〔保恬〕發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

也。〔數〕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有終。天無為

物理無窮。俗人愚政謂有終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有極。徒見其一變也。〔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徒執謂有限極。〕慶藩案

無測言無盡也。說文測深所至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呂氏春秋論人篇謂大測深不可測也。高注測盡極也。淮南原道篇水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測盡也。無測有極。正對文言言之。

得吾道者。

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得自然之道上逢皇王。遠自夷險。道則一也。〕〔釋文〕之稱。尺籍反。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

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喪無為之道。帶有欲之心。生則視於光明。死則便為土壤。遂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夫百物昌。或皆生於地。及其形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離一方。今將去女。任適也。〔釋文〕百昌。司馬云。猶百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與化俱也。〔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機。冥符若。釋文〕當我。如緝乎。武中反。郭音。混。混。合也。緝。昏。字。通。緝。前機不感。即昏。然。時。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應遠我反。昏乎。如字。暗也。司馬云。緝。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鳩蒙。鳩蒙方將拊

脾雀躍而遊。

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過也。拊拍也。鸞璫珠璣也。寓君王御物以。釋文云：雲將，子匠反。下同。李扶搖，扶亦作夫。音符。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慶鴻蒙字，德澤爲先也。

司馬云：自然元氣拊。孚甫反。脾，本又作脾音陸徐。本又作喬躍。司馬云：雀躍若雀浴也。雲將見之。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佻然止，費然立。日，叟何人邪？叟何爲此？

釋文云：佻，尺掌反。一音吐郎反。李吐黨反。費之二反。又豬立反。又叟，本又作懷索口反。郭疏：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乘自然變。化遠遊也。釋文云：不輟，丁劣反。李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儲案：釋文吁亦作呼。呼古通。用字說文：吁，驚也。文元年左傳：呼役夫杜注：呼發聲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驚疑之聲亦發聲也。檀弓：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零帝鄭注：零，吁，唳求雨之祭。周官：巫更疏：引董仲舒曰：零求雨之術。鬱結，如字。崔本：呼，陰之歌，皆其例。鬱結，作縮音結。

大氣不調。陰陽風雨晦。四時不節。春夏秋冬節。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

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萬物咸聚自然若指意治。釋文云：掉，徒甲反。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亡朕邪？天忘朕邪？再

拜稽首。願聞於鴻蒙。故如上天再言。忘。釋文云：有宋，如字。國名也。本作者非。鴻蒙曰：浮遊不知所

求。而自得所求也。浮遊處世。無貧取也。猖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也。無心安行。無的當也。遊者鞅掌，以

觀无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鴻蒙遊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釋文云：鞅掌，於文反。毛詩

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矣。浮遊猖狂，虛心在物。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做效而不得已也。我同鴝蒙無心取世不得已也。人人則隨我迹便為物收效也。〔釋文〕之放也。注同。願聞

一言。願聞要旨。庶決深疑。鳩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

不逆而經不亂。元默成而自然得也。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謬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

所以靜也。做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羣散起鳥則駭飛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

明也。向〔釋文〕止蟲。如字本亦作昆。皆坐才。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天治

治人〔釋文〕意。音醫本又作。雲將曰。然則吾奈何。欲請不。鳩蒙曰。意毒哉。言治人之

過深。重傷禍敗屢。嘆噫歎聲。僂僂乎歸矣。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曠然通放。故遺使歸。雲將治物為禍故

示輕舉勸令。〔釋文〕僂僂。音。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鳩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

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養心之術列在下文。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

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開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倫理也。體形體忘也。身心兩忘物我。

也。身心兩忘物我。〔釋文〕墮。許規反。王引之曰。吐當為啞。啞與墮同。徐無鬼篇。墮者欲司馬本作啞。韋昭

雙遣是養心也。注周語曰。黜廢也。黜與墮義相近。大宗師篇。墮枝體。聽聰明。即其證也。諫書出字。或

省作土。若數省作菽。蠶省作賣。歌省作款之類。故啞字。或作吐。形與吐相似。似為吐矣。啞之譌作吐。猶吐之譌作啞。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啞。俞樾曰。吐當作杜。杜塞其聰明也。大

同乎泮溟。與物無際。溟。溟。自然之氣也。茫。茫。又音幸。溟。溟。自然氣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任獨。魂。魂。好知為也。解。解。遺。遺。莫。莫。然。無。知。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

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渾渾沌沌。終身不

未嘗不身遺殞敗萬〔釋文〕儵古堯反徐古了倅音幸一云儵倅求利不止之貌慶藩案儵要也求幾何居豈不存一故云幾何也儵反字或作儵也釋文或作儵儵亦求也（見呂覽順民篇高注）幾何反郭巨儵不喪及住同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喪餘矣〔釋文〕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

有餘喪矣〔釋文〕則固無一成語亡則有餘敗也〔釋文〕萬分如字又扶問反悲夫有士者之不知也〔釋文〕此句儵

嘆君王不知〔釋文〕夫有士者有大物也〔釋文〕九五章高四海宏〔釋文〕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釋文〕不

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釋文〕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物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釋文〕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釋文〕

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釋文〕家世父曰有物在焉而見以為物而物之終身不離乎物所見之物愈大而身愈小不見有物而物皆致命焉夫且不見有物又奚以物之大小為哉〔釋文〕俞樾曰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為句失其讀矣此當讀不可以物為句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

遊乎九州〔釋文〕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釋文〕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羣生耳目是知物物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

排六合〔釋文〕大清超〔釋文〕獨往獨來是謂獨有〔釋文〕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釋文〕釋有注獨有之人是謂至貴〔釋文〕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

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鑿竊軒冕冒取非

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釋文〕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衆而已獨遊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可謂至

尊至〔釋文〕鑿吐刀亡北反又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釋文〕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釋文〕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不以心故〔釋文〕於獨〔釋文〕

貴也〔釋文〕鑿吐刀亡北反又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釋文〕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釋文〕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不以心故〔釋文〕於獨〔釋文〕

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釋文〕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不以心故〔釋文〕於獨〔釋文〕

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釋文〕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不以心故〔釋文〕於獨〔釋文〕

反本又作響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又稱機盡物懷抱。為天下

配。問者為主應故為配。配匹也。先感為。處乎无響。寂以待物。如枯木寂無影響也。行乎

无方。隨物轉化。行應機也。垣機。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

性即無為之至也。撓撓自動也。垣機無方量欲提挈依。苦結反廣撓撓而小反。俞樾曰郭注未得

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為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

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共遊於無端故曰。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

其解並失。以遊无端。與化俱故無端。遊心與自然俱遊。出入无旁。玄同無表。出入塵埃

玄同造物。與日无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與日俱新。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

天地無異。贊頌論語聖人感德輒貌與二儀大道。故無終始。大同而无己。有己則不能大同也。合二儀同

我俱忘也。無己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己既無矣。釋文惡

音足復扶又。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行仁義禮君臣者。覩无者天地之友。

親無則任其獨生也。親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

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撻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釋文則治。直吏。匿而

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匿藏也。事有隱顯性

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釋文匿而反。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述

羸而不陳妙事哉。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羸

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親雖偏愛狹劣周節而

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向往來

厚比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國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類也，修德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釋

禮也。文)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國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

妙本一氣通生萬物(釋文)不易以歧反。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國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

基自簡易其唯道乎(釋文)不易下注同。神而不助。國順其自為而已。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舉物

神功不測顯晦無方。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國順其自為而已。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舉物

成於德而不累。國自然與高會也。能使境智冥會上德。出於道而不謀。國不謀而一所以

為易。顯出妙一之道豈得待顯謀而後說。會於仁而不恃。國特則不廣。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

不積。國率性居遠非積也。先王遠慮非可貴重。應於禮而不諱。國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妙本湛

於禮豈拘局錄。俞樾曰諱讀為遠。遠諱並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

遠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任曲矣。接於事

而不辭。國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讓(釋文)應動恆升

而不亂。國御粗以妙故不亂也。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特於民而不輕。國待其自為耳不輕用也。民惟

本固而邦寧故特藉不敢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國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

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國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物稟之性功用

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開假學故素無(釋文)物者莫足為也。分外而不可不為也。分內不明於天者。

不純於德。國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國自然之理則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勝虛玄道性故觸事面諒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關天人之理感君臣之義所作類騷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

無事無爲尊高在上者合

自然天道也

有爲而累者人道也

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司職有爲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

道也

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爲也

臣者人道也

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位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

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

也

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

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爲等均所謂亭之毒之也

外篇 天地第十一 (釋文) 以事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性均等所謂亭之也故

云天地與

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禮統

我並生

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得爲治

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

釋文其治

同下官治並注亦同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人卒

尊忽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

也夫君主人物必頌以德爲宗

釋文君原原本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

天德而已

矣

任自然之運動 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君正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

可言也一衷釋文非邪也似嗟反本又作為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

為位下也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

當其所能則治矣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以道況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為也則天

下各以其無為應之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成故通於天地者德

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

萬物自得其行矣至理無塞恣物往來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雖則治人因其本性

故事事有宜能有其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未用也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釋文技也其綺

而天下治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

同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

須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難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

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強之深之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

為而萬物化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淵靜而百姓定一人

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養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淵靜而百姓定一人

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知一萬事畢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為證

釋文記曰書名也云老子所作无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為而羣理都舉夫虛假人間之心雖自然之

在於顯則為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為鬼神之所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

不剝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剝而去之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

生何莫由斯最爲物本歎聲聲之美大以勗當世（釋文）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爾覆載芳富洋

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邪起呂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洋音字又不剝口吳反又口候反崔而去起呂無爲爲之之謂德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寂然無說而

無爲爲之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之天此不爲爲也無爲爲之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無偏執德澤弘曾措其

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性命故謂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無偏執德澤弘曾措其

之仁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夫刻影象形而性情

自然任而不制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夫輻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

故謂之大也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夫輻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

心無崖際若萬頃之波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位居九五威誇萬乘任庶物

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性咸得故能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能持已前之德行者德成之謂立非德

富有天下也而成者不可謂立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循順也能順於（釋文）循句

或以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挫屈也一段譽屈榮辱不（釋文）挫作取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無不容也韜韜包容也君子務人肆於已前十

（釋文）韜吐刀反廣雅云韜也俞樾曰郭注未得事字之義事心韜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

論人篤事心乎自然之途亦以事心達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逝往也心

生之所歸往也（釋文）沛曾貝反字林云流也物逝崔本逝作滂沛曾旁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性寬閑德

不貴難得之物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不利貨財乃能忘我况

貨財平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疏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

貴〔釋文〕不近之近不樂壽。不哀夭。〔釋文〕所謂縣解樂性命天促不以爲哀〔釋文〕不樂洛縣解音

玄下音響。不榮通。不醜窮。〔釋文〕忘壽天於胸中况窮通之間哉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窶寒不以爲醜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釋文〕皆委之萬物也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

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釋文〕忽然不覺榮之在身覆育黔黎王領天下而推功於物

以王于况反下顯則明。〔釋文〕不顯則默而已下必也顯智登曰輶光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釋文〕蛻然無所在也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釋文〕蛻然始銳反。夫子曰。夫道。

淵乎其居也。寥乎其清也。〔釋文〕至理深玄警諭淵海寥然清黎明燭鬚眉則敬其居〔釋文〕寥

由反徐力蕭反廣雅下巧反云清貌。金石不得無以鳴。〔釋文〕聲由寂彰鳴由寂彰應。故金石有聲。不考不

鳴。〔釋文〕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趨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

萬物孰能定之。〔釋文〕應感無方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而無心物既略短無窮應亦方圓無

之者也而動無常金石無常矣而經夏變武〔釋文〕定家世父曰遷穆澄澗之中而天機自動焉夫機之動也有所以動

由所動而樂生焉所以動之者物莫能定也。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釋文〕素而往耳非

好通於事也。〔釋文〕素真也逝往也王德不驕不務任真〔釋文〕非好呼報反。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釋文〕

本立而知不逆。〔釋文〕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釋文〕而知音智故其德廣。

〔釋文〕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夫清素無爲任真而行神知豈物而恆立本原用。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釋文〕

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釋文〕探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故形非道不

生。生非德不明。〔釋文〕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辨隱盡生給之大高立德蕩蕩乎。

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情以匡時用至道以攝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

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矣故爲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至道深玄聖心疑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

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無響故能諧韻入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

如是。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神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

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遣之又遣乃曰至无而接物無方

縣鏡高堂物而供。音恭本確苦學斯音賜又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

任之會其所極而已。聘練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備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恣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

當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

之所由。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闕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崙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遠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聘耽

著無所覺知聞以北方動如流水遂真遺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南釋文赤水李云水出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還歸音玄珠司馬云道真也慶齋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

真索求也故絕慮使知音智注及索之所白反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非色不可使

啜索求也故絕慮索之而不得也。聰明啜詬失真愈遠言不可以辨索釋文啜口懈詬口豆反司馬云啜

外篇 天地第十二 一八五

父曰廣韻與同曠曠聲也詭怒也為亦聲也集韻云曠詭力諍者是也知者以神索之繇朱索之形影矣曠詭索之聲聞矣是以愈索而愈遠也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曰罔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釋文引司馬云曠詭多力也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罔象無心之謂繇聲色絕思慮故知與繇朱自匠而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罔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罔難費迷性特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數罔象而得珠

勸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歸聰察體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服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己不同王倪徐五被衣音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

要而使之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王倪一遙反許由曰殆哉坡乎

天下坡危也坡危也殆近也坡危也若耍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微其則不遠也釋文坡本又作岌五危反又齧缺之為人也聰

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敏過人則使人歧之屢傷於民也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

辨計數宏遠德行性謙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為慮危亡之狀列在己下釋文給數音而乃以

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物之喪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生者知也

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釋文在去起呂於強其文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生者知也

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方且本身而異形

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將也夫聖人無

缺以己身為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釋文方且如字凡言方且者方且尊知而火馳言方將有所為也

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知以御世處將

方且爲緒使

將與後世事役之端

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爲而任

方且爲物絃

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絃暖也不能用道以繩

物絃

徐戶隔反廣雅公才反云東也與郭義同今用廣雅音家世父曰壽文引廣雅云絃東也疑絃當爲該廣韻該備也兼也漢書律歷志該絃萬物大元

經萬物該兼緒使者其緒餘足役

方且四顧而物應

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

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

力呈

方且應衆宜

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釋文

令應

將我已知施與物

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

方且與物化

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恆

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口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

改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其事類可得而租效

蓄缺隱居山藪高尙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混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尙清遠良可效耳

家世父曰族者

比類之迹也租者生物之原也從其比類而合之則萬物統於一而主宰夫物者羣生之歸也從其生物之原而

求之則萬物託始於無而生物者枝流之術也未究乎生物之

原而竊竊焉比類以求合而治亂歸以生君臣之稱歸以起矣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

父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父也

父君也言誓缺高尙無爲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爲衆人之父而未可爲父

分屬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爲有爲無爲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爲君中之君

率也

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

面之禍也

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

田桓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釋文殺君

子釋文華胡化反又胡花反封人司馬云守曰嗇音請祝之又反又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

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夫富壽多男子實為繁饒而能體之者不廢無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女獨音後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夫

翻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感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胎困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

然君子也我始言女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

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天地造化為萬物各有才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

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夫聖人鵠居無意而期安也鵠

音居鵠居謂無常處也又云而穀食鵠鵠也野居而無常處穀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

無心於侈靡豈穀反豆食爾雅云生哺穀穀食者言仰物而足鳥行而无彰率性而動非常

迹也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運屬情爽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

為不問也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問也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就閒音開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

僊也夫聖人達生死之二通變化之為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乘彼白雲音至於

帝鄉氣之散無不之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二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

音侗音洞又

泰初有无无有名

無有故無所名

泰大初始也元氣始萌謂之大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大初大初之

時惟有比無未有於有有既釋文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

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

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實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應

道也有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

斯可謂德也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

之命雖未有形質而受氣以有素分然且有分符間无間如字 家世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繼之者善也未有德之名也至凝而為命而性含焉所謂成之者性也命立而

各肖乎形踐形而乃反乎性各有儀別盡性之功也莊生於此蓋亦得其恍惚

理謂之形留靜也陽動陰靜氤氳升降分布三才化留動留或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有愚有智既而宜循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

易故謂之性也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恆以不為而自得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同於太初心乃虛然心

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釋文喙丁丑

充芮喜二反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本聲無不合故曰緝緝是混俗揚波同塵

萬物既若愚迷又如昏暗又解釋文緝緝武中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緝緝武中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總論已前數其美感如是之人可謂
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

然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焉然斯矯其性情也 行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况論無的故曰有人布

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 不熱物之可熱於己亦爾也 仲尼 相方 如字又甫往反本亦 強以 其兩 辯者有言曰離

聖白若縣寓 言其高顯易見 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比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

注云言其高 顯易見也 縣 音字司馬云辯明白 易見 以鼓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結前問意如

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

或作枝字者言是非 易奪枝分葉孤也 執留之狗成思 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此皆失

其常然也 猿狙 猿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遺係頭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猿猴 執留 如字本又作獮

亦如字司馬云獮竹鼠也 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 家世父曰釋文留如字一本作狸司馬

云狸竹鼠也疑狸不當爲鼠秋水篇騏驎驪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狸非鼠可知如司馬說字當作麗說

文麗竹鼠也卑雅一名竹麗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留牛亦引此文執留之狗爲證則此本作留然山海經自謂

留牛比自謂竹鼠亦未宜混而一之司馬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繫說文留止也謂繫而止之熟玩文義

言狗留繫思脫然以去發狙之在山林說爲便捷矣而可執 猿 音 狙 七徐 之便 辨面反徐扶見捕 丘予

之以來皆失其性者也於執狸之說無取當從司馬後說 猿 音 狙 七徐 之便 辨面反徐扶見捕 丘予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 首趾猶始終

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若而皆伏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

辯令物效已豈非道乎 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

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位言心與

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恆皆自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與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做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有治

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人各有率性而動天。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天物皆忘

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豈惟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唯事與理〔釋文〕復何扶又忘己之人。是之

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入會也凡天下

己向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者故冥會自然之體也。家世父曰有首有趾人物之所同也

無心而不能慮事者鳥獸是也無耳而不能聞聲者魚是也其動止其死生其廢起一皆天地之化機也化機

之在天地不窮於物無形無狀推移動盪天地之中者皆化機也而有治在人人其多事矣乎強物以從治不知

忘己而聽諸物之適然也。虞翻案此言唯忘己之人能與天合德也管子白心篇尹注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

地者其唯忘己乎與此同意。將閻蕘見季徹曰。魯君謂蕘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

未知中否。請嘗薦之。蕘也薛園及季姓也蕘微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

之命遂告魯君爲政之道當時率爾恐不折〔釋文〕將一本本蕘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

中致陳所告試識吾賢必不宜幸希鍼艾〔釋文〕將一本本蕘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

也季徹人姓名也蓋魯君定公知中反。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

阿私。民孰敢不輯。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儉儉素庸均然後拔擢公平忠

廉誰敢〔釋文〕不輯音集爾雅云和也又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

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局局儼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爲情非忘俗者

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局局儼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爲情非忘俗者

大故不〔釋文〕局局大笑之貌螳螂音堂車軼音轍慶蕃案釋文軼音轍是也轍車轍也古轍字通作軼戰

能任也。〔釋文〕局局大笑之貌。螳螂音堂車軼音轍慶蕃案釋文軼音轍是也轍車轍也古轍字通作軼戰

文帝紀結軼於道注亦音轍。不勝音升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音此皆自處高顯若

漢書文帝紀作結轍是其證。不勝音升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音此皆自處高顯若

臺觀之可親也

夫恭儉公忠非能忘彼適自顯耀以炫人既高危必遭覆

〔釋文〕自爲遠 其據反本又作虞 虞文昭曰今本

作觀臺

古亂反 注同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趾自多以附之 觀臺高麗人遊觀之立 行自多物爭歸族 家

世父曰觀臺多言使民觀象受法其 事繁也郭象以危其觀臺斷句悉誤

投迹者衆

元充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觀臺高麗人遊觀之立 觀臺高麗人遊觀之立 觀臺高麗人遊觀之立

閭窺窺然驚曰

窺也 汪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觀臺驚曰 汪無所見也 乍聞高麗 率爾驚曰 思量不悟所以 汪然矣

〔釋文〕窺窺 許逆反又生責反 或云驚懼之貌 汪若 本或作芒 武剛 反郭武蕩反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風教也我前 所陳深爲乖

理所願一言庶爲法教 俞樾曰風當讀爲 凡猶云言其大凡也 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 搖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

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闕然無迹履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 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 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修獨化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溟滓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溟滓 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養生則治合適古物皆得性誣須 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釋文〕豈兄 元嘉本 溟七頂 滓 戶頂 反 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

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則觸物參差虛衷靜 定則萬境唯一故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 欲將堯舜同德者 必須定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

水南曰陰種蔬曰圃畦中曰畦陰 地也 掘用力貌也 丈人長者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掬指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畦 水南曰陰種蔬曰圃畦中曰畦陰 地也 掘用力貌也 丈人長者

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 沆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託二賢以明稱混純 〔釋文〕圃 布戶反又音布圃畦 口圭反李云畦中曰 畦說文云五十畝曰

畦音送李瓊鳥送反字

摺摺苦骨反徐李苦骨反郭忽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釋文〕有械戶

反字林作械子鳩反司

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柰何猶如何〔釋文〕叩而音仰本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棹

機關也提挈其水龍若抽引

輕後重即今之

〔釋文〕挈水口節反若抽數如所角反徐沃湯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

其所用棹也〔釋文〕挈水反若抽司馬崔本作流數如所錄反沃湯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有機

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詭境生感不定

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為此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釋文〕吾師謂老子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瞞羞作之貌也既失〔釋文〕瞞武版反又亡安反字林云目皆平貌李天典反有間為

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曰孔丘之徒也〔釋文〕慶諸案一切經音義

二十五引司馬云徒弟子也釋文闕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於于佞媚之謂也言佞博學贖聞擬似聖人詭曲佞媚以蓋羣物〔釋文〕於于並

字本或作於吁音同司馬云

以蓋衆司馬本蓋作喜家世父曰應帝王其取徐徐其覺于〔釋文〕於于並

夸誕貌二云行仁恩之貌

汝方將忘汝

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幾近也伏忘遺神氣墮壞形〔釋文〕墮

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幾近也伏忘遺神氣墮壞形〔釋文〕墮

許渠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而後也。乏闕也。夫物各反。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己

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遠往無廢吾業。〔釋文〕无之。乏廢也。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

二十里而後愈。卑陬。鄭作之貌。項項。自失之貌。既被。〔釋文〕卑陬。走侯反。徐側雷反。李云。卑陬。槐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項項

本又作旭。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邪。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格何。藝業。逸使。〔釋文〕向之。許亮反。本又作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丘也。不知復有夫人也。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

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釋文〕復有反。夫人。音符下。夫人同。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

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處爲成。故

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

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沈乎諂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道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釋文〕今丈人問

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託人間。託生同世。避與羣物

並行。而不知所往。茫茫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詭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

非假修之術。子貢〔釋文〕沈乎。莫剛之心。心或作道。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

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

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

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嘗疑慢之容貌。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道素。不任機巧。心

不願盼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蓬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後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遂授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靜於季（釋文）譽之音餘下同警然五益反司儼然本亦作黨司馬本作僕同勅蕩反郭吐更反

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告孔子

夫渾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釋文）渾胡本沌徒本背今音識其一不知其一徒識脩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沌氏之術也

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釋文）之易以鼓治其內而不

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抱灌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

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為虛凌復於澹朴之

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俞樾曰固讀為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

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為之管子修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向賢中篇故不察向賢為政之本也皆以故為胡之證稽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是以固為胡猶以故為胡矣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

迹耳夫渾沌無心妙絕智遠假令聖賢特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謂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

之濱。謂濱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謂芒苑（釋文）藹郭之倫反芒本或作汪武

之藹謂藹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謂芒苑（釋文）藹郭之倫反芒本或作汪武

之藹謂藹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謂芒苑（釋文）藹郭之倫反芒本或作汪武

壑欲往曰奚矣為焉。又問何曰夫大壑之為物也。往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

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闈泄之而不乾

〔釋文〕酌焉 一本作取焉

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諸

既察比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釋文〕橫目之民 李云保蟲之屬 欲令其治之也 願聞 本或依司馬 本作用下同 聖治 直吏反 下皆同

芒東辭臨於大壘觀其深遠而為治方施風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

乎茲 〔釋文〕官施 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皆因而任之

多端是以步履殊時澆滄異世政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也 〔釋文〕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願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

治。〔釋文〕其指麾願指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

皆服比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

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人

舉願指也 慶藩案手撓願指二義對文

願指者言指麾願指失其義矣願指目願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舉旗者願指動連注謂願指如意此言

願指與漢書貢禹傳目指氣使同義

師古注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行无慮。率自然耳。願聞德人。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

中而任之天下。無自私之懷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為安。夫德人惠澤宏博備單舉品故貨財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皆

用。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

斯二事以〔釋文〕昭乎 音超字林云振也 儻乎 敎黨反司 徐尺遙反郭音條 馬本作條

外篇 天地第十二 一九七

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都。釋文。德人之容。依注當作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德者神人之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

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

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是以萬。釋文。天地樂。音洛。銷亡。徐音。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於武王之師。師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百人為一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

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均治。直吏反。下及。音餘本。復何。扶又反。下。赤。

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傷也。天下皆患劍亂，故求虞氏之藥。傷頭瘡也。夫身上患劍，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釋文。傷。音牟。李。

也。言劍以喻亂。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花傷也。王引之曰：藥古讀囉。說見唐韻正。聲與療相近。方言：搖療。

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之曰搖。或曰療。注搖音囉。與藥古字通。故申鑒俗驗篇云：藥者療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

有虞氏之藥。字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

傷也。天下皆患劍亂，故求虞氏之藥。傷頭瘡也。夫身上患劍，故求醫療。亦猶世逢紛。釋文。傷。音牟。李。

也。言劍以喻亂。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花傷也。王引之曰：藥古讀囉。說見唐韻正。聲與療相近。方言：搖療。

如吾聞而禁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注：藥療也。詩大雅：患創初良反。禿而施髮，病而求醫。醫髮如雲

不勞施髮，幸無疾，豈假醫人是知天下？〔釋文〕禿反。吐木。帝反。郭音毛。李云：髮也。又吐。孝子操藥以脩

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釋文〕禿反。吐木。帝反。郭音毛。李云：髮也。又吐。孝子操藥以脩

得已，是故羞之。〔釋文〕操藥，七刀。焦然，將遙反。又音權。至德之世，不尚賢。〔釋文〕操藥也。脩理也。焦然，惟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務

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釋文〕操藥者，自爲非使之也。〔釋文〕巧拙習性不相奇。上如標枝。〔釋文〕出物上而不自高，

野鹿。〔釋文〕放而自得也。〔釋文〕上既無爲，下亦澹樸。野鹿，絕君王之禮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

仁。〔釋文〕端直其心，不爲邪惡，豈識哉？非之義，率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倡愛之仁者也。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釋文〕率性

自然，非由知也。〔釋文〕率性成實，不知比實爲忠。〔釋文〕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釋文〕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釋文〕

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釋文〕君民猶擡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事而无傳。〔釋文〕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釋文〕是故行而爲迹。〔釋文〕

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釋文〕无傳，大專。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釋文〕爲子事父母，君不諂，不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釋文〕不諛，諂附反。不諛，教檢反。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釋文〕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釋文〕

不肖，猶不似也。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會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爲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釋文〕不肖，音笑。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

外篇 天地第十二

一九九

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固言俗

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

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嚴敬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是也夫

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違俗從親謂之道諛而背親從俗豈非諂佞耶且有

正在何處又據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釋文之道音尊下同慶流察道人即諂人也諂父篇曰希意諂言謂

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豈有背佩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諂

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釋文則勃步忽謂己諛人本又作衆人下同則怫符弗反郭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固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勃拂皆噴貌也道達也謂其諂佞以

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道諛舉世皆爾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固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

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夫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眾能保

有作壁字者言合珪璧也釋文相坐才臥反垂衣裳設色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固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黃帝

蒙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釋文與

道諛翻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愚癡之至釋文與

夫音符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

身不靈固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解悟也靈知也知其愚惑者聖

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闕境釋文不解音璧反不靈本又作無靈司二人行而一人惑所適

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

夫二人垂踵所

適向難况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

用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

若釋之而不推

釋即而同之

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

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誰其比憂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比與也若在物解感棄而不推則彼此逾遙憂患誰與也

〔釋文〕比憂

職志反司馬本作鼻云始也

趣令下力呈反

令解蟹音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

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

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厲病也人遽速也汲汲迫貌言厲人半夜生子遽取火而看之情意匆忙恐其似己而厲惡之甚向希改醜以從妍

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

〔釋文〕厲音賴又如字家世父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別出一義以收足上意以思悟耶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求同焉惟自知其厲也然則其同於俗也其強已以同虛巨據反本或

於厲無以異也而懵然不辨其非亦唯其不知焉而已

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則既制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

〔釋文〕犧音羲又素河反慶諸案毛傳曰犧尊有少飾者見詩閔宮箋鄭司農曰犧尊飾以翡翠見周官

注淮南叙真書曰犧尊猶疏鑲之尊然則犧尊者刻而畫畫為象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為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今案或曰有少飾者或曰飾以翡翠或曰刻畫鳳凰之象於尊或曰疏鑲之尊說雖不同其於

疏鑲之義則一至玩飾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其斷徒亂反下同

失性均也〔釋文〕此合璧也桀跖之殘凶殺會史之行仁義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釋文〕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

一曰五聲亂耳使耳不

聰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薄

二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額

五臭謂檀薰香麝麝也謂

塞不通而中傷額額也外書呼香爲臭也故易云

釋文困作惛音同

子公反郭音俊又素奉反中丁仲類

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寤也

反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

本又作噤音同慶藩案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證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使口

五曰趣舍

滑心使性飛揚

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捷情則舍燒亂其心

滑心亦作渴此五者

皆生之害也

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

離跂用力貌也言揚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

夫得者困可

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

爲得者則何異乎鳩鴉之鳥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誓笏紳修以約其

外

皮弁者以皮爲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鷩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

也插插也笏猶珪謂插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僞之徒以取舍爲業故聲色

爲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爲得何異鳩鴉也釋文鷩尹必反徐音述本又作鷩音同鳥名也一鳥似燕紺色

也案鷩即翠鳥也禮記知天文冠鷩玉簪爾雅釋文漢書五行志鷩並聿述二音匡謬正俗曰案鷩水鳥天將雨

即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象比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鷩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祭豔獨斷謂爲

術氏冠亦音鷩音轉爲術耳此釋文鷩又作鷩案漢書與服志引記曰知天笏忽紳帶也內支盈於柴

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

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支塞也盈滿也柵籠也纏繳繩也皖皖視貌也夫以取舍纏滿於

自以爲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柴柵楚格反外重直龍纏音繳古弔反

院院瓊版反又戶練反李云交臂歷指也歷指猶歷指也檻戶覽

外天道第十二釋文以義名篇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

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无所牽滯也聖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

德者其自為也味然无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六通謂四方

者謂春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釋文六通謂六

時而動也夫聖人所以以虛靜者直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萬物无足以鏡心者故

靜也斯乃自得也妙體二體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鏡心乃孝反又女交水靜則明

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壺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

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夫聖人德合二儀習

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微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為平道德用茲為至也釋

此舉喻言之義釋文中準丁仲反盧文昭曰今本作准大匠成云天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義釋文中準丁仲反盧文昭曰今本作准大匠成云天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文)淡 徒暫反 慶曆案至與實同至實也禮雜記使某實鄭注實當爲至史記錄秦傳趙得講於魏 故帝

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息慮故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心乃與虛

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

〔釋文〕巍巍 魚歸 不與 音 讀 無爲則愈愈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愈愈然從

容自得之貌。 愈愈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憊境塵累所以擾其心 〔釋文〕愈愈 牟朱反廣雅云 從容 七容 喜也又音喻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 舉前言結成其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夫揖讓之矣無出唐虞君臣 之威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

明四德雖南面北 〔釋文〕南鄉 許亮反本 亦作嚮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用此無爲而處 物上者天子帝

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 〔釋文〕素王 往况反 以此退居而閒游

江海山林之士服。 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玩水從 〔釋文〕而閒 音 容閒樂是以天下騰士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

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

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進為謂顯達出仕也夫妙體無為而同塵降施者故能操

蒼生於仁壽宏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政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

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也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樸素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濬樸素賈無為虛靜者實其物之夫濬樸素賈無為虛靜者實其物之夫明白

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

天地無逆也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

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與人和者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將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權仰釋文

人樂音路下同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

之暴戾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亨養生釋文整子今為

戾力計反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仁者兼愛之迹也言大道

無窮而不偏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

愛故不為仁何天何壽也郭注釋文長於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

自爾故無所稱巧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為巧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假物彫

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所在任適釋文天樂音路章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無死死故同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也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無死死故同也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無死死故同

同彼。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放洩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

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一

也無心之義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隨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恐爲定於一心故（釋文）而王往况反往及崇雖途反徐息類一

心定而萬物服。靜爲躁君故萬物歸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

樂也。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夫聖人之

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釋文）畜天許大反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无爲爲常。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无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感德如此堯之爲君也无爲也。則用天下而

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君上無爲智照寬曠御用

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故古之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

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

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

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爲。則臣備君德。上下有爲。則君

備臣道。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賢

亂既垂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費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

用此不易之道也

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

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

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

為臣亦當親事有為舜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三皇

古之君也知照明德體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釋文知雖音智下愚知同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宏辯如流影飾萬物

而付之司牧釋文自說音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

司使各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

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藝術才能冠乎海內

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釋文咎音徐繇音遙明斷丁亂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

萬物育所謂自爾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无為而天下功功自彼

成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王念孫曰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即成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中庸曰無為而成爾雅曰功成也大成禮

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羣人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

萬物育天下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陰

原包容岳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成跡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

乎天地之無為也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達覆載之無主是以

乎天地之無為也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達覆載之無主是以

乘取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勤黎之才用人羣之體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者橫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薄治之末葉行

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李云本天道末人道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

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

二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

武修文建德下衰則優文修武則五兵動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賞者軒冕榮華

故利也罰者誅殘賊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劓三劓四宮五大辟夫道衰德衰浮偽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為教末也

釋文之辟

禮法度數形

名比詳治之末也

禮法者五種之法也數者計算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垂簞古故為治末也

同一音如字

治之直吏反下治之至

鐘鼓之音羽鹿之容樂之末也

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

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陽下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鐘鼓者也自三代以下燒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

文采感節容儀既非成

突位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經者實也衰擢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

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突位衣裳各有差

釋文衰音崔經田結

隆殺

所界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自舉也術能也心之所謂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比之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

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先而少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

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地之行春先秋後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向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天尊地卑不刊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次序懸乎。舉此二

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釋文〕萌區，曲俱反。

夫天地至神而有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夫春夏感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夫天地至神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

為神化，向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言非

但人倫所尚也。

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為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比理之必然，故云大道之序。〔釋文〕朝廷，直遙反。

語道

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總論道理而不知次序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

既不識次序，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之耶。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

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自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

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先德後仁，先仁後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無所復改。雖復勸令修

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聞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者，恕免省者，

其本性而不無其借過故。〔釋文〕原省，除省廢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各以得性為是，失

性為非。避復故，過宥罪而人心漸薄。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罪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

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是非既明，誠否斯見，故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羣才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天子也

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敖无告無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堯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纒有頑愚

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

經云不審者吾亦審之教亦有作教字者今不用也

〔釋文〕不敖五報反

不廢窮民恆恆加恩也

有貧窮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賙善嘉養恤也

吾所以用心已

已止也總結以前用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德

狹劣未足稱大既

堯曰然則何如

堯既被讓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

則雖出而靜

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

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經常也夫日月威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釋文〕兩施始政反

堯曰膠膠擾擾乎

自嫌有事

膠膠擾擾皆擾亂之貌也領悟此

交卯反司擾擾而小反司馬云柔也案如馬云和也擾擾注意膠膠擾擾動亂之貌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德德遠合上天我之

用心近符人事夫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

古證今歎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

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釋文〕之王往況反孔子西藏書於

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

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為將來君王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藏其可否則老聃李名聃為周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

職與墳籍見周室板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藏書司馬云藏其徵藏才領反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府老聃藏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嘗試過往因而問焉

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老子

孔子時老子號也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蜀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是於緇十一二經以說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費易道此六經

又始鏡反絕句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釋文老聃中反

其說如字絕句曰大音泰徐末且反郭孔子曰要在仁義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老聃曰請

問仁義人之性邪問此仁義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

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老

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

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禮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

中心物本亦愷開待反司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

前也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僞故與意歎以釋文曰意於其反可馬云幾乎音機

本作頤云頤長也後言長也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後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釋文曰意於其反可馬云幾乎音機

盧文弨曰舊本後作復未詳迂乎音无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

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己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

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守分自全恬養釋文牧乎司馬云則天地固有

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循順也。放任己德而趨，行世氣於天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

行其德（釋文）放德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偏於此也。揭，揭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擔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無由得之，無由得之也。

力之貌也。揭，揭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擔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無由得之，無由得之也。

反或云用揭仁，其謂反力之貌。揭仁，又音榮。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來百經旅舍，一不致。士成綺，如字，又魚紙反。士，願見賢屬反。百舍，司馬云百重直龍。趵，去願反。司馬

息，途路既遠，足生重趵。士成綺，成綺人姓名也。願見，賢屬反。百舍，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趵，去願反。司馬

諒其反許，慎云足指拘中斷傷為研。慶藩案釋文引許說本淮南俗務篇注淮南引莊子作重趵，研即研字之

諒也。高注云研足生感也。研又讀若讀，買子勸學篇百舍重讀，宋策墨子百舍重讀。高注重讀累感也。皆段

前作。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昔時藉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

惡故發此譏也。釋文：餘蔬，所居反。又音所司馬云蔬讀曰糲，糲粒也。鼠壤，內有遺。而棄妹之者，不仁

也。無近恩，故曰棄。妹，猶味也。閱味之徒，應須誘。釋文：棄妹，一本作不仁。慈誘之，乃見棄，不仁之甚也。

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恆有餘。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繫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量

真聖可謂以蠲酌。釋文：生熟，司馬云生熟也。一。而積斂无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御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復

見扶又有刺于賜正卻去逆反或云息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過去

也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也故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後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耶老君欲抑成綺之讖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後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文夫巧苦教反音焉脫徒活反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再

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再

拒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名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吾服也恆服

故能不變其容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割服身心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

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恆服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士成綺鴈行避影履

行途進而問修身若何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慙愧於是厲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曰而

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亦聽動故左

盼右踦踦而頽頽然高露發美之貌持此容儀特於物釋文頽頽上惠黨反下去軌反本又

而口闕然說說豁之貌郭注云說說之貌也謂志性強於物釋文闕郭許覽反又火虺火交豁反而

狀義然異歧自持之貌義宜也擬政驕豪實乘典禮釋文踦直氏反歧去氏反慶諸案義讀為岐

師蕭平義郭訓成疏兩失之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形雖矜莊而心性謙謙動而持不能自舒

放也不能任適每事拘持發也趨捨速也機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察而審明是非

也不能虛遺慮兩忘而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泰多

明察是非城心審定

能忘巧忘知觀無為之一理凡以爲不信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而詐知詐巧見有爲之多事

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家世父曰郭象云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於文多一轉折凡以爲不信言凡所爲皆出於矜持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故謂之不信容也目也顯也口也狀也一

有矜持若繫馬而制其奔突不能自信於心也動而發一其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亦如汝

所行非正人也竊賊也邊著境域忽有一人不彈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邊竟音有人

焉其名爲竊邊垂之人不聞何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皆是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

不遺故萬物備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廣廣乎

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博淵乎美其深遠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

人之貌五行志師出遺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曠與廣古字義通漢書武五子傅橫術薛瓌曰術道路也何廣廣今蘇林曰廣音曠

人孰能定之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資也故物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爲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天

下奮樣而不與之偕釋而順之稷權也偕居也社稷顛覆宇內崩離世釋文奮樣音柄司馬

李丑倫反一本作棟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云棟威權也說文柄柯也柄或從棟管子山權數篇比之謂國權

此謂君棟操國計之盈虛謂之國權制人事之重輕謂之君棟棟者所藉以制事者也大者制大小者制小相與

奮起以有爲於世皆有所借者也說文段借也無所假則無爲無爲則因以爲弟靡因以爲審乎無假而

波流而隨物以遷焉無假而不與利遷之謂無爲而無不爲郭象云任真而直往非也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夫聖人靈

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不關情財利豈能運動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雖復握圖御萬機統羣方而忘外二

儀遺棄萬物是以爲既無爲事統羣方而忘外二退仁義既無事心閑神王何因弊之有通乎道合乎德波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退仁義上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斯冥符也

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爲主也。仁義之端，薄進道德之流，和擴禮樂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俞樾曰：賓常讀爲擴，謂擴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

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任達生。舊曰：賓於鄉里，逐於州郡，此即假賓爲擴之證。慶藩案：俞說是也。古賓擴音同音同之字，往往假借爲義。周禮司儀，賓拜送，傳釋文云：賓音擴。本書徐無鬼篇，賓於寡人，司馬本賓作擴，即其證。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爲也。恬淡無爲而用，不乖寂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者

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識見浮淺，或託語以顯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言傳。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

非其貴也。其貴恆在意言之表。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貴之，我猶不足貴者，爲言書禮拍非可貴之物也。故郭

注云：其貴恆在意言之表。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

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

書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遺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備，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知之意也。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與俗愚

迷，豈能識悟唯堂。如字下同，去尙起呂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斲也。釋放也。齊君桓公，斲角

打車費錢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釋文：桓公，李云齊桓公，輪扁，音篇，又符珍反，司馬斲角

反，椎直也。而上時掌。公曰：聖人之言也。所謂憲章文武祖述也。名小白，輪扁，音篇，又符珍反，司馬斲角曰：聖人在乎。又問聖人

曰：已死矣。答曰：聖人雖死，風教尙存焉。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夫酒滓曰糟，饋糟曰粕，夫

醅耐比乎道德糟粕方之釋文糟音遭李云醅音各反司馬云糟食曰醅一云糟醅爲醅本又作粕已夫音符仁義已陳芻狗會何足云釋文醅音同許慎云粕已醅醅糟也或音白反謂醅醅也

或如字慶藩案釋文醅本又作粕即司馬釋文相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本也文選陸士衡文賦引司馬云糟食曰粕釋文無說則死釋文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如其無辭必獲死罪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有數存焉於其間釋文甘緩也苦急也斲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牢固若釋文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有

數李云色注反斲術也盧文弼曰使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釋文甘者緩也苦者急也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釋文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釋文斲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

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釋文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

已夫釋文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

至焉釋文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論殘於前今釋文人與如字又可傳直

反注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密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一音餘

外篇天運第十四釋文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員

天其運乎釋文不運而自行也釋文言天稟隔氣清淨在釋文其運爾雅云運徒也廣雅云轉也慶藩案

也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作廣員百里墨子非命上篇警雅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

也中篇運作員運古又讀若云云與員通管子戒篇四時下而萬物化云即運字說文煇一名運日劉逵吳都

賦注運日作云日云即員也書泰誓雖則云然漢書韋章傳注作員然詩出釋文地共處乎釋文不處而自止也

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商頌景員維何鄭箋員古文作云皆其證釋文地稟陰氣獨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釋文不爭所而自代謝也釋文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羣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

孰維綱是。

山岳產育

川傾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金

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夫日月代謝星辰期曜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

微故比皆自爾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關也械閉也

無物使之然也

玄冬肅殺夜露

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開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能自止邪。

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

雨乎。雨者為雲乎。

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

文為雨于偽反下

孰隆施是。隆興也施廣也言誰興雲雨而供

作降謂降施比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

孰居无

事淫樂而勸是。

誰安居無事自勸勸彼作此淫

已也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運轉無

之貌也嘘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

適或彷彿而居空裏或嘘吸而在山中拂披升降無定律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

故此句總問以前

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

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詔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

女音汝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俞熒曰六極五常疑即供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禘之事治成德備其即謂帝王順之則治。舜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夫帝王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九洛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取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家世父曰此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而

禹所受之九疇也。莊子言道有不施於聖人者此類是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決已所疑故釋文商大音泰下文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大。莊子曰虎狼仁也。仁者親愛之迹問仁於莊子大息同宰蕩宰官也蕩字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夫虎狼猛獸猶

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曰何謂也。大宰未達深情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父子親愛此乃真仁。曰請問至仁。虎狼親愛厥義未宏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何勞再問。

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夫至

忘懷絕慮與大虛而同體。徧萬物而為一何親。釋文府藏才狼反。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疏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

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聞之一本蕩作盈。崔本。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

忘孝之地。然後至耳。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平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商蕩之問近帶城中莊生之答遠超方

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

敬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在北故郢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

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解

海山名 慶藩案史記蘇秦列傳案隱 愈遠 千萬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引司馬云冥山在朔州北與釋文異 愈遠 千萬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性情故難交關 釋文 孝易 以敬反 以愛孝易 以忘親難

人情故易也 易明 忘親易 使親忘我難 夫騰城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恆性

之矣 忘天下難 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

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

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

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類百姓之所爲大小咸得飛沈不喪

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項之前簞古之

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

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威德深遠而又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涖然常適 有利益思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

江湖乃思濡沫 大息猶嗟歎也夫感德同於堯舜向能遺忘而 情勉強勵力捨己効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

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悅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稱性爲

也 釋文 孝弟 音弟 盧文昭曰舊本作孝弟音弟此因今本作弟而妄改也若作弟字則更無 故曰至

貴國爵弁焉。并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

忘之，况爵祿乎？〔釋文〕并焉，必領反。棄，除也。住同。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

名都去矣。〔釋文〕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段譽，混榮辱忘。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倫變也。薄

貴又遺名譽，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釋文〕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北門成人，姓洞庭反。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釋文〕怠，退也。卒，終也。復，重也。惑，聞也不悟也。樂初聞之時，懼

樂與二儀合，情視之不見，聽之不知。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釋文〕之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況縛反。窳說文：懼是正字。懼是古

無懼字，不知復聞。扶又反。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釋文〕不自得，坐忘之謂也。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

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釋文〕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

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釋文〕殆，近也。奏，應也。徵，類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

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釋文〕徵之，如字，古本。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釋文〕雖復行於禮義之域，而忘

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

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矣。〔釋文〕迭起，大節反。一本，循生反。似倫。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隨變而

往也。流動也。隨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儼然立

於四虛之道。宏微無偏之謂儼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微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釋文]儼然

反一 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宏微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 [釋文]倚於槁梧 古老音微

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夫目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限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乎欲慮之等文也。 [釋文]目知音齊限 才細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意也。 [釋文]委徐如字 蛇又作施

絕。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聰善形去智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意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釋文]委徐如字 蛇又作施

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遺息故郭注云。意既息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再聞至樂任性遂適悚懼之心於焉息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

然耳。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其為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成叢生。混成無係隨叢而生。混同也。生出也。同風物之。 [釋文]叢生才公

林樂而无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釋文]夫叢

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林樂音洛亦如字。 布揮而不曳。揮動四時布散其物。 [釋文]

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布揮音揮廣雅。 幽昏而无聲。音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暗而无聲響矣。 家世

者林樂而無形。其聲聚也。布揮而不曳。其聲悠也。幽昏而无聲。其聲淡也。動於无方。夫動者豈有方而

者林樂而無形。其聲聚也。布揮而不曳。其聲悠也。幽昏而无聲。其聲淡也。動於无方。夫動者豈有方而

者林樂而無形。其聲聚也。布揮而不曳。其聲悠也。幽昏而无聲。其聲淡也。動於无方。夫動者豈有方而

後動哉

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所謂窈冥

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窈冥極恆處窈冥斯動而寂也

〔釋

文〕於窈

鳥了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隨物變化

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

也。稽於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豈預前作法而審心。應世故行。隨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釋文〕稽於今

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釋文〕稽於今。所言之命。故謂之聖。所言之命。故謂之聖。所言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釋文〕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

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做効。舉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无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

也。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說。〔釋文〕心說。音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

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

之樂。樂之至也。〔釋文〕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

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釋文〕焱氏。必遙反。本苞裹。音包本。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然悚聽。故

是崇耳。未大和也。〔釋文〕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釋文〕崇。雖遠。吾又次之以怠。

怠。故道。迹稍滅也。〔釋文〕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

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釋文〕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釋文〕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

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釋文〕師金。李云。師魯太師。之行。下孟。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爾言仲尼徹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道

顏淵曰何也

爾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

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柎棹第四禮樂第五猿狙第六妍醜

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篋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或以

篋衍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齊聚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社費之如是

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篋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

廢諸齊戒側皆反本

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

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也取草曰蘇爨炊也昧闇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虛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

方將復取而貴之感於篋衍之中履於文繡之下遊遊居處寢臥其旁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魔故郭注云

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釋文蘇者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爨之七丸將復扶又必且如字

餘數音昧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居

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創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此合芻狗之譬並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

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遊遊於仁義之域臥寢於禮信之鄉古法

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離欲殺夫子夫子去後

桓離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創刻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刻創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

聘會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耶

俞樾曰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為聚周易萃

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苟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

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廟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鄰是非其昧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

民妖所以與矯効之端也

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祭之地祭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與兵

禮於已陳芻

狗而驚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

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至於千里未足為難〔釋文〕推之郭吐同反

同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此合論也

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釋文〕陸與音餘下同今蘄音祈勞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稜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釋文〕方猶常也

夫子執先王之迹行。夏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釋文〕无方之傳直專反下住同司馬

傳讀若轉言。无方之轉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傳猶轉也。漢書劉向傳。馮與谷

失之釋文傳。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桔釋擊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仰上俯仰上〔釋文〕

桔音音槔音余慶藩案文穎說烽火云檜上有桔槔以薪置其中有寇則然之字從木通俗文機汲謂

二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矜矜美也夫二〔釋文〕於治直吏反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

黎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夫粗黎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嚼嚼而皆可於口〔釋文〕粗

側加由故反。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謂三皇五帝窮窮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釋文〕粗

皆適也。帝王之塗蓋無常律應時而變不可〔釋文〕帝王之塗蓋無常律應時而變不可

裂。盡去而後。嫌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嫌足也周公聖人譬諸古之〔釋文〕

以禮服雖華緩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緩狙始嫌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釋文〕援狙上音袁下而衣於既〔說文〕

外篇 天運第十四 二二七

慊苦慊反李云足也本亦作噉音同故西施病心而躡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躡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西施

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頰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頰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

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有病強瘡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己効物其義例然削迹伐

樹皆學頰釋文而躡徐扶真反又扶人反其里絕句捧心郭齊奉挈苦結彼知躡美而不知躡之

所以美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所以猶所由也頰之所以美者出

之麗雅而不知由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孔子行年五十有一

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仲尼避領徒三千號素王而威行五德未聞大道之沛音

曰未得也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問於何處釋文

惡乎音烏下同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數算術也三年一闕天道小成五年再闕天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更問求道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一年而未得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老子曰然使道而

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

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

而不可者无佗也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佗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若中无主

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外无正而

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愈疑曰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

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比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

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爲以正己爲說殊非其義。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

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顯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

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蔽聖道也。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宜在心中若使素無受教之言暖暖姝姝而私自說者也師其成心則外有所不能受聖人不能出而強之使

受也。學一先生之言而私自說則中莫得所主。聖人不能隱於其心而爲之主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

下之所共用。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釋文各公器也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尹文子云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釋文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

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夫令譽善名

其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舍也。釋文。蘧音渠司馬郭云。蘧廬猶傳舍也。

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貴。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

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僞生而實多矣。蘧廬逆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蘧廬客舍不可久釋文。觀古

反見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虛。古

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羣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釋文。之虛音墟本。食於

遊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恆遣遣乎自得之場彷彿乎自足之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釋文。苟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是食於苟簡之田不損釋文。苟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不貸救代反司馬之圃音補逍遙无爲也。固有爲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釋文〕易養以鼓反不貸无出也。固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

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釋文〕以爲物于僞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固遊而任之斯真采也真采則色

不僞矣而無僞偽逍遙任適而隨化遊也。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固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汲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

非立乎不貸之圃也。夫是富非貧貧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歸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固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操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釋文〕操之七刀反

舍之音捨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固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

是富好權之心靈愚暗唯嚮名利一無鑿識豈能窺見玄理而休心〔釋文〕喪息浪反怨息浪反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固夫怨教必殺恩須賞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

不得不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

門弗開矣。固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循循順也湮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

弗開天門心也〔釋文〕湮者音因李云塞也亦滯也郭音煙又烏節天門一云謂心也孔子見老聃而

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

矣。固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穰眯目目暗故不能辨東西蚊

不率性捨己効他喪其本性其爲〔釋文〕播甫佐反又穰音康字蚊音文字嚙音盲字子盍反郭子合通昔音

害也豈眯目嚙膚而已哉〔釋文〕播彼我反穰亦作康蚊亦作蟲虻亦作蟲嚙反司馬云齧也通昔音

夜

夜

也。慶曆案昔者夕猶昔猶通宵也。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禮大麥。淮南天文篇以至於仲春之夕乃收其藏而聞其寤正作夕。書大傳日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字亦作昔。夫仁義憮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泗尚之以加其性故亂。仁義憮善甚於蚊蛇憤憤。

莫大於此本亦。釋文。憮然。七感。乃憤。扶粉反本又作憤古內反。慶曆案憤釋文本又作憤當從之。貴貴形相作憤字者不審。反。近故從貴從貴之字常相混。潛夫論浮修篇懷愛憤憤後漢書王符傳作憤憤。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泗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澆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側之神。釋文。亦放。方往。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易持易行。並以。又奚傑然。若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泗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建擊傑然。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釋文。傑然。郭居鳩反。又居。夫揭。其列。其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釋文。傑然。郭居鳩反。又居。夫揭。其列。其

而白。烏不日黔而黑。泗自然各已足。釋文。鶴。本又作鶴。巨掩反。徐其金。夫鶴不日浴。足以爲辯。泗俱自然耳。無所偏尚。泗。必。謂也。染。謂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鶴白烏黑。粟之自然。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白。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泗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故。劣。何。足。釋文。之。觀。古。亂。反。司。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泗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釋文。東。涸。胡。格。相。响。况。付。反。又。相。濡。如。主。反。又。以。沫。音。未。不。若。相。

忘於江湖。泗斯乃忘仁而仁者也。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萬。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釋文。相。忘。並。如。字。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泗老子方外大聖。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所。談。說。也。釋文。不。談。本。亦。作。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泗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

外篇 天運第十四

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

乘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

御無方自然已足言至人乘雲氣而無

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言合也心

開不合復何容釋文許劫反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

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震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

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

處釋文龍見賢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

聲見老聃

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賜亦可得而觀乎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倨踞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羅堂設疑物感斯應微發其言子年衰邁何以戒我乎

文倨堂居處反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繞道斷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合

釋文夫三王

本或作三皇依注作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少進前說

對曰堯授舜

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

不同

堯舜二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

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魚據反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

哭三皇行道人心若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

釋文則強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者降殺。

五帝行德不及三星使父子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

親疏既順人釋文爲其于僞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家世父曰殺其殺者意主於相親定省之儀拜

心亦不非毀反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

舜是之末其俗漸曉樓散淳樸民心浮競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釋文孕以證不至乎孩

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釋文孩亥才反說

別人彼列反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分別既甚不終天年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去道

燒僞日與途使麤爾之民好爲稱變廢無爲之迹與有爲之心賞仇叔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

殺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

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勢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

亂夫燒浪既與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釋文爲種華勇反注同家世父曰人自

亂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爲種類以成乎天下於是乎有

善惡之分是非之辨兵者逆人之性而制其死生者也既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而兵之用繁矣於

是據之以爲順而殺盜者謂之當然因乎人心之變而兵以施焉而人之心乃日變而不可窮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比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

也釋文大駭胡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

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達

論主發憤而傷歎也〔釋文〕復言扶又余語汝二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而傷歎也〔釋文〕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生於弊必弊故也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二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特逆也睽乎善也墮廢壞也施懈也與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後〔釋文〕之知音智上悖補對下睽音圭乖也中墮許規之施式岐其知憮於蠶蠶之尾解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也〔釋文〕蠶蠶尾端有毒也解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蠶蠶是故細也〔釋文〕憮於七感蠶蠶救過反

也蠶蠶尾端有毒也解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蠶蠶是故細也〔釋文〕憮於七感蠶蠶救過反小蠶蠶皆擾動也况乎麤首如何得安以弊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憂規也釋文憮於七感蠶蠶救過反本亦作厲郭音蓋許闕反或救過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歌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歌王引之曰

蠶下當作歌寒陸讀蠶為蠶讀蠶為歌皆非也蓋音蠶又音例陸云本亦作厲即其證也蠶音救過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又救介反釋文云蠶救過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蠶又救介反蓋許闕反或救過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

反蓋蠶皆歌之異名也廣雅曰蠶蠶也今本廣雅脫蠶字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廣雅蠶蠶也集韻引廣雅蠶蠶也今據補蠶音盧達反蠶蠶皆毒蠶傷人之名蠶之言蠶也〔通音〕蠶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林曰蠶蠶也

傳二十二年左傳正義引通俗文曰蠶毒傷人曰蠶蠶之言蠶也〔通音〕蠶達反郭璞義卷十引字林曰蠶蠶也字或作刺左思魏都賦曰蔡弄蠶刺昆蟲毒蠶也是廣雅釋詁云毒蠶刺痛也是其義矣蠶與蠶古同聲莊字子作蠶廣雅作蠶其實一字也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蠶公刺之蠶作厲猶蠶之通作蠶矣解規

之獸李云解規明貌一云小獸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釋文〕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謂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蓋驚驚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謂〔釋文〕楚楚然驚驚悚失其所謂故楚楚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釋文〕楚楚然子六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

六經也〔釋文〕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鈞用也鈞取甚矣夫音符簫難說反始鏡治世直吏末同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釋文〕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鶻之相視。睥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釋文〕以睥子相視。蟲以鳴聲相

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釋文〕白鶻五歷反三蒼云鶻。睥也。司馬云鳥子也。之相視。睥茂侯反子不運而風化。〔釋文〕司馬云相持

也。又云相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釋文〕雄者。龍類。雌者。鸞類。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夫同

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釋文〕類自爲雌雄

故風化。〔釋文〕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曹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可勝音升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釋文〕故至人皆順而通之。〔釋文〕可壅於勇反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釋文〕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无自而可。〔釋文〕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

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釋文〕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釋文〕內交尾

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視爲已子。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釋文〕復見扶又反。下賢烏鵲孺。如喻反。李云。魚傅沫。音附。亦作傅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細要。一遙者。化。詳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視使似已也。案。即詩所謂直惠反。沫。一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遙者。化。詳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視使似已也。案。即詩所謂

馬云。穉蜂細要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己之子也。視。釋文所引爲詳。有弟而兄啼。〔釋文〕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釋文〕有弟而兄失愛。舍長

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釋文〕舍音捨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釋文〕舍音捨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化人。〔釋文〕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僻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尙其行。離世異俗。車

之中。削崖岩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司馬云。刻削也。峻

赴淵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釋文云。刻。意。其意也。案謂刻意

云。意也。廣雅。尙行。下孟。離世。力智。高論。力困。怨誅。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為亢。苦。恨。反。李云。枯槁。苦。老。赴淵。司馬

矯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

居學者之所好也。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為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

之所好。良非釋文云。所好。呼報反。下。道士之所先。呼報反。下。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建海內之功。績立今古之勳。名致君

解照常道。既而尊君主。而服遊荒險。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釋文云。為治。直吏反。此朝。直。遙。就。數。澤。處。閒。曠。

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臬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直吏反。此朝。直。遙。就。數。澤。處。閒。曠。

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栖隱山數

閉居而事釣。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釋文云。數。素口。處。閒。音。閑。釣。魚。本亦作釣。同。影。叫。反。

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闕。休之類。釋文云。數。素口。處。閒。音。閑。釣。魚。本亦作釣。同。影。叫。反。

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

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焉也。吹。冷。呼。而。吐。故。陶。吸。而。納。新。如。熊

之類。以前數子。志向不同。各得一方。未為盡矣。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釋文云。吹。陶。况。于。反。字。呼

德又平易唯心與迹一種無為故慮憂慮不能入其

釋文邪氣似嗟反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悛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夫恬淡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

故曰聖人之

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

蛻然無所係

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

之變化任造化之陶

釋文蛻然

音蛻又蛻然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

陰陽也

與神靜處與大陰同其感德應感而動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

夫善為福先惡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為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會至乃動

迫至也運也動應也

不得已而

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已止也機感逼至事不得止而後起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

無為乎其間

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釋文去知

起呂反慶諸案故詐也晉語多為之故以變其志章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覽論人篇

去巧故高注巧故為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不多詐高注故巧也皆其例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

故无天災災生於違天

合天故

无

物累累生於逆物

順物故

无人非與人同者眾必是焉

同人故

无鬼責同於自得故無

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况然無所惜也

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漚之輕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會無繫戀也

不

田心慮付之天理

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理至而應

警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輻光晦迹故不炫耀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无憂

契真故疑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憂也

其

神純粹一无所欲

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釋文粹

其魂不罷有欲乃疲

恬敬無為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釋文不罷

音皮

虚无恬憺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其恬憺之德也

虛無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達心則悲順意則樂不達遠從是德之邪安〔釋文〕悲樂音洛喜怒者道之過

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好惡者德之失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忘心是德之憾咎也〔釋文〕好惡烏路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懷虛夷至德之人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

而一者不可變也抱真一之玄道俱置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无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

違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釋文〕於忤五故確若角纖音介音不與物交恬之至也物

自來耳至愜者無交物之情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愜之至也无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獨欲則有所

不順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羣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兩義故再言耳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

精氣枯竭矣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

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鑑於物若混而雜之攪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

德之象也以况聖人心靈皎潔鑒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雖復和光同塵

覆繇前其神純粹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恆恬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

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檢與物交接亦不廢無為此繇前恬愜之至也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

物此養神之道也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

寶之至也况况敢輕用其神乎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俱出良劍也又云于吳也言吳越二國

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寔至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乎〔釋文〕干越之劍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溪越山出名劍案吳有

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乎

念孫曰干越猶言吳越。漢書貨殖傳辟倫或程之與干越不相入矣。干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或程之與干越。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又因干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淮南原道篇干越生葛。葛高注曰干吳也。劉本改干爲干云云。越一作於越非。桡反。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

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疏。通也。夫愛養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達於玄。音盤郭。音盤郭。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帝所

育無方。化等蒼生。含有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其名為同帝。同天帝之不爲。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為帝之不爲也。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

實也。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神而不喪。則精神凝靜。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精者物之真也。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

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向不同。故侃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真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尙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平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

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羈。庸得謂之純素哉。夫混沌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羣塵之內。而其稱純素。或蓋不然乎。此釋文。倩平。七練之觀。古喚。羈。苦郭。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體悟解也。妙契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在皆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釋文) 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僞法治於真性。務而矯之已因奪矣。方更行仁義禮智信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愈近而道愈遠也。

〔釋文〕繕音戰反。方音。性音。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

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暗亂者為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

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音骨亂也。崔云治也。俞樾曰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俞樾曰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

義。滑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為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思以李惠思反

滑猶治也。說文水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扣亦滑字。然則滑之與治猶指之與扣矣。思注役思同

方復扶又反。復復同。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蔽塞也。蒙暗也。此則結前

如斯之類可謂〔釋文〕必離。力音。去欲起呂反。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

蕩而性不失也。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釋文〕治道直吏反。養知音智下以。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率性而照

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性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知是何以恬乎。知與

恬不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知所

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

德求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女德深遠無不包容。通於物故以大德為名也。道无不理。義也。

無不之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夫道能通物各當理。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

則物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矯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

得矣則樂也 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釋文樂也音洛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注同

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釋文信行下孟反

以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故此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

失也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軌迹以取世者則必歸於華藻 偏音偏 俞樾曰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

方失也是偏為一偏之偏故郭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

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偏非是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

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也言人必己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家世父曰德足以正物矣而抑棄物之自然而蒙吾德焉未嘗以德強天下釋文不冒莫報反 古之

而冒之也強天下而冒之則正者我也非物之自正也而物之失其性多矣云覆也

人在混世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

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漠無為之道也釋文在混混本芒 芒莫剛反 芒芒芒未分時也 澹徒藍反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

當是混沌之時淳樸之世舉世恬淡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氣和而靜泰見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釋文

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害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也釋文

不擾而小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均彼此於

非於恬淡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為人懷

無為之德物舍自然之遺焉慶濤案自然謂自成也廣雅然成也 大戴禮武王踐阼嘗毋曰胡殽其禍將然謂

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言彼將自成也郭云物皆自然語未晰 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

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惑

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越人始變生為熟食裁別服牛乘馬

模之心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初立庖廚畫八卦以制文字放蜘蛛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靡淳

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釋文燧人音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夫德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

於天下未能大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濛濛散朴聖人無心任

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

始不全也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與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

百姓因此而燒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於茲豈非毀淳素以作燒訛散樸實以為華偽

釋文與治直吏濛古堯反本醇本亦作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夫虛通之

忘今乃捨己効人矜名企等釋文之稱尺盡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險危

善既垂於理所以稱善也險德以行險危險危險危

不能率性任真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責由外行聲名浮偽故令內德危險何庸夷之有哉慶藩案

緣道以善險德以行郭注訓為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望文生義於理未順善字疑是為字之誤言所為

非大道所行非大德也淮南倣真篇雜道以偽雜當為善字之誤偽古為字為亦行也險德以行險古字

通會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儉幸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當作險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

儉當為險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心與心

即本於此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誠否竊稱前識者也釋文心與心識如字蒙本悉同向本作職

郭注既與向同則亦當作職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

以衍序三光所以基神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家世父曰郭象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諸本皆以心與心識為句向秀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矣疑心與心非彼我之有異心也心自異也本然

者一心然引之而動者又一心引之而動一念之覺而有識焉冬則識寒夏則識暖是也因覺生意而有知焉食

則知求甘衣則知求溫是也餘家以意識分兩境知者意之發也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識者內心之炯知者

外心之通也知識並生而亂始繁矣烏足以定天下哉俞樾曰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

聖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為句非是向本

作職 尤非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誠質博窮心

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實是文之本文華則隱誠於

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浸溺於心靈唯當經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矣也

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曷

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燒燔廢棄無爲之道亦由無

爲之道廢變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曰喪耳 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哉

釋文闕 道無以與乎世世无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

隱故不自隱

非藏其知而不發也

矣雖復起身以明之聞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

下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竅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時禮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

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豈有窮過休成於其間哉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在窮塞而常樂處危

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蘇可謂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古人輕辯重論職言貴行是以古人之行任其身者

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窮者因累之謂也不綖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德而已知止其分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大聾伯薄

哉危然獨正之貌危殆屬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道固不小行道遊於坦途大道廣蕩無不範圍小德固

不小識塊然大通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小識傷德小行傷道小識小

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

情斯樂之全者也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福也既而無願無逆忘哀樂全音洛注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公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益加也軒車

人尊朴體道無爲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今世之人儻適者衆貪

戴冕乘軒用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儻者意外忽來者耳軒冕榮華身外

豈可久釋文儻來吐黨反崔本作黨云衆也慶諸案崔本儻作黨古儻字黨者或然之詞也史記淮陰侯

長也傳恐其黨不敵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並與儻同淮南臣道篇怪星之黨見楊注訓黨爲

頰王念孫謂於古無據惠定字九經古義曰黨見翁所見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又訓黨爲所則據公羊注義也亦似未協崔云黨衆也尤非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體寄去儻爾而故不爲魚居反本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何伯公疏。

東行至於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匪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傲然。被影託之野語。釋文曰。北海李云。東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途爲無知己者。卽何伯之謂也。此乃鄙俚之談。未爲靈論耳。

是面目。眈眈莫測。復又音旁。又音望。本一作音望。司馬崔云。此向若。向徐音。衛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慶藩案。也是面目。眈眈莫測。復又音旁。又音望。本一作音望。司馬崔云。此向若。向徐音。衛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慶藩案。

視貌。今案。羊字皆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陽論。衛骨相。醫武。聞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案。聞字對下聽字。爲言。聞道百。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天宜仰而觀。故訓爲仰視。聞道百。萬分之一也。今案。聞字對下聽字。爲言。聞道百。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者。及昧其無窮。乃始爽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慶藩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鄒陽傳。驚鳥。參百與鸞。鸞。蔡邕。獨斷。蠟祝辭。歲取千百。與宅。整作韻。且

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測定六經爲多聞博識。伯夷讓國。唐虞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尼之聞爲寡。卽何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

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何伯向不至海若之。釋文曰。今我睹。舊音親。案說文。睹。今字。親古字。睹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方之家。

大方之家。司馬云。理分。扶闕反。後同。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冰。用凝成。毅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泰山。壽。鴟子而夭彭祖。而

必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何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釋文曰。以語之。曰。鼃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豸部。一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句不出。鼃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鼃。始云鼃。先又作蛙。戶。蠅。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蟆。則此句作魚不作

可與語。大拘於隘也。變張縮文。井魚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二證。明之。鳩。列原。道。鼃。夫井魚不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射。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一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鷗曰。井中之鷗。

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射。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一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鷗曰。井中之鷗。

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射。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一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鷗曰。井中之鷗。

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射。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一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卷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釣。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鷗曰。井中之鷗。

大魚也。比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培井龜之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見正論於篇。遂改井魚爲井龜。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龜也。自有此改。世遂動稱井龜。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

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曰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

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墟。故不知海之大也。夏蟲孫典公天山賦注引

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涯。埃之間。故下文曰。今爾出於崖。埃。觀於大海。乃知

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也。釋文闕。又案司馬訓。萬爲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即用司馬義。其說迂曲。雖爾雅

釋詁。萬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儀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堅亦固也。

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爲時所蔽。而不可語。曲士司馬云鄉

冰。故曰。篤於時。篤字正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埃。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爾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爾河伯駕水乘流。超於崖。埃之表。適逢海

鄙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逼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

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爲量數。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魯海之西。其處有石閭。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爲閭。族故

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比言任誕。今不詳載。秦雨少

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紅海之流。慢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釋文。尾閭崔云海東川

海水出泄之。息列反。又與世反。慶藩案文選。稽叔夜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

外者也。泄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

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量數音亮注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

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

上下夸歧。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

常之所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也惟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慮文昭曰所爭側耕任土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勞服也伯

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大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

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比通合前喻並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夫形之大者無適天地實

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物各有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其別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抑以

爲時無止困死與生皆時行新穎分无常困得與失皆分所稟分命終始无故困日新也

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困各自足也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

未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大而不多困亦無餘也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知量無窮困攬而觀之

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名稱其情升降不同故無窮也比若消物量無窮也證曷今故困曷明也今故猶

古今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曷明也既知小釋文證曷許亮反惟云往也向故遙而不悶困遙長也

撥而不歧困撥猶短也遙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釋文撥

專劣反郭而不歧如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家世父曰郭象注遙長也撥猶短也說文撥拾取也易疏慮至撥

遺訓致行喙息馬蹄富覽覽爲仁提跋爲義謂煩勞也知時無止頤知時无止困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

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愒悶短故爲跋也此結前時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困

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知分之无常也困察其一

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此結前分無常義也明乎坦塗此下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此下

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為死不以生釋文坦吐但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夫明乎坦然之

隨者生也不足以為欣悅其死也不足以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

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此結前終不愕五各反舍故捨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有限也驗知者乘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之當故不如也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懼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

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之智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

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別遺通一也故毫末雖小

性足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視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

釋文之倪五匡反徐音詣郭五米反下同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

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

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夫精小之微也。母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

不得同精微小也呼殿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釋文〕埤也李晉回反徐音孚謂感之殷股衆也慶蔭

云大中之大氣雖異並不掩有中天機自張各有便宜也〔釋文〕埤也郭芳尤反崔音哀之案勝大也故禮

不當調變異面反注皆同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釋文〕亦殊大小既異宜便

未超於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釋文〕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天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釋

文〕精粗七胡反下同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無形不

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釋文〕能分字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

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夫可以言辨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釋文〕不能論本或

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開哉〔釋文〕不能論作論是故大人之行

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釋文〕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

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不多仁恩無害而不自多其恩〔釋文〕慈憐類乎春陽而

無害應機而動不〔釋文〕為利干為不賤門隸〔釋文〕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釋文〕故措七故貨財弗爭〔釋文〕各使分定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

門僕隸不以爲賤也〔釋文〕故措七故貨財弗爭〔釋文〕各使分定於彼貨財會無爭競也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率性謙和用捨隨物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釋文〕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厥施為務在從衆也不賤佞諂素性忠真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家世父曰大人之

不導人以爲利何有貪汚也行凡五事本不害人非爲仁也無貴賤貨利之在其心何有辭讓也

而食不多食乎力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模彼貪汚者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郭象注未

能分明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夫高官重祿世以爲榮刑戮黜落世以爲

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遠憂寒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爲辱也家世父曰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承上言無爲而民自化仁讓無所施貪諂無所庸又何以爵祿戮恥爲也郭象云外事不棲

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故玄同也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爲定分互爲大小故細大何得有界限

即天地毫末之謂乎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

人故稱至德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小无已任物而已大聖之人有感斯應釋文无已音約分之至也約約之以至其分故

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圖者爲然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途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也

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外內也惡何也言

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性之中爲在性分之外釋文惡至音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

至何處所而有比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語也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實疑之義事而以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

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區

斯所謂倒置也夫榮華駁駁事出儻來而旋俗之徒妄生欣戚是以寄來爲貴得之所以以差觀之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而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

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

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註〕差別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丘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爲小則天地之與

不小矣故雖千釜萬際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家世父曰道者通乎人我者也物者心有所據以衡

持之皆有道故言之皆有本貴賤大〔釋文〕其稱尺蠲可勝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小辨爭反復而天下紛然多故也。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

相无。則功分定矣。〔註〕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唇齒

唇齒者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

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

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註〕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

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腳行五藏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爲可視而腳爲手行

哉相爲之功於斯誠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

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

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發亂也豈莊生之意哉。〔釋文〕

自爲。于僞反注內自爲。相爲皆同餘如字。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

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

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

〔註〕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

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

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夫天下之極相反者堯

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爲是故曰知堯桀之

獸驥驪鬪捕音步本又作狸力之牲音姓向同又音生殊技其絢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

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困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困鷓鴣也亦名隻狐是土鳥之

能提蚤蝨密視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是釋文鷓鴣尺夷反崔云鷓鴣與委鳥同夜撮七括反崔本

音早說文跳蚤鬻人者也淮南子鷓鴣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鷓鴣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文云鷓鴣

鷓鴣夜聚食今郭本亦有作蚤者崔本作瓜云鷓鴣夜聚人瓜於巢中也王引之曰鷓鴣字涉釋文內鷓鴣鷓鴣而

衍一埤雅引此已誤慶藩案文曰鷓鴣尺夷反崔云鷓鴣鷓鴣不為鷓鴣字作音則正文內本無鷓鴣字明矣淮南主術

謂之老鷓鴣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瓜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臆尺夷反司

詭也許注曰鷓鴣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王引之云揆之事理當以許注為雅馴臆尺夷反司

馬云張也崔音跋又師慎反本或作眼慶藩案釋文眼或作眼疑作眼者是也說文眼怒目也眼合目也眼目

則無所見矣隸書真或作真冥或作冥形相似而誤管子小問篇桓公矚目而視視矚矚已疾韓子守道篇矚目切

齒傾耳淮南道應篇矚目傲然擡臂拔劍今本眼並誤眼皆其例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困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

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

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困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安為偏執

心為是不見己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源是非無主故釋文師是或云師師治直吏反

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暗於斯趣故言未明也。困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

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困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非非師治

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困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困若夫師是而非非師天而无地語及於此而釋文不舍音捨帝王殊禪二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困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

互不合天時或悖俗未歸絕於人事是以之增慕堯舜

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殺身如比之流謂之慕也

〔釋文〕慕夫也下如字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徒

夫千戈揖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

之門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

以不同也

〔釋文〕

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詞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女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大小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釋文〕女惡音後放

此下音烏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

柰何猶如何也河伯聽領高義

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遲開解釋我欲處涉人世編衡修德於何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退趣舍兼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也〔釋文〕反衍

如字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反覆

芳服无

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爽於道

而後也夫修道之人應須放任而後乃拘執

大蹇

向紀鞏反徐紀偃反本或作與天道蹇崔本變作皖云猶洽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成多或散無以為少故

〔釋文〕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

則不齊於道

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齊物若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釋文〕參初林

巖乎若國之有君其

无私德

公當而已

〔釋文〕巖乎魚檢反

祭之有社其无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

〔釋文〕繇繇音

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矜域

〔釋文〕繇繇音

〔釋文〕繇繇音

窮量若虛空豈有矜界限域也

〔釋文〕泛泛又作汎

〔釋文〕泛泛又作汎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釋文〕掩御羣生反之

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濟庶品平往而是謂无方無方

故能以萬物為方警彼明鏡方慈幽谷恒機百變無定一方也萬物一齊孰短孰長萬物參差亭毒唯

性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帶之物安計死

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之不變警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年不可卑欲舉之令去而不能時

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

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用耳夫生誠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夫流

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如頃刻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間

則取其自化矣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若使

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北海若曰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

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有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

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深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

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釋文五藏才原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外篇 秋水第十七

二五九

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

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

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

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察察乎安危順之而不

可逃處之。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

寧安也得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已。

雖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

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

害。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

大宗師云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

天然之性韜之內心人事所順涉乎外

德在乎

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恆以自然為本

居於虛極而不費其性動而寂者也。

釋文之之行如躡躡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躡躡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污隆或屈或

伸會無定執趣人。

釋文躡躡持革反。

又音屬。屈伸申。

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挂萬物而

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雖復混跡人聞而心恆疑靜常居福要而反本量

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何謂天。何謂人。

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庶希後答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腳非關人事故謂之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

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體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无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

天理滅矣。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歸終之可也。若乃穿馬絡，命其安在乎。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腸膽而驅龍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且夕矣。夫命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无以得殉名。

其真。夫愚智天壽窮通榮辱寒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夢

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憐是愛向之名，變是一足之獸，其形如跛足，似人腳也。變則以少企多，故憐蛇。蛇則以有羨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暗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暗有無，無勞企羨，故以自之自，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蛇。有形而適樂，隨風無質而冥味，風以飄飄而自在，目以矯矯而騰騰，故以在外。釋文：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而明顯，憐心處內而暗慕，欲明物情，顛倒妄起，哀憐故託變蛇以救其病者也。釋文：夔，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憐音玄，音玄司馬云馬蛇。蚊，憐蛇也。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憐音玄，音玄司馬云馬蛇。蚊，憐蛇也。

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實幽為神遊外。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跨踔而行。

予无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跨踔，跨也。跨以一足跨踔，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

問庶類。天機也。釋文：跨，動甚反，郭莫減。卓，本亦作跨，同。跨角反。李云跨卓行貌。盧玄昭曰：今本卓作跨。慶藩案卓

（跨，救角切）說文：跨，竹角切。特止也。徐鉉繫傳：特止卓立也。通作

越連廣雅：越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救角切）蹠，蹠越絕也。義並同。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

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

知其所以然。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霧散雜而下，其

起問，故以天機直答必。釋文：唾，吐臥。噴，督閱反，又芳奔。如霧，音務郭。可勝，音升。慶藩案：文選陸士衡文賦

然之理於此自明也。釋文：唾，吐臥。噴，督閱反，又芳奔。如霧，音務郭。可勝，音升。慶藩案：文選陸士衡文賦

武貢反。可勝，音升。慶藩案：文選陸士衡文賦

注引司馬云天機自然也。釋文闕

外篇 秋水第十七

二六一

蛟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蛟以衆足而靈蛇以無足而靈然靈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

問。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

知慮魄然忘其所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釋文倛然七本反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

發助也蓬蓬風聲也亦飄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此問庶聞後答也釋文蓬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家世父曰玉簫似會也所以行者足也風曰

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

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爲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浪海然人以手指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

角乍騰則大廈爲之飛揚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微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閑泯是非於羣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

能之類亦有作踏字者鱸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創也本又作踏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家世父曰李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釋文鱸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創也本又作踏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家世父曰李

楚縣吾前大燕鱸吾後勁藕鉤吾右榻倏注鱸跋也言蹴踏於後也折大之舌蜚大音飛又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絃

歌不憊。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會侵暴匡人孔子說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刻與陽虎同暴匡邑刻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

刺爲御謂孔子是隔虎重來所以與兵〔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反邑也衛人譏圍孔子以爲隔虎

圍繇孔子達窮蹙之命故絃歌不止也〔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反邑也衛人譏圍孔子以爲隔虎

虎實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刻時與虎俱後刻爲孔子御不悞本又作輟至匡匡人共譏刻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釋文〕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

娛也〔釋文〕娛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釋文〕入見賢編孔子曰來吾

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釋文〕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

求諱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

諱諱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欲

顯明斯理故寄之窮〔釋文〕吾語魚據反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

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釋文〕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釋文〕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

紂之時而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遲知有斯得失也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釋文〕情各有所安〔釋文〕情

所安而忘其怖〔釋文〕蛟音漁父音兕反徐履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

者聖人之勇也〔釋文〕聖人則無所不安〔釋文〕聖人知時命建窮通故勇敢於危〔釋文〕大難乃且由處矣

吾命有所制矣〔釋文〕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羸里無異於

紫極閒堂也〔釋文〕虛安也制分限也告勸子路令其安心〔釋文〕閒堂音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

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釋文〕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隔虎故

〔釋文〕无幾居起反將甲如字本亦〔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

為至達已

圖

姓公孫名龍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賦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

不可然為不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司馬云龍趙人少學詩照長而張丈之行下孟之知音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圖

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

子之言忙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

識論不知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嫌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如字本亦作關吾喙昌鏡反又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墜井之

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然物外識孫龍之

發辯鑿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舉蛙蟹之兩臂明二子之勝負墜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科斗蟹也

井中累磚也跗蹠跌也蹶顯視也軒井中亦蟲也亦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蟹也該臂下也頭口

下也東海之鱉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

鱉而不懼云我出則跳梁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磚之匠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沒足顯瞻蝦蟹之類

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釋文隱机於斯大息音泰墜井音陷之鼃形似蝦蟆慶諸案荀子正論篇注引司馬云

鼃與釋文小異之鱉必誠反字吾樂音洛下之跳音井幹古且反司馬云井欄也諸詮之音西京賦作韓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擅專也時安也蛙呼爲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堦井之樂天下至足其

也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名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明大之不遊於小

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從容也七尺曰仞鼃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從巡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比未

是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度以堦井爲至無乃劣乎釋文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頃少時也久多時也

先焉先謂宣其言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龜有神異

故朝之而下可以決吉凶也感之以笥覆之以巾赫之廟堂用古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全生釋文中笥

遠害曳尾於泥塗之中豈欲刺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邪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毅然而不顧之矣釋文中笥

或音司而藏之李云藏之以中一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大夫率性以答莊生適可生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性各有所安也莊子保高命之靈志貴山海之逸心類屬雉之養

無為也性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贈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惠子相惠亮反梁

相梁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子才高德大王必禮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二日二夜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實錄心靈恐怖慮有危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

文子恐反搜字又作搜或作度所求反李悉濤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盧文昭曰今本作搜莊子往見之曰

鵯鷦子知之乎夫鵯鷦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鵯鷦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鵯鷦鷦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食也醴泉泉甘

味如醴也奮怒而拒物聲也惠施恐莊子奪己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

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獲之禽偶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風凰譬惠施

憐溺榮華心貪國相豈釋文鵯鷦於袁醴泉音禮李云嚇本亦作呼同許嫁反又許伯反司

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釋文鵯鷦乃鷦鳳之屬也醴泉泉甘如醴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

云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嚇以腐鼠為美仰嚇

猜疑莊子釋文嗜時志好呼報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亦有莊

惠遊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言是釋文濠梁本亦作濠音同司馬云濠水名也石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之樂也。

鯈魚白鯈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

〔釋文〕鯈魚。徐音條說。

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鰕黑鰕郭注即白鯈也。一音條謂白鯈魚也。

盧文從容。七容。音洛注。魚樂。下皆同。

惠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惠施不體物性安起質。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何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釋文〕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其本宗給〔釋文〕以難。

乃且

莊子曰。請循其本。

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辯以難。〔釋文〕以難。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

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子曰。子非魚也。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不知我。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彿知魚之適樂。豈照羣品。豈入水哉。故寄〔釋文〕方復。扶又。其處。昌慮。

莊惠之二賢以標論之大體也。〔釋文〕方復。扶又。其處。昌慮。

外至樂第十八〔釋文〕以義。樂音。名。樂。樂。格。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

比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賓字之中。〔釋文〕至樂。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釋文〕至樂。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音路藩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歎也

今奚矣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

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

自贖釋文奚惡鳥路反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

色音聲也

天下所尊者無錫富足財寶貴戚榮華壽命數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

天惡也

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

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途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羸癯

夫富者

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夫富豪之家勞神苦

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故

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夫位高慮遠殺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誠可苦否勞形怵心無時暫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

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夫稟氣頑癯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憊悶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釋

文惛惛音昏又音門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

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誠善則適當故不周濟也夫

忠烈之士忘身殉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

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

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釋文蹲

七旬反郭音循音旬又勿爭爭屬之爭下同家世父曰外物篇跋於歎水釋文引字林云跋古踰字史記貨殖存又趣允反音聲傳下有跋踰徐廣云踰古作跋玉篇足部跋退也足部跋退也跋退字同漢書巡行

郡國作循行踰循猶跋也慶藩案踰循即跋巡廣雅跋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跋題漢鄭固碑同小問篇作跋循荀子同晏子問篇作跋循又作跋循漢書平常傳贊作跋循萬章傳作跋循二種注作跋循字異而

義實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无有哉故當緣督以為

經也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

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物耳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

哉吾以无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以色聲為樂者未知快定有此樂不若

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玉為上樂用美言佞善

為合譽以無為恬淡寂寞虛夷為憂苦故知至樂以无樂為樂至譽以无譽為譽也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无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夫有為執備執是執非而是

非而是非定者也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

活身心終其天合唯無為近在其中者矣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

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雨无為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

時而滯也天無心為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為寧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芒乎芴乎而无從出乎

為雨儀相合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已

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釋文）芒乎李音荒又呼芴乎音忽芴乎音忽芴乎音忽乎音忽而無有象乎音忽而無有

爲之象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覆論芴芴互其

文耳 慶藩案芴芒即芴荒也（爾雅太歲在己曰大荒落史書厥書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

一作荒）淮南原道篇辟開霧驚忽恍高注忽恍無形之象文選七殺李注引淮南

正作芴荒人閒篇曰芴芴乎芴荒之上賈誼賦寥廓忽荒今與道翔翔是其證

爲殂。皆自殂耳。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

植貌案爾雅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釋文）萬萬職職司馬云職職猶

別 盧文弨曰舊猶爲值今改正

也孰能得无爲哉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虛廓而升降生化而無不

哉官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惠二子爲浚水素交莊子則方箕

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踞鼓盆而歌箕踞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

踞 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共妻居處

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釋文）長子反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

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釋文）无概古代反詞馬云概也又音管哀亂貌察其始而本无生

概然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釋文）无概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無形質

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概然驚歎也

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初始本

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諧

此乎。或行盜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

（釋文）愧遺

唯委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

乎。或遊學他鄉衣糧

（釋文）凍反

餒反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春秋猶年紀也

年者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釋文）援音

枕而針鳩反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

（釋文）

見夢賢鑑反

莊子曰。然。

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夫死者魂氣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

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釋文）從然

徐子用反樂逸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

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

（釋文）復生

音服又扶反

髑髏深躡蹙蹙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閒之勞乎。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

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深躡蹙蹙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蹙蹙蹙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人之勞而棄南面王之樂

耶 （釋文）深躡蹙蹙本又作頗又作類

於葛反李云蹙蹙者愁貌

而復扶反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

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

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

言出管子之書孔丘〔釋文〕褚小〔褚許反〕慶藩案玉爲褚裝衣也字或作紵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
善之故引以爲譬也〔釋文〕褚小〔紵說文繫傳褚衣之聲也集韻臺也字或作紵說文紵臺也所以感米又曰播
載米貯也繫傳曰貯臺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 綆 格猛反 汲 居及
寔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囊物亦可以囊人者也 綆 汲 反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

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
不當〔釋文〕所適〔適或作適〕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二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味時燒着異世執持聖道
不逗機終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釋文〕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 盧文弨曰今而重反 舍內 音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

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郭外曰郊〕

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
而妄以爲瑞臧文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臧文仲用爲神

鳥非關管侯但欲鳥於魯〔釋文〕且女〔音汝 後同海鳥 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似鳳凰〔慶藩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海鳥爰居也 太 御而 音 觴 音 于 廟 司馬云飲之 九韶 常造
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引鳥下有卽字爰居作鸞 不若釋文之詳 御而 音 觴 音 于 廟 司馬云飲之 九韶 常造
樂 名 鳥 乃 眩 視 憂 悲 不 敢 食 一 鸞 不 敢 飲 一 杯 三 日 而 死 〕

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釋文〕眩〔玄福反司馬視如字徐里轉 市至反 鸞 反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
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鳥養養鳥也〔詔樂牢饌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鰻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

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鰻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壇 陸 謂 諸 也 鱸 鰻 謂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 〕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寗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栖茂林放洲儲食魚子浮紅網逐羣飛自閑〔釋文〕壇〔音但云水沙灘也 食之 音
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奉己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 〕

鯀音驚又音攸李徒由反一音由隨行尸剛委於危地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

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

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奚何也繞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

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釋文說說乃交咸池堯樂之樂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音惠又魚處水

而生入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

異豈唯二種釋文其好呼報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先古聖人因循物性

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

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諸列子行

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各以所遇爲樂攬拔也從傍也繫窳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

生以死爲死生死各執一方未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盧文昭曰殷敬順列子天瑞篇

足爲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盧文昭曰殷敬順列子天瑞篇

案道從當爲道徒之誤從徒形相似故居聲反徐紀偃反又起處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慶諸案擬正字作

徒誤爲從列子天瑞篇正作食於道徒反司馬云拔也或音厥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慶諸案擬正字作

馬訓爲拔也亦通作牽據說文據拔取也據爲據之借字故司

光曰牽猶拔也釋文牽九聲九聲季布傳牽旗者數矣奇注亦曰牽猶拔也若果養乎予果歡

平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倫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釋文若果一本作汝果元司馬本

死予果元嘉本歡平司馬本作歡平呼聲謂生也俞樹曰養讀爲意爾雅釋詁意憂也若果愈乎予果歡乎意

幾居豈可勝音升得水則為鼈調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釋文得水則為鼈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

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虛文昭曰古絕字當作繼此鼈乃繼字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本作繼言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士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疑作續斷者是也說文蠶水鳥也爾雅牛骨

郭注引毛詩傳水鳥也如黃斷寸寸有節黃續字即本草之云續斷寸寸釋文得水士之際則為鼈戶類因反又音實李紳軫反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

衣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鳥也一名釋鳥隨燥陸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陵鳥得鬱棲

老變為糞土也則為鳥足糞糞復化生鳥釋文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司馬云鬱棲蟲名鳥足草名

中則化為鳥足也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鳥在糞化為鳥足也家世父曰爾雅茱萸馬寫郭注今車前草江東呼為蝦蟆衣爾雅疏寫郭注今傳為一日水鳥一日馬鳥一日釋鳥二者同類而所生不同陸機詩疏黃澤鳥葉

如車前圖經亦云釋鳥生淺水中則陵鳥生於陵屯當別一物釋文引司馬云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為車前改名陵鳥車前生道邊亦云不生陵屯也鳥足之根為蟻蟻

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蟻蟻蟻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釋文鳥足之根為躡音躡音曹司馬

云蟻也慶藩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司其葉為胡蝶音躡司馬云胡蝶蚋蝶也草胡蝶胥也一名胥

馬云為足草名生水邊蟻蟻也與釋文異化為蟲化為草未始有極胡蝶胥也一名胥釋文曰

胡蝶胥也一名胥比失其義當聽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得擗千日為鳥兩文相對千日為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為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也得其義矣家世父曰釋文引司

馬云胡蝶一名胥也變胥也不當為胡蝶之名爾雅蠅鳥蠅郭注大蟲如指似蠅毛詩傳蠅桑蟲說文蠅蜀葵中蠅也廣志蠅蠅有五色者槐蠅有采有角爾雅所云桑榆檮檮檮樂樂蘆蘆皆蠅類也老而成蠅則為胡蝶胡

蝶生卵就火取溫又成蠅生於窻下者就溫也博雅云蠅生卵郭注爾雅蠅蠅即蠅蛾疏謂蠅蠅所變是也胡蝶與蠅蠅之屬互相化胥也云者謂互相化也博雅原蠅其蠅蠅此云蠅蠅之假借字

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鶻擗鶻擗為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釋文化而為蟲

生於窻下司馬云得熱其狀若脫它括反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好也慶藩案集韻其名為鶻擗其俱擗反

生於窻下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十七薛引司馬云蟲新出皮悅好貌與釋文小異其名為鶻其俱擗反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固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固之妍醜。命之脩短。及貧富

貴賤。愚智窮通。一豪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為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

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固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固物者。謂資貨衣食。且夕所須。夫

限不可無。匪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資衛不足者。世有之矣。〔釋文〕物稱反。有生必先无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

之矣。固守形太甚。故生亡也。固既有此。得生而不能。盡形遺智。愛形太甚。〔釋文〕无離。力智反。大甚。音生

之來不能。能。其去不能止。固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固生死去來。委之造物。悲夫。世

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固故彌養之而彌失之。固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

悲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固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固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

固莫若放而任之。固夫聽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

矣。固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固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夫目見耳聽。足行

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

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固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固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

問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元妙。〔釋文〕則幾。依其。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

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固所以遺棄之。固人世虛無。何足損棄。生匪空幻。何足遺忘。故棄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固俱不為也。固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固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固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固

所在皆成無常處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家世父曰合者息之機也消之斯也

散則復反而歸其本而機又於是息焉故曰成始終則有始天行也所以能移不主故常以

成其大〔釋文〕常處昌慮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化而與物俱遷

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相助也夫道之又道乃日精之又精〔釋文〕相天息亮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釋文〕還輔其自然也其心虛故能御寒實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聖名

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其人老子弟子號道抱德故繫寇詢之也窒塞〔釋文〕關尹

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歷伏行世混迹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釋文〕關尹

關令尹不窒珍悉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釋文〕關尹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冥於

故火不能災一於〔釋文〕蹈火徒報請問何以至於此總結前問意也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寒暑

高卑故心不恐懼〔釋文〕蹈火徒報非知巧果敢之列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釋文〕非知音

本或音居予語女命繫寇令復坐〔釋文〕予語魚據女音伊後同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

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釋文〕

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常遊於極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化而受

形任變化之妙本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

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釋文〕焉得於處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

然之境遊遊乎造化之場壹其性。固飾則二矣。率性而動故不二也養其氣。固不以心使之。吐納虛衷故愛養元氣合其德。固不

以物離性。固與元德冥合也以通乎物之所造。固萬物皆造於自爾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固

自然。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固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其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

神凝照會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釋文〕无卻去逆反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

是故選物而不懼。固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况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雖復因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絲慮神照凝全既而乘

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固〔釋文〕之墜字或作隊同直類反後皆同家世父曰始音獨又選音悟郭音楞爾選於外物而情無懼懼守乎氣而終養乎神道家所謂鍊氣歸神也乘亦音獨又選音悟郭音楞爾繩音繩詭音詭反雅云選許也郭

文昭曰今本作選不懼之涉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固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固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固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復讎者不折。鑊干。固夫

干將鑊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固此第二論也干將鑊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

故物莫〔釋文〕鑊音莫本干李云鑊耶干將皆古之利劍名吳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之害也。固亦作莫干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鑊耶鑊耶干將妻名也雖有忮心者不

怨飄瓦。固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飄落之瓦。倒爾傷人。雖忮逆。偏心之夫。終〔釋文〕

忮心之歧反郭李音支飄瓦匹遙反郭李云落也雖復扶又反丁仲是以天下平均。固凡不平者由有情故

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固无情之道大矣夫海內清平。遊荒靜息。野無

蓋由比無為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固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

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開天者

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

也。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既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養生無僞者也。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養生無僞者也。

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痾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接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

馮老公以竿承蟬如釋文痾郭於馮反李徐居僂郭音纒李承一本作美慶儲案承讀為拯說文作拊也。釋文掇作承崑志堂改承為拯云音拯救之拯復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子夏掇作拊拊取也。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旋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孺為承今方言作拯宣十二年左傳曰目於晉井而拯之釋文掇作承云音拯蝟音條丁居反皆引取之義也。蝟音條猶掇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也。於斯故問其方也。

道也。五六月累丸一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雙手停審故所失不多。釋文五六月蟬時也。累丸劣彼反下同司馬

也。慶儲案列子釋文引司馬云累者錙側其銖音殊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多。時院謂累丸於竿頭也與釋文小異者。錙側其銖音殊。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多。

猶久累丸微多所承之蠅十失其一也。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之蠅十失其一也。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是以承蜩。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拘謂新發枯樹猶如俊擗。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

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釋文若厥本或作蠶株音拘其俱反郭音俱李云厥豎也豎若疑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釋文若厥同其月反錄株拘也。盧文弨曰也字未刻依宋本補。家世父曰列子黃帝篇作若厥株拘注云株拘斷木也。山海經海內經蓬木有九鬮下有九拘郭璞注

蠅枝回曲也。拘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株拘者近根盤錯處。厥者斷木為杙也。

外篇 達生第十九

二八一

外篇 達生第十九

身若籛枝臂若槁木之若槁苦老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蠓翼之知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

心唯在蠓翼蠓翼之外無他絲慮也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蠓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側

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蠓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為不得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

僂丈人之謂乎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乘蠓妙凝神〔釋文〕不分如字俞樾曰疑當作疑

見者驚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津人操舟若神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怪因以為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擬也顏回嘗經

〔釋文〕操舟七曹反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

而後能耳顏回問可學否答曰好游涉者數習則〔釋文〕數能音朔注若乃夫沒入則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沒入人謂能驚沒於水底注云謂驚沒水底驚鷗子也謂津人便〔釋文〕驚音木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好水數游習以成性遂使顯

顯覆亦如車〔釋文〕之覆芳服反猶其車卻也元嘉本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

不得入其舍為句方者並也方之本義為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俞盡矣揚偉曰

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備與僅佗今師古注曰方謂並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也今

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

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

而不得入其舍音惡往而不暇音所遇皆閒暇也音率性操舟任真游水心無矜係何往不問釋文惡往

可據以訂正音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音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音注射

鳥閒暇音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音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音也音

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壞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

黃金賭者既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肆人以忘聲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

矜之則拙忘之則巧釋文瓦注之樹反李憚徒丹反又音丹又丈且武典反又音昏又音門本亦作殢說文

最諸學者幸志之焉釋文瓦注之樹反李憚徒丹反又音丹又丈且武典反又音昏又音門本亦作殢說文

本殢作殢舊音也作矜也說今據本書改正音慶諸案張連也又呂覽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殆疑也音見襄四

年公羊傳注音亦迷滅之意黃金投者之投不別見呂覽高注亦云無考列子黃帝篇以瓦播者厥淮南說林調

莊子而不作投字音所要音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音夫欲養

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音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音田開之見周威公

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音學生者務中適釋文田開之音李云開之音周威公音崔本作周威公音俞

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此周威公殆即其人乎索隱按系音祝腎上之六反下市軫反字

本西周桓公名揭威公之子東周惠公名班而威公之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音祝腎又作緊音同本或作賢學

生司馬云學養音務中音丁仲反下章音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音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

生之道也音注而中適同音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音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

采於周諱曰威也素聞祝腎學生之道開之釋文吾子與祝腎游音司馬本以吾子腎上音田開之曰開

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音開之謂祝腎為夫子拔簪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

人事師皆撻音釋文操音七曹音拔音蒲未反徐甫末音簪音似歲反徐以醉反郭矛稅反李尋悲反信醉反音亦何聞於夫

子音絕音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音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音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音釋文而鞭音如字

也。未語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齒長老而形色

不喪久處山林釋文單豹音善李云單豹隱人姓名也而水飲元嘉本有張毅者高門懸薄无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懸薄垂簾也言張毅是疏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騁參謁趨走慶弔

形勞神弱困而不休釋文孫音薄无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李云走往也

於是內熱發背而死釋文孫音薄无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李云走往也

但術義字耳呂覽必已篇曰張毅好恭文門閨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人聞篇曰張毅好恭獨

宮室處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趨徒馬聞皆與仇禮然不

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一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

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釋文去其起

反仲尼曰无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注云入既入矣而又藏无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是過於出也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

立也柴木也不需於出不需於處出處雙遣如槁二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因

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

敢去豈不知釋文畏塗司馬云阻險道卒徒子忽亦知音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

之問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

其類以象非惟精對也柳蔓縷僕並字異而義同呂氏春秋喪節喪儀以督之其字亦作僕釋文所引或說以
僕為蔓髮字是也餘說皆失之 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云膝猶案也補猶案也聚僕器名也今塚壙中注為之
疑插與輻同發插即畫輻也喪大記所謂葬用輻者是也聚僕曲簿也荀子謂之簿器喪大記所謂歛居八筐大
夫六筐士四筐是也輻者所以載柩故曰豫插之上筐符納之樽內棺外故曰聚僕之中皆大夫以上飾葬之具
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

見公即桓公小白也改獵於野澤之下而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 公反諛詒為病數日
括懼執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不出諛詒是憚急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 釋文去反一本作公反 盧文 諛於代反郭音照說文云可惡
詛詒鬼鬼憂惶而歸途成病患所以不出

詛吐代反郭音怡李音臺司馬云 數日所主反司馬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
懽倦貌李云諛詒失魂魄也

能傷公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病來問之云公安條 釋文皇子告敖
在心自遭傷病更有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達其邪病也

也俞樾曰廣韻六止子字注複姓十一莊子有皇子告敖則以皇子為複 鬼惡音 夫忿瀆之氣散而
姓列子湯問篇末載鏡鑄劍火流布事云皇子以為無此物殆即其人也

不反則為不足夫人忿怒則瀆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 釋文忿拂粉反李 瀆敷六 之氣散而不反
不歸於身則心虛勢犯神道不足也

則為不足李云忿滿也瀆結聚也精神有逆則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曰不足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心中枯懼鬱而好怒
主神靈之宅故悉 釋文上時掌反 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七向反李云陽散陰凝 不上不
當身心則為病

下中反丁仲 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爭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公問所由 沈
而攻心精神主故病也

有履竈有髻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 釋文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漏神名
神其狀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有同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竈有髻相次也沈當為熾熾從其聲沈從尤聲兩音相近詩葛藟其命匪諶說文心部
引作天命匪忱常棟篇和樂且熾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並其證也熾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

沈矣白華篇即熾於熾毛傳曰熾也熾同類故以熾有履竈有髻並言之耳鄭辨諶字竈諶即熾之段字
僕書古今人表作齊世世亦熾之段字李善注文選鄭陽上吳王書曰熾今沈字又住答賓戲曰熾古沈字然則

沈字然則

以沈爲雉即音結徐胡節反郭音能李音吉司馬云雉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 戶內之煩壞

以爲爲雉也音結徐胡節反郭音能李音吉司馬云雉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 雷震處之門戶內糞壤之中其 釋文 雲音庭又音挺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蠱躍之

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蠱躍狀釋文 倍 音裴徐阿鮭 反徐胡佳反 蠱 音黠 躍 音騰 司馬云倍阿

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戟釋文 倍 音裴徐阿鮭 反徐胡佳反 蠱 音黠 躍 音騰 司馬云倍阿

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釋文 倍 音裴徐阿鮭 反徐胡佳反 蠱 音黠 躍 音騰 司馬云倍阿

作狗頭一云神名也 水有罔象注云狀如小兒黑色赤 釋文 罔象如字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 丘有

莘其狀如狗有 釋文 莘本又作莘所中反又音臻司 山有夔大如牛狀如 釋文 夔求龜反司馬

一野有彷徨其狀如蛇 釋文 方音傍本亦 皇本亦作皇同司馬云方皇狀如蛇兩 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桓公見鬼本在傳中 釋文 委於危反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穀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

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駭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

見正是釋文 朱冠 司馬本作俞冠云俞 惡聞雷爲駭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

此也國之冠也其制似 惡聞雷爲駭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惠去

而性得者達理也聞說委蛇情中屬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 紀消子爲王養鬮雞姓紀名消

守隨字讀之爲齊王養雞擬鬮也此章明不終日而情抱慙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消子爲王養鬮雞姓紀名消

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釋文 紀消 所景反徐所幸反人 爲于僞王司馬云齊王也 俞僞

事云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鬮雞則非齊王也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僑而恃氣養鬮雞則非齊王也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僑而恃氣養鬮雞則非齊王也

〔釋文〕猶應。應對之。騫許丈反。本景於領反。又如字。李

速疾意氣強盛。心神向動。故未堪也。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釋文〕幾。盡也。都不矚矚。心神安

難之妙理。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矣。〔釋文〕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

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釋文〕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釋文〕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

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呂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

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蓋是寓言。談適其實耳。鼉者似龍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

激。遂使激湍騰沫四十里。至於水。〔釋文〕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礮石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

族。向不能游。况在陸生。如何可涉。〔釋文〕呂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慶藩案。太平御覽

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轉引司馬。縣水音玄。三十仞。音刃七。流沫。音鼉。元音鼉。徒多反。鼉字又作鼉。見一丈夫

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釋文〕激。湍。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

接〔釋文〕有苦。如字。司馬。拯之。拯。救也。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釋文〕塘。岸也。既安於

歌自得逍遙。〔釋文〕數百。所主。被髮。皮寄。行歌。司馬本作行道。道常行之道也。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釋文〕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

亡。吾无道。〔釋文〕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謂。汝為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曰

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釋文〕長乎。丁丈反。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釋文〕磨。磨也。而旋入者。齊也

回伏而涌出者。汨也。〔釋文〕磨。磨也。旋入者。齊也。回復騰。而反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釋

文〕與齊。司馬云。齊向水如磨。齊也。郭云。磨。磨也。而旋入者。齊也。慶藩案。齊物之中央也。呂刑。天齊於民。馬注。齊

郊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與司馬訓爲回水如磨之義正同與汨胡忽反司馬云漏波也鄭云回伏而漏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

任水而不任已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變此吾所以蹈之也更無道術孔子曰

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未聞斯旨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

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

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此之二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

者驚猶鬼神不似人所作也虎形刻木爲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鬼神所作也釋

文梓音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俞樾曰春秋襄四鐻音據司馬云樂器也似夾鍾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爲焉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有繫絲

損耗神氣必齊戒呼報反司馬云損也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日既多心靈漸靜

忘釋文非譽音餘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无公朝視公朝若

無則跋幕之心絕矣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精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輒然丁協反輒无公

朝直遙反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滑亂也專精內巧之釋文骨消如字本亦然後

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

也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釋文成見賢邇材中反則以天

合天。固不離其自然也。

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也。

審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固盡因物之妙故。

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所以錄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乘則心勞而自拙也。

〔釋文〕是與。音餘。東野稷。

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也或云

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為組織織文不能過此之妙也。

〔釋文〕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

以御見。賢。反。莊公也。或云

內篇曰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問於蘧伯玉則不與魯莊同時當是衛莊公。俞樾曰荀子哀公篇載此事莊公作定公顏闔作顏淵則為魯定公矣。

中繩。丁仲反。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

使之鈎百而反。

任馬旋回如鈎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釋文〕使之鈎百而反。司馬云復自矜其能圓而驕

之。如鈎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顏闔遇

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釋文〕顏闔。戶願反。元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

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旋規也。規圓也。稽。音。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

〔釋文〕工倕。音。又。旋而

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音。難。司。馬。本。矩。作。羅。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羅。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為。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物。化。之。不。以。心。稽。留。也。

故其靈

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釋文〕不桎。之。實。反。司

馬云之易反。以。駁。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釋文〕足屨。九。住。反。司

要帶一。適。反。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

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忘要。帶。理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

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

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外不從事。乃與

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

始本也。夫體道忘。本。性。常。適。非。由。感。物。

而後歡樂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有孫休者。姓孫名休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

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踵門也。詫告也。歎也。不能遠道而怨。遠

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於危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

田於平原。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虞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廢好爵。遺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實棄。有何罪於上

天荷遇斯。〔釋文〕踵門。章勇反。司而詫。救駕反。又呼駕反。郭都駕反。司子扁慶子。音篇。又符珍反。李臨難乃且

之運命。〔釋文〕踵門。馬云至也。而詫。馬云告也。李本作託云屬也。子扁慶子。音篇。又符珍反。李臨難乃且

寔於反。惡遇。音烏。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關付自然也。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

皆塵垢也。〔釋文〕芒然。武剛。彷徨。元嘉本作。逍遙乎无事之業。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心之貌

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遙是任適之稱。而塵染不染。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長

綏放於羣塵之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接物施化。不特藉於我。我勞長養。〔釋文〕長而。丁丈反。今汝飾

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伊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汗。穉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

如擔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釋文〕飾知。音明汗。烏若揭。其列反。又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无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途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釋文〕九竅。苦甲。跛。波我反。盧文

信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遠往。無勞辭費。〔釋文〕九竅。苦甲。跛。波我反。盧文

反說今蹇。紀。蹇反。又紀。傷。而比。如字。又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孫休聞道而出。扁

之問子。慶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門人問。其嗟嘆所以。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

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孫休類來踵門而說述己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元之德而器小言大處有漏機恐其驚迫更

增其惑是以呼喚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

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

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生之嘆終成虛假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

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

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此愛居之鳥非應蟻之物魯侯監賞餐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釋文〕說之音悅為具于偽奏九韶

元嘉本作奏韶武以樂音洛食之音嗣委於危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俞鶴曰委蛇未詳何物李云

今案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鰌鱖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

二字下句便不貫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

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无驚乎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鷄小鳥也鷄

寒謙少明之人應須款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元妙之言何〔釋文〕款啓李云款空也啓開也鷄

異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鷄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鷄

音鷄字又作鷄音晏盧

外山木第一十一〔釋文〕舉事以名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

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既同曲體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釋文〕山中釋名

尊則議

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奪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釋文) 則劉子反本

盧文弨曰今本作挫 慶藩案挫當為劉今本作挫後人誤改也說文劉折傷也呂覽必已蕭高注劉缺傷也

淮南修務篇頓兵挫銳高注劉折辱 (亦後人所改) 劉非挫辱之義此作挫非 俞樾曰讀當讀為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劉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

政篇亦或以讀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嚴則民不相私讒亦俄也謂法制不傾喪也又或以讀為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為儀亦俄也謂

君法傾喪則當禁使不為也 有為則虧賢則謀虧損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

而必乎哉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家世父曰乘德而浮遊

則虧互相因也賢則謀不肖則欺各相炫也不可必者莫知禍福生死之所自來也 悲夫歎聲

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言能用中平之理 (釋文) 之鄉 如字一音 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姓熊名宜僚 隱於市南也 (釋文) 市南宜僚 了蕭反

反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為號也李云姓熊名宜僚案左傳云市南有熊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先王

季文王先君謂 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離散也居 (釋文) 無須臾離 力智反絕句崔本無離字

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覽慎人篇毋眠不居高誘訓居為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

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

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 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尙行而患慮愈深矣 (釋文) 居然 崔讀以居尙行 下孟

夫豐狐文豹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 (釋文) 豐狐 司馬云 豐大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

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日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戒慎也隱約猶隱

約也且明也胥皆

也言雖飢渴猶酌明且無人之時相〔釋文〕胥疏如字司馬云胥頌也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望疏草也命於江湖之上扶疎草木而求食也

望疏草也今案江湖之上舟車之所駛也應開之所都也豐狐文豹未嘗求食江湖之上故曰定胥疏疏也言足跡之所未經也舊注似皆失之〔慶藩案〕胥疏二字古通用胥即疏也宜十四年左傳車及於蒲胥之市呂氏秦

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羨蛋無胥魏策作無疏是其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其皮爲之災也〔機辟〕置罟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置〔釋文〕機辟〔機辟〕亦〔機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剝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洒心忘智也去欲忘貪也無人之〔釋文〕剝形〔音枯廣雅〕去皮〔起呂反〕

去君洒心〔先典反本亦〕去欲〔如字徐〕欲令〔力呈反〕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野也君既懷〕

道民亦還道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義宜也〕猖狂妄行〔猖狂〕妄行〔猖狂〕

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吾願君去國〔能蹈大方之道〕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柰何〔真謂欲使之南越〕

君无形倨〔形倨〕躡躑〔躡躑〕之謂〔勿特高尊〕无〔音據〕司馬云〔音據〕無倨〔音據〕其形〔躡躑〕之實反又〔礙〕无留居〔礙〕

留居〔留居〕之謂〔隨物任運〕无〔釋文〕无留居〔司馬云無〕以爲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安得而至焉〔載也〕

外篇 山木第二十一

二九五

〔釋文〕胥疏如字司馬云胥頌也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望疏草也命於江湖之上扶疎草木而求食也

望疏草也今案江湖之上舟車之所駛也應開之所都也豐狐文豹未嘗求食江湖之上故曰定胥疏疏也言足跡之所未經也舊注似皆失之

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羨蛋無胥魏策作無疏是其證

其皮爲之災也

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釋文〕我无食一本我作餓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足。

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釋文〕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釋文〕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釋文〕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釋文〕送君行遠至於道德之鄉民反莫自守素分崖分也君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者憂。〔釋文〕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釋文〕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釋文〕大莫猶大無也言方

舟而濟於河。〔釋文〕兩舟相並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二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釋文〕則呼一呼而不聞，再

之縣音玄司馬云八音備為縣而聲高下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哉？

文。王子慶忌李云王族也慶忌周大夫也怪其簡遠故問之俞樾曰論語皇疏王孫齊周靈王之孫名賈是時仕衛為大夫然則此王子慶忌疑亦周之王子而仕衛者齊亦有王子成父見文十一年左傳

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罔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反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罔還用其本性也。罔用本性。罔乎其无識。罔任其純朴。

而已。罔侗乎無情之貌。侗乎吐功教動二反無知貌。儻乎其怠疑。罔無所趣也。罔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

之事並任其淳朴而已。釋文：侗乎字林云大貌一音惘。儻乎其怠疑。罔無所忻說。罔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茫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

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釋文：萃乎在辭。芒乎莫郎。忻說音悅。來者勿禁，往者勿止。罔任彼也。罔百。

變來者未防禁而去。從其強梁。罔順乎梁也。釋文：強梁多力。隨其曲傳。罔無所係也。罔剛強難賦。

者從而任之人情。釋文：曲傳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己者。因其自窮。罔用其不得不爾。罔因任百姓各窮於其所情也。

家世父曰賦。極以為鐘。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楚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說文窮。極也。言殫竭所有以輸納之也。惟不敢設術以求而純任自然。民亦以自然應之。今之賦。斂任術多矣。而固無窮。民巧斂於術。何也。故曰既取既琢，復歸於朴。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罔當故無損。罔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挫損者。

也。釋文：不挫子臥反。而況有大塗者乎。罔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

日成之。罔塗道也直致任物已無挫損况資大。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罔楚昭王召孔子孔子。

自魯聘楚。塗經陳蔡二國之間。尼父徒衆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隲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日不起火食。窮迫困苦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罔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罔大公老者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

死乎。若云如是。曰：子音泰。公任如字李云太公大夫稱任其名俞樾曰廣韻一東公弔而問之曰子近。子惡死乎。若云如是也。釋文：大音泰。公任字住世本有大公穎叔然則大公適複姓非大夫之稱子幾音祈又子惡。

外篇 山木第二十一

鳥路反注 於好呼報反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

也。紛紛跌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既宏大舒緩。又心無常係。誠言長生之

警之紛紛。跌跌。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引援。徒侶不敢先起。棲必迫其脅。翼迫引於羣。紛紛。音紛紛。或作紛紛。跌跌。音跌跌。音族字。或作跌。司馬云。紛紛。跌

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羣鳥中。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常從容處中。從容

七容。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其緒。緒。次緒也。王念孫曰。釋

文曰。緒。次緒也。案陸說非也。緒者。餘也。言食不敢先嘗。而但取其餘也。讓王嘗其緒。餘以為國家司馬。彪曰。緒者

亦餘也。楚辭九章。秋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簞奉櫛。以為緒。尹知章曰。緒。然。爛也。燒

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釋文曰。卒

不子恤反。終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街才智。其義亦然。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

衆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謂仲尼

飾才智。驚異。愚俗。修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飾知。音音。明汙。音揭。其列其謁。二反。慶藩案。文選。沈休

炫耀。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釋文曰。飾知。音音。明汙。音揭。文齊安陸昭王碑注。引司馬云。揭。體

也。釋文曰。為迕。五故。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恃功

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嘗全。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墮。敗也。夫。釋文曰。

者墮。許規。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成。故還之。夫能立大功。建諸名。而功成弗居

乎。釋文曰。去功。起居。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道流。行。福滿天下。而居。得行而不名

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道流。行。福滿天下。而居。得行而不名。道流。行。福滿天下。而居。得行而不名。

處。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身有道德成行於世而居得行。如字又下孟反注同

也。集韻德行之得也。言其道周流乎天下而不顯。然以居之其德之行亦不顯。之為名而以自處。郭象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以居得行。斷句恐誤。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心而動故也。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創迹捐勢。不為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

迹皆去。創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

也。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護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寂泊無懷。乃至人也。夫至德之人。不顯於

好聲名。釋文泊。步各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

粟。取於棄人間之好也。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游。捨去弟子。離析徒眾。獨逃山澤之中。損縫掖而服錦裘。棄甘肥而食枵粟。釋文衣裘。於既

反。戶制。食枵反。又音序。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鳥獸不惡。而

況人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舉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創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

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姓桑名雎。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

後孔子在宋及周。途不被用。故僻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邪。釋文子桑雎。音戶。本又作雎。音于。李云。桑姓。雎其名。隱人

之子。桑戶。擊音戶。則因與子桑戶同矣。其或作擊。即擊字。說文擊。或作擊。伐樹於衛。一本作伐樹於宋。創迹於衛。

愚以為古今人表之采桑。羽即子桑戶。說在大宗師篇。羽或尋之壞字乎。盧文弨曰。今本衛作宋。陸

氏與下句宋。此數所主。何與。音餘下。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帛也。釋文假。古雅反。李云

案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慶藩案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林回

引司馬云。假國名也。釋文。闕。林。回。人姓名也。與釋文小異。俞樾曰。上文假人之亡。李注。假國名。然則林回當是

假之逃民蓋假亡而其民逃故林焉其如字下同又布與布謂貨財也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

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

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寶璧利合

也赤子親屬也親屬急迫倫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慶藩案文選王仲寶褚墨碑文注引司馬云屬連也釋文闕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無利故淡道合故親釋文淡如字又徒暫反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

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大無故而自合

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

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前述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

學棄聖述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釋文无挹音揖李云無所執持也去飾起呂反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

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順也形必

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遂行故桑雩釋文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禹司馬云冷曉也謂以

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釋文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禹司馬云冷曉也謂以

為命又作命命猶教也王引之曰釋文曰真司馬本作直冷音零司馬云冷曉也謂以直道曉語禹也冷或為

命又作命命猶教也案直當為直直讀文乃字隸書作迺迺形似直釋山碑乃今皇帝乃字作直形似直字

故說作直又說作真命與命古字通周官司儀則令為壇三成觀禮注引此令作命禮九年左傳令不及魯令本又作命莊子田子方篇先君之令令本或作命周官大卜注以命龜也命亦作命作命作命者是也直令禹者乃命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任朴而直前也。假文虛而待用飾其形性哉。不求文以待形。固不

待物。固朴素而足。既不求文藉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待於外物也。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而補之。履履帶也。亦言履帶

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頓故。釋文。莊子衣於既大布。司馬云。正廩。賢節反。又苦結。係履。李云。履穿故係。家世父

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邪。釋文。莊子衣於既大布。司馬云。正廩。賢節反。又苦結。係履。李云。履穿故係。家世父

帶之名。原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亦不得為憊也。說文。絮麻一也。與廩而過。古禾。魏王。德。皮拜反。又薄計

字。曷言蓋齊麻之一端。以納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綯係之以麻。故曰憊。而過。古禾。魏王。德。皮拜反。又薄計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

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昇逢蒙不能眇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柝梓豫章皆端

翁把捉也。長王翁自得也。昇古之善射人。逢蒙昇之弟子也。眇睨。斜視字。亦有作眇字者。隸字讀。騰音

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直木。則跳躡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彎弓乎。釋文。騰音

本亦作騰。盧文。柝音南。攬音歷。蔓音萬。郭。而王。往况反。司長。丁亮反。本又作張音。同。司馬直良反。云兩枝

引曰。今本作騰。柝音南。攬音歷。蔓音萬。郭。而王。往况反。司長。丁亮反。本又作張音。同。司馬直良反。云兩枝

申其長技。是讀長為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為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

就獲而言。謂獲得相梓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為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間。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

讀弄音詣。或逢蒙符恭反。徐扶公反。司馬云。昇。莫練反。舊莫顯反。睨音詣。郭五米反。長技其綺。及其得

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

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柝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

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

世亦須如然。釋文。柝棘。章夜反。枳。吉氏反。枸。音矩。悼。如字。又直弔反。震。諸案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不便。婢面

同。王念孫曰。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史記。蔡澤傳。舉鰓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或曰。勢居。逸周書。周視篇

曰。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形性不可易勢

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形性不可易勢

勢居小者。不能為大。賈子。過秦篇。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其勢居然也。淮南原道篇。形性不可易勢

居不可移也。或言處勢或言勢居其義皆同。漢書陳傷傳曰：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微。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

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此合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與成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

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微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釋文〕亂相，息亮反。見心，賢遍反。盧文昭曰：今本作見剖心，強為反。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蔡氏之風，有其具

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蔡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

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凭槁枝，恬然自得。歌蔡氏之傳，風木乃八音，

〔釋文〕槁木

犁擊而无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

〔釋文〕槁木，苦老反。森氏，必遙反。古之，犁然，力今反。又力之反，司有當，丁浪反。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安生，廣度謂言仲尼廣己造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

惜己身遭窮而造哀歎之。

〔釋文〕還目，旋而窺，徐起規反。造大，司馬云造適也。曰回，无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

〔釋文〕損易，以政反。注下同。

无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禁禦，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儻之適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

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无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皆自然，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誥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

不二。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夫大聖虛忘物我，兼費我既非我，

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不可逃也。前章標名比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釋文〕窮極，之實反。家世父曰：窮極不行，

不自適然而飢渴以驅之，寒暑以運之。運物，司馬云之泄，息列反。司馬云言飢渴寒暑足以桎極人而使不能抗而不受也。與之俱逝而已矣。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

而已耳。曰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

抱守正真待於〔釋文〕焉知於處反下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

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為也豈是能有之哉若

天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一二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

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家世父曰孟子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有命焉。莊子之云人之不能有天即孟子所謂性焉有命者也。莊子以其有物有欲者為人而自然為天

於是斷聲色去臭味離天與人而二之其曰人與天一猶之去人以就天也。聖人盡性以知天。莊周遊於

離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額。而集於

栗林。離陵栗園名也樊蘭也謂遊於栗園蘭籬之內也運員也感觸也額額也〔釋文〕雖徐音影本

音頰司馬云離陵名樊籬也謂遊栗。翼廣。光復。運寸。司馬云可回一寸也。王念孫曰司馬彪曰運寸可回一

寸也案司馬以運為轉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

為文廣為橫則運為從也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踐之地廣運百里韋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

運為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員與運同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士喪禮記廣尺輪二

尺鄭注並曰輪從也輪與運聲近而義同廣輪即廣運也。感周之額。息篇反。李。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

蹇裳躃步。執彈而留之。殷大也逝往也躃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釋

文〕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司馬云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蹇起處。蹇。李驪碧反徐九縛反司馬云疾。執彈徒且

留之。力救反司馬云宿留伺其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

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釋文〕螳音堂。螂音郎。執臂於計反司馬云搏之。郭音博。之見

平賢 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觀翼能遊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也。真性命也。莊生就彈未放中間忽見一彈懸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有螳螂載木葉以自贖。其真意在捕螳不覺形見異鵠異鵠從螳蝦之後利其捕螳之便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真矣。

司馬云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恆相為累。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也。是以

然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諄問之也。捐棄也。虞人掌粟園之虞候也。諄問也。既覺利害

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

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意在異鶴忘粟林之禁令斯忘身也字亦作眞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粟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人

隱身卑位遊遊末國養性葆園豈迷目於情獨釋文上掊曾口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

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

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特其美故人忘釋文陽子司馬云陽朱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

門人記釋文而去起呂之行下孟反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釋文以人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釋

文。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慶諸案釋文引李云田子方名無擇無擇當作無敦敦擇皆從學聲古

禮檀弓鄭注禮檀弓鄭注數稱雙角反又所谿音溪又音今工李云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

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无擇稱之。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類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文侯曰。

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

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居在郭東因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無假

也。所謂眞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眞。虛而順物故

真不失疏 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桓守真宗動而常寂。釋文 葆真音保本 清而容物。疏 夫清者患於大絜。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疏 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釋文 大絜音泰 俞樾曰：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為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義虛者孔毅也。淮南子：犯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毅也。調孔毅故亦謂心。取真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日：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虛與斷心同。故毅初一日：懷成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為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

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疏 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經虛字亦為無義。

疏 世間無道之物，糾餅之人，東郭自正容。釋文 物邪似嗟 无擇何足以稱之。疏 師之威德深玄，若是以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疏 然

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釋文 儻然救蕩反 司馬而語魚據侍之臣與之語，故數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真物也。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

鉗而不欲言。疏 自覺其近。釋文 聖知音智 之行下孟 形解戶買 口鉗其炎反 吾所學者，直土

梗耳。疏 非真物也。疏 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為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

土梗者。釋文 直如字 本亦作真。下句同元。真本此作土梗。更益反。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用則壞。慶諸案文，

土人也。釋文 直真下句作直 盧文弨曰：今本作真。土梗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梗，土之榛梗也。

切經音義二十引司馬云：土梗，土之本梗亦木人。夫魏真為我累耳。疏 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疏 既

也。土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與釋文異。夫魏真為我累耳。疏 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疏 既

與壇墀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術為憂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疏 楚之懷道人，也。中

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溫伯雪子賢人。釋文 溫伯雪子，

請欲相見，溫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南國賢人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溫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溫伯雪子曰。往也。

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今還蘄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釋文〕蘄音祈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

而歎。何耶。前後見客類自嗟嘆。溫伯僕。彙怪而問之。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彙。彙辟其步。逶蛇其

迹。擊疏。揖讓前卻方圓。逶迤若龍。彙辟如虎。〔釋文〕從容。七容。彙辟。彙亦遺。如字本又作逶於危。反。蛇以支。其諫我也似

子。其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釋文〕其道音導。是以歎也。〔擊疏〕我也似子之事父。訓

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旋有斯矯。是以歎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擊疏〕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

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擊疏〕夫體悟之人。忘言得

勢更事辭費。〔釋文〕夫人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郭云。目裁往意已達。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

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擊疏〕奔

絕塵。急走也。瞳直目貌也。絨塵。迅遠不可追。赴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會觀

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釋〕

文〕奔逸司馬又瞪救庚反又尹郎反字林云直視貌一音杜硬反又救孟反慶諸察後漢不比而周毗志滔

乎前吐刀反謂無人君之器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夫不比而周

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衷心審察耶夫情之釋文惡可音察與音餘下自喪息浪反日出

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齒出顯死

比亦何惜哉家世父曰日之出也乘之以動焉其入也人斯息焉惟其明也物之特明而動者莫能外也特明

而動待氣而生順之而已矣不能御氣而爲生則亦不能強致其明而爲動昔日之明獨今日之明也而固不能

執今日之明一一以規合夫昔執今之明以規合夫昔是交臂而失之也彼有彼之步趨此有比之步趨會者步

趨無所待焉是乘日之明而不知動者也謂之人死於人之步趨強致以求活焉是忘今日之

明而求之昔也是之謂心死死者變焉而不化執焉而不移者也莊子語妙惟當以神悟之

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

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也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

物隱顯豈有生死耶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分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效物而動自無心也夫至聖虛凝

動而動自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愈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亦當任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也隨之不

然其成形薰然自成又奚爲哉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稟釋文薰然詩云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釋文日徂如字司

道云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

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

停把臂之間微然已謝。新既行矣。故釋文能令力呈反下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章注同

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

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史新故之相續。不會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謂求馬

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覆尋馬已獨去亦釋文女始著乎吾所以著也。著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遲遲遷移耳。

音張盧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云。吾所以著者。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幸同。又云。唐亭也。外化也。依殆底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依所及也。

庭非其馬處。昌處反可復扶反又不舍音捨吾服女也。甚亡。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

忽然思之。恆欲不及。復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倏於今已謝。吾復思之亦竟忘失。女服吾也。亦甚亡。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

有得停者。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倏抑亦在吾倏之思吾故事亦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亡者存。

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吾向。釋文離俗力智反下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

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依何患也。章文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

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被髮皮寄而于本或作乾盧文熱乃騰反。又丁立反

文云。泊步各反孔子便而待之。既新沐髮曝之令乾。疑神寂泊。熱然不動。搖若槁木。便而待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

侍作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為眩矔忘證形智信鼻聖人既而善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釋文〕見曰賢。眩玄。曷玄。與音。掘若。屈音。稿木。苦老。

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初本也。夫道體生萬物故名道為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釋文〕而歛。

訓弗。

孔子曰。何謂邪。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辯為其無法可。

口辟也。又與亦反。徐敷赤反。嘗為汝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發乎地。言其交也。

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

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

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序炎涼紀綱底物而各自化故莫

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

不住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元功冥濟故莫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萌於死

有所乎歸。歸於散也。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若非是虛靈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

且孰為之宗。若非是虛靈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

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老聃曰。夫

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夫

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而遊。至樂及注同。孔子曰。願聞其方。方猶道也。請說

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孔子曰。願聞其方。至美至樂之道。曰。草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三二一

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

變也。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水牛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文。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

變於己喜怒豈又如字入於懷中也。釋文曾次。李云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

之所介乎。困愈不足患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

也。介懷釋文能滑。古段所介。音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困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

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攀

俱故無失也。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

已為道者解乎此。困所謂縣解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釋文解乎。戶買反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配合也脫免也老

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感談至言以修心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約也。無為而

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

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困不脩不為而自得也約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

傳被擊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釋文。約。音約又上若反。李以略反。李云取也。家世父曰說水均激水聲也

日月照明夫何修為自然而已矣。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約。約所引爾雅釋水。文郭璞注爾雅引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約者水自然涌出。非若泉之有源而涸。獨之交。雖以流行也。說文。激。發也。謂有所礙而激出疾行。故有聲。水之涌出亦若激而有聲。無為而才自然。言無有疏導之者。釋文引李云。約取

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者甕中之蠅，蠅（釋文）醯雞

許西反，郭云醯雞甕中之蠅，蠅也。司馬云若酒上蠅，蠅也。慶藩甕中鳥弄蠅，亡結蠅，無孔微夫子之發

案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五引司馬云醯雞酒上飛，與釋文小異。蠅反。蠅反。微夫子之發

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甕中每遺物蓋甕頭，故不

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被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

為先生方者。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

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

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莊子見魯哀公，亦如字。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魯，公後百二十年。莊子曰：魯少

儒。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直據衣冠，謬稱多儒。莊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

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佩玦也。緩者五色

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員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

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緩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己方，今古有之，

是故莊生寓（釋文）冠，古亂。圓冠，音履。句，音矩。徐其俱履，徐居戶管反。司佩玦，古穴反。慶藩案說文，緩，一

言辯說也。帶，輕裘緩帶，猶博帶也。緩佩玦，言所佩者玦而而斷。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

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

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

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姓孟字百里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破秦亡。遂入秦國。初未禮用。貧賤飯牛。安於飯

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釋文〕故飯煩晚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飯牛之賤也。有虞氏死

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釋文〕內自得者外事全也。有虞舜也。姓媯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煩被

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釋文〕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趁競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嬴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釋文〕儻儻。吐担反。徐音但。般。字又。權。榜名反。徐。數各反。司。嬴。本又作。贏。同。力。果反。司。赤身會無懼。禪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神閒。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釋文〕神閒。音閑。文王觀於臧。李云臧地名也。司馬本。丈夫。本或作。丈人。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

〔釋文〕竟無所求。常釣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文王欲舉而

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

〔釋文〕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輔猜而忌之。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釋文〕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顴。乘駿馬而偏朱蹄。赤號。令我云。寄佞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矣。駁亦有作駮字者。隨字讀之也。

且而屬之。夫夫皆方于反。司馬云。夫夫大夫也。一云。夫夫古讀為大夫。慶藩案。昔者夜者也。古謂夜為

爲昔或爲夜者晏子春秋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夜曰夜者故畫亦曰畫者晏而占反郭李而子春秋雜上篇畫者進廳是也或曰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者暮與二日關皆其證軒兼反又而街反

駁馬邦角偏朱蹄李云一蹄瘳乎救留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髯好乘駟馬駟馬蹄偏

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釋文蹇然子六反本或作傲先君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俞樾曰先令於王是以蹇然驚懼也釋文蹇然在久七小二反先君王也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此是

命令決定無疑卜以釋文之令本或作命盧文王其無它司馬云無違令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

法无更偏令无出君臣契協處迎丈人拜爲卿輔授其國政於是二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顛斛不敢入於四竟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列舍以

也庚六斗四升也爲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徵規散卻列士之釋文列士壞音怪植音直散羣司馬云

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俞樾曰司馬兩說並未得植字之義宣丁丈反

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長下同

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缺斛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缺司馬本四竟音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尙同

也國所謂和其光同其塵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國絜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缺斛不敢

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國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國天下大同不競忘諫事無隔異

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

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國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

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國後頃之間拜爲師傳北面事之問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猶

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迹釋文大師音昧然音昧然音泛然徐敷夜遁徐因顏淵問於仲尼曰

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慶藩案曆與闢對文曆測也與闢之意相近古訓解為測見爾雅

〔釋文〕揮音斥

音尺李音託郭云揮斥猶放縱

今汝怵然有

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釋文〕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也恂懼也夫

至德之人與大空等量故能上闢青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

〔釋文〕怵然教律有

恂李又作恂音苟

目之志恂謂眩也欲以眩

丁仲反又如字中精神也

所喪後章同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

二爲令尹而不榮華

二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

今視子之鼻間栩栩

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釋文〕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然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富辱莫

貌栩栩自憐若爲

〔釋文〕心心獨得如此也

〔釋文〕心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

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

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釋文〕曠然無係元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

亡失也且不知榮華

定在彼人定在我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俱也

慶藩案彼我皆亡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在萬物之中也卽此義

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釋文〕躊躇是逸豫自得四

躊躇是逸豫自得四

躊躇是逸豫自得四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

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

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

〔釋文〕得劫居業反元

伏戲音

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

况爵祿乎。

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已况於爵祿豈復栖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

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劉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

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

自得之地也。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釋文：大山音秦无介音不憊

皮拜以為于嬌反。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二。言有三亡徵也。楚文

凡傳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為不敬鬼神賢養民也而

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俞樾曰：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

是。釋文：凡君如字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

重出古本皆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

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

之所惜耳。天下竟無存亡。夫存亡者有心之得喪也既冥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外 知北遊第二十一。釋文：以義。名篇。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

方隱則深遠難知。余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元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釋文：知北遊音智。又於元水之上。李云元水名。司馬崔本上作北

白水例之。隱斧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若汝也。此明運知極重者是。隱斧反。李云隱出斧起丘貌。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此假設言方便知問

慮則知至道若爲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
二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

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遵哉則得其道也。知
別也。較比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爲。謂情情
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白是物問不得。快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

而。狂在妄行。攝若禱水。釋文白水。水名。狐闕。苦穴反。司馬李。而。瞎。丁古。狂屈。求勿反。徐又共述反。司馬向。崔本作

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蕭案釋文引李云。狂屈。俯張似人而非也。文選。甘泉賦。以之言。是也。司馬云。狂屈。李音。照云。應聲。語若。魚據。知不

捨。獲。驚。扶。僞。狂。在。屈。即。僞。狂。在。也。司。馬。與。崔。作。論。失。之。以。之。言。是。也。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釋文唉。哀在反。徐烏來反。語若。魚據。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

道。无從无道。始得道。軒轅體道妙。樓元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真者不知也。似

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釋文不近。附。近。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致得也夫元道不可

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夫上德不德若爲。仁可爲也。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

已。義可虧也。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禮相僞也。夫禮向往來更相浮僞。故曰。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

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變。於。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僞也。損

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夫修道之

畜也亭毒羣生畜養萬物而元功被日〔釋文〕物畜本亦作滿同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

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元識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釋文〕被衣亦作披攝汝知一汝度神

將至〔釋文〕為邪僻視塵地一勿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身〔釋文〕被衣亦作披

將來舍〔釋文〕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俞樾曰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

即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釋文〕無極大道居汝心中

瞳焉如新之懷而无求其故〔釋文〕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釋文〕瞳

云未有〔釋文〕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談元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

大道歌〔釋文〕齧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大說〔音〕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釋文〕與變俱也〔釋文〕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士無情直〔釋文〕若槁反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釋文〕獨化者也〔釋文〕謀媒晦晦息照透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論

之內得有此道不乎〔釋文〕丞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曰汝身非汝有也〔釋文〕汝何得有夫道

既登師傳故有咨請〔釋文〕丞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曰汝身非汝有也〔釋文〕汝何得有夫道

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釋文〕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論

夫符塊然〔音〕反〔音〕對〔音〕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釋文〕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釋文〕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釋文〕若身

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

有也。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於身。形性命者也。〔釋文〕委形。司馬云委積也。俞樾曰。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於身。豈復有邪。〔釋文〕委形。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

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於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並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釋文〕委蛻。吐臥反。又音悅。又敕外反。又始銳反。又始劣反。故行不知所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釋文〕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

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家世父曰。日見其有行而終不知所往。日見其有處而終莫能自

持。日見其有食而終莫知所為。味然則其往也。非我能自主也。其相持數十年之久也。非我能自置也。其食而知

味也。非我能自辨也。天地陰陽之氣。運掉之使然也。皆不得而有也。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強陽猶運動耳。明

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強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縮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釋文〕天地之強陽氣也。郭

強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尙運動。陽運動之氣。聚縮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釋文〕天地之強陽氣也。郭

居開暇而詢。〔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而聞元道也。〔釋文〕晏。於諫反。徐於顯。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心。澡雪而精神。拈擊

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

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為往

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

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處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冥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強健思

文。邀於古堯反。俞樾曰說文無邀字彳部微循也即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

反恂達音。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

與。言此皆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二儀賴虛而高廣三光資元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

萬物得一以。釋文。天不得不高。謂不得一道與音餘下。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斷。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審者

〔釋文〕博之不必知。觀異書以斷。端管反。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

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而論不加其損所謂

淵乎其若海。容姿無量。尾闕准之而不耗百川注之。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

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巍巍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大一近蕪兩儀囊括無窮故以。魏魏魚威則復

扶又。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釋文〕運量音萬物而不匱。求位反謂任物自動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層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

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有識無情皆稟比元之道而元功冥被終不匱乏〔釋文〕

之勝涉豔反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敎然自

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盡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爲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爲人會無所係也

〔釋文〕直且如字舊子餘反將反於宗。○不逐末也。○既無偏執任置爲人故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

也。○直直聚氣也。○本道也暗醜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釋文〕暗音蔭郭音闇李音醜於界反郭於感反李音意一音他感反李

醜皆云暗醜聚氣貌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

足殊況壽夭之間哉。○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除促詎幾俄頃之間〔釋文〕幾何居豈反果蘆有理。

○物無不理但當順之〔釋文〕果蘆徐力果反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

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在樹曰果在地曰蘆李之屬瓜瓞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夫道譬彼果蘆有理存焉 聖

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遭遇軒冕從而違 調而應之。

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和庶物順而應之上德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

起也。○如斯而已○夫帝王興起皆應羣生莫獨調偶隨時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乃不足惜○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爲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隙歟忽而已何曾足云也〔釋文〕白駒或云過郤作隙隙孔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溲是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無極莫不從變而生順化而死。〔釋文〕勃然步忽音油然音溲然音漉李 已化而生。又化而

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死類不悲○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怪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

悲哀之務非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家世父曰生物哀之所以知哀惟其生也而不知生之同歸於盡也人類悲之所以知悲惟人之有知也而不知人之知之亦同歸於盡也解其天殺。墮

其天袋。獨脫也。發囊誠也袋東囊也言人就是說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釋文云天殺。敕刀反。字林。墮

其許規天袋。陳筆紛乎宛乎。變化烟煴。釋文云宛乎。於阮。網音因本亦。縕。於文。昭曰。今本作烟煴。魂

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於其間也。紛給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

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

無形。釋文則敗。補遺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

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實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閒近事非論理至人之達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

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論。彼至則不論。恍然不覺乃至。釋

文云恍然。七本論則不至。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明見无值。闕至乃值。能開智塞聰

冥契元理若顯明。聞見則不會真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

故大得。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元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闕塞若能妙知於此

也。不能舉而措之則此所見一。道彼所見又。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居在東

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釋文云東郭子。惡乎。音。鳥。莊子曰。无所不在。在處無不偏

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釋文云東郭子。惡乎。音。鳥。莊子曰。无所不在。在處無不偏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郭注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釋文云欲令。力。星。莊子曰。在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儻踐東郭未達斯。釋文云。蟻。力。侯。蟻。趣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甃已。蟻卑甚又聞屎溺故蟻而不應也。

釋文作驚是也驚與駭同義注言未動而志已先馳也志不得云驚駭驚字形相近因誤（淮南駭駭若驚驚又說為驚）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隨斯順之也

語既寂寥故與無還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隨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

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

而不知其所窮。馮闕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平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馮闕是放任之名

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釋文）彷徨音旁本。馮音馮。皮冰反又曾耕。闕音宏。李云馮宏皆大物

物者。與物无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

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物情分別取舍

之交。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

其安在乎。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

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

語耶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君能明之所是反非也。衰殺色界反徐所。例反下同。姒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姒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姒荷甘音何本。老龍吉。李云。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姒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闔音何本。老龍吉。李云。神農隱几闔

師亡所以。釋文。隱机於斯反下同。闔音何本。老龍吉。李云。神農隱几闔

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曝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

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不知合理故深元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

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凡得之不由於知乃

冥也。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釋文〕中而歎作叩

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道無聲不

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形色萬物者固非形也

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

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道无問。問无應。絕學去

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體道難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

〔釋文〕去教起呂

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貴空

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貴空也

无應應之。是无內也。

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家世父曰道

無問意揣夫道而問之是先自窮也故曰問窮道無應之是徇外也故曰無內

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大初。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大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

〔釋文〕大初音泰

是以不過

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若夫婁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崐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元之理

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遊而遠辭涉深元者矣

〔釋文〕婁落力合反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

崐崙是深元之理

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

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

扶又見賢篇

反昔曰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時後暗意謂

如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爲

不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

先來未悟鏡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頓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闇塞也求耶者言不求也

釋

文又爲于僂

无古无今无始无終

非唯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無有

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無未有天地

之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言言世世無極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有子孫而有孫子

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

有子孫矣求之未有子孫之前是先自感也天地大化之運行無始無終未有天地於何求之故曰古猶今也相與爲無窮之詞也

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

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問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

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

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己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耶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

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

釋文有先悉萬反下及注同家世父曰先天地者道也既謂之生矣是

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道亦物也既謂之物矣是其先物者又何自而生耶物與物相

虛而不已而推求物之始以得其先物而生者是物豈有己耶有
己則或開而先之無己孰開而先之是以謂之物出不得先物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己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 取於自爾故思流百代而不廢也 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

亭毒不仁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 回嘗聞諸夫子曰 无有所將 无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 諸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 回聞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 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以心使形 內以

變化無明外形垂鍊不能順物 家世父曰外化者物與同內化者心與適心與適則物俱化而莫得其所化與

物俱化相靡而已矣莫得其所化而與為將迎有多於物者矣 稊草之園黃帝之園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其中

愈深其外愈闊說文苑園有垣也種菜曰圃釋名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然也說文室實也踵而為之飾事將迎

日紛是非日淆於是備墨並與各以其是非相和也而相與學一先生之言奉之為師取其所謂是非者將而非

之迎而拒之是以謂 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 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 安化

安不化 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 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會不愜意也 安與之相靡 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靡順也所以化與不化悉安 必與之莫多 不將不迎則足

而止 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 狝韋氏之園 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 言 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稀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狝韋仿徨

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游處 之苑圃軒轅遊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闢傷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

所游而 又音布 君子之人 若儒墨者師 故以是非相整也 而況今 之人乎 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

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况乎今世之 相整和也 聖人處物不傷物 至順也 虛俗

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至順也 虛俗

利而不害故 不傷物者 物亦不能傷也 在我而已 虛舟與瓦大順羣生 唯无所傷者

爲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

與而迎者也〔釋文〕義冠古亂反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臯壤未善於我而我

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釋文〕山林與

音錄下同而樂

音落注下皆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

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凡情憺執安生欣慰忽視高山茂林神華奧壤則欣然欽慕以爲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

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

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

遊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打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爲物所停以安爲真深可悲歎也

〔釋

文〕能禦

魚呂反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

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爲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蟻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家世父曰各有所知各有所能無相強也。各

有所不知各有所不能無相勝也。強其所知以通其所不知強其所能以通其所不能而據之以爲知據之以爲能強天下而齊之是非相乘哀樂熾繁是故忘其所知而自適也。忘其所能而能乃自適也。至言去言至爲

去爲己且忘之矣。暇齊天下焉齊知之。

〔釋文〕強其文

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

各有分也。

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

不亦悲哉。

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或清務在獨免惑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皆自

得也。

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爲無爲可爲故去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釋文〕齊知之

才細反又如字

又知字

庚桑楚第一十二〔釋文〕

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盧文弨曰今書有楚字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

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

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釋文老聃之役

司馬云役學徒弟子

庚桑楚

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

張湛注音庚桑賈達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歟

偏得

向音

以北居畏

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

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畫然飾知挈然矜仁

山名在魯國臣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數情

釋

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挈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釋

文畏

本或作懼又作復同

壘

崔本作桑同力罪反向長裴反李云

畫然

音智

挈然

本又作契同苦計反

向云知也又苦結反

廣雅云

遠之

于萬反司馬云言人以仁智

提也

為臣妾庚桑悉棄仁智也

擁腫之與居

擁腫朴也

釋文

挈掌

於文反郭云擁腫朴

也

挈掌自得也

崔云

擁腫無知貌挈掌不仁意向云二

句朴桑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

居二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

始來吾洒然異之

異其棄知而任愚

釋文

大壞

而掌反本亦作壞崔本同又如牟反廣雅云豐

洒

然素珍反又悉禮反崔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大

然

李云驚貌向蘇俱反

豐也

洒

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

大熟

畏壘

百姓舍共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稱以

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闕天道小成故居

三年而畏

壘大壞

釋文

日計之而不足

向云無且

歲計之而有餘

向云順時

庶幾其聖人乎

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

庶幾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

庚

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

忽聞畏壘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乖無為之道

桑子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曰

弟子何異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

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

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

桑子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人
權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尙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修夫子錫人幸聽從也。賢人

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殤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

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其獸極大口能含車狐介壽山則不免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實

害魚鳥尙爾。釋文函含車之獸也。李云獸大小波蕩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

而況人乎。釋文函含車之獸也。一云大容車介而音戒廣雅云獨也又古黠反一本作分謂分張也元嘉本

釋文作分分與釋相屬爲義則作分者是也古書介本作分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穀梁莊三十年傳燕

周子兮子釋文兮本或作介周禮大宗伯注雉取其首介而死釋文介或作介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陣險阻介

譌作介淮南謬稱篇得之生也今王念離山力智反吞舟殤恩反殤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則蛟魚儲

孫以爲介介則介又誤爲兮皆其證也。離山下注同吞舟又音天殤而失水也。徒須反謂殤隘而失水陸居也則蛟魚儲

苦之。如字向云馬氏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

則粗而淺。眇遠也夫棲道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也釋文深眇彌小則粗七奴反且夫一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釋文二子者向灌郭皆是其於

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釋文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

外則立堯舜之風以教述令人做效者猶也。釋文蓬蒲空將令力呈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雖

擊破好垣牆種殖蓬蒿之草以爲著屏者也。釋文蓬蒲空將令力呈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雖

刀之末也。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釋文而炊莊筆反又作櫛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虛

櫛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按玉篇炊苦敢切打炊也不得音莊筆反又音節凡從次聲之字可讀爲即又可讀

混然一之無所治焉乃濟祖述堯舜私禮竊竊〔釋文〕竊竊如字司馬云細語也一云比蓋小道何足故世舉賢則民相

軋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尙〔釋文〕軋鳥器反戾拂符弗任知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

僞矣僞以求生非盜如何軋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焉〔釋文〕任知音智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仄無所復顧

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醇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釋文〕有殺音試本又曾回甚自殷勤私情恣忿途生篡竊謀危社稷正晝爲盜攻垣穿壁日中穴仄也〔釋文〕有殺音試本又曾回

音裴云仄也言無所畏忌慶藩案仄與培同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通之高誘注曰培屋後牆也齊俗篇則必有穿案拊機抽箕踰備之女備亦與培同故高注曰備後垣也呂氏春秋聽言篇亦作培煇書揚雄傳作

坏音稍異而義同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

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釋文〕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舜

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釋文〕吾語魚據女音佞後皆放比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蘇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也楚然驚儻貌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方逮斯

言〔釋文〕南榮越昌于反向音越一音紹俱反徐直俱反又越俱反又虞由反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南榮越或作僞又作壽淮南子南榮越云教躡跌步百舍不休亦作躡盧文弨曰案今淮

南條務訓作躡舊款躡爲教躡今據本書改正高誘注教躡躡履跌也楚然子六已長丁文將惡音庚桑

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扶問反後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容曰抱保也相親

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郭注曰無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矣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釋文〕思慮息吏反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

榮選曰唯

自從也問云從從桑楚處來南榮

釋文曰唯惟發反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衆也

謂

借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

釋文曰挾三協

南榮越懼然顧其

後

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

釋文曰懼然

向紀俱反本又作懼音同又况據反

慶藩案懼然即懼

然也界正字懼懼皆借字禮禮弓懼然失席作羅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膜書惠紀贊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皆其證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謂者言意也我言借來讓汝挾三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

問

俯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俯首羞慚仰天歎

釋文曰因失吾問

元嘉本問作問慶藩案問猶

驚聞一知十問本或作問荀子堯問

老子曰何謂也

問其所言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

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僞純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問

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杜預注短小曰朱儒朱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隨處非所

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

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

釋文曰向吾

睫音接釋名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

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膽揭竿木尋求大海欲

規規細

惘云目毛也

惘惘惘惘

規規細

无由入可憐哉

榮選踐於聖迹謂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

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微求所好之道德除遺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

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釋文〕所好呼報反去其起居反所惡烏路反復見扶又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歸家一句遺除五德餘盡穢累精熟以吾觀伊氣鬱鬱乎平雖復加功津津尙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釋文〕

洒濯

大角鬱鬱崔子執反

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云惡貌猶有惡也

李云惡計未盡也

夫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提。

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提。固提關提也。耳目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

耳目若乃聲色護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護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爲通也。

護者繫縛之名提者關開

之目繁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爲聲色也所護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爲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缺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

者方合全生之道

〔釋文〕外獲向音霍崔云恢郭也又知字本亦作獲音獲又乙鏡反又烏獲反

而捉徐側角反

崔作促云迫促

內提

郭其聲反徐其偃反關也繆莫侯反又音彌結也崔向云綢繆也俞樾曰郭於此無注而往下文

向云閉也又音塞下同

繫疑繫字之誤繫俗作纜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綽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繫而提繆而捉並言繫謂繫繞纏謂纏繞廣雅釋詁繫與綢繆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繫繫形似因而致誤耳

家世父曰說文獲佩刀絲也徐鍇曰絲其繫系也三蒼云佩刀韋韋是獲者纏繫之意外獲者制其耳目耳目之司紛紜繁變不可捉益則

內提其心以息耳目之機內獲者制其心而心繆繞百出亦不可捉益也則外提其耳目以絕心之緣內外俱獲冥冥焉相與兩忘無有倚著道德不能入而爲主且何津津有惡之存哉郭象云聲獲於外

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偏護由不可況內外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繫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釋文〕放道如字向方往反云依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闔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惡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若越之聞大道。譬

猶飲藥以加病也。

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極機極而教息苟其本〔釋文〕加病如字元嘉本云加也。

崔本作篇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今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歸觀者為常〔釋文〕

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令合道也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守真不能勿失乎。

也〔釋文〕

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

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筮。王念孫曰。吉凶當

為凶吉一失吉為韻止已已為韻管子心術篇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是其難〔內業篇凶吉亦誤為吉凶唯心術篇不誤〕

〔釋文〕當則

能止乎。

分也〔釋文〕

能已乎。

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彼之心追求〔釋文〕能舍

音捨下同能脩然乎。

往來無〔釋文〕脩

能侗然乎。

能無節礙也〔釋文〕

順物無心也〔釋文〕

侗

能侗

能兒子乎。

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嗥而噍不嘔。和之至也。

塞也噍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日嘍號不破不塞岸和之守途至於斯〔釋文〕

嗥

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

而噍

於道反本又作嘍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嘍極無聲為嘍崔本作喝云啞也俞樾曰釋文嘍本作嘍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嘍而嘍傳奕本作歌即嘍之異文也

本皆如是蓋以嘍與柔為韻可知〔釋文〕

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

握拘奇勞倦者〔釋文〕

為其俾和與玄〔釋文〕

終日握

李云挽手曰握不

不掬

共其德也。

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掬謂手不拳曲也崔云

〔釋文〕

也廣雅云掬提也今案揚雄太元元視云元之贊詞或以氣或以類或以事之說卒視擬也越意假視為擬說文

之奪之物亦握之不待準量以為提也其德同也共其德也。

〔釋文〕

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

曠動也任眼之視視不曠也本或作曠莫經反偏不〔釋文〕

行不知

來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釋文〕惡有音鳥愛惡鳥路反宇泰定者發

乎天光夫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向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釋文〕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於人為道德之器宇也且

寶〔釋文〕宇泰定而天光發焉自然而不可掩也脩其自然而機應之人各自脩也各自見也故曰人見其人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釋文〕恆常也理

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釋文〕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

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致斯功者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為於分外學所不能耶〔釋文〕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言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

習非習也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釋文〕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

至妙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釋文〕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

〔釋文〕敗之補遺反或作則元嘉本作則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釋文〕將順也夫造化供饋物皆

備物以將形備具也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釋文〕夫至人無情物感斯

心終不預謀所為〔釋文〕億度待格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釋文〕中內智也彼外境也

疑寂境自虛通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釋文〕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

若文王之拘姜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為哉

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也。

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釋文以滑音骨。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也。

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釋文靈臺郭云心也察謂心有靈智能住持也許慎云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俞樾

物不能入其靈臺也。曰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其文已足其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

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

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惟費能持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竟不知所以也。而不知其所

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失也。若有心執持則失。不見其誠己而

發。此妄發作釋文不見其誠己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聽也。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前

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比下明衰真之人安心乖理誠實也。釋文每發而不當。丁浪反爾雅云每發也。業入

未會反照實智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釋文每發而不當。謂雖有發動不中當。業入

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業事也世事擾擾每入心。每更爲失。發由己誠乃爲得也。每安發心

自謂爲得。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乘分。釋文幽閒音。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幽顯二途分明無礙不。券內者行乎

无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釋文券內徐音。券分符開

同崔云券分明也則宜方云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益無益期欲撰己以爲物也。期卒也立志矜矯辭心分

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以為干僞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心無名之
文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
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賈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

高價販賣之人賈人音古人見其歧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歧矣而猶自以為安企危也
鏡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德愚之至也人見其歧猶之魁苦回反安也然謂眾人已見其歧求分外而猶自安可
人勞則能勞內者反觀勞外者徇外徇外則測量之意多而營度之用廣測量營度買人之術也說文期會也費
散財用也玉簫費用也期費者約會施用之意魁然自大人見其隄歧以行而不自知釋文魁安也一日主也似
未愜郭象注且謂勞外而跛者窮者誠已而發者也苟且則苟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舍止
且相與而已志乎期會之謂且行乎無名斯能窮盡其意也

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為外物之所歸依之也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勞外而跛者跛者
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向釋文物且且
也俞樾曰且即苟且之且詩東門之粉簳發且于釜韓詩且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為苟且單言為焉於處反

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窮謂終始是窮為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焉注同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福狹
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從許兵莫潛於志鑊錮為下夫志之所攬燹火疑水故其為兵
既多雖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甚於劍戟也兵戈鋒刃之徒鑊錮良劍也夫潛毒傷害甚乎心心志所莫潛七坎反廣雅云痛也元
與慘同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潛鏢音鏢也差反鏢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寇
方言慘殺也與訓毒義相近

也莫鏢也差反鏢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寇
也莫鏢也差反鏢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寇
也莫鏢也差反鏢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寇

之寇也夫勦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
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釋文五藏才煩反後道通其
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毀成釋文其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過之無不備足

分符問反注及下皆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夫榮辱壽夭稟自天

然素分之中反已備足分外聽者而求

備焉辭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出而得。是謂得死。

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見其鬼。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死。誠。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有所獲者此可謂得

之本。誠。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已滅其性矣雖有斯

生何異於鬼。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已滅其性矣雖有斯

別故云

鬼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无本。

欬然自生非有本入无竅。

欬然自死非有根。

有無根原自有竅。釋文。出无本入无竅。苦弔反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累於無形者以其無無乃無竅穴也。釋文。出无本入无竅。出入無本竅故也。家世父曰郭象以出入為生死出入非生死也以其象乎生死者也形者實也無所處乎其形故有出無形之形所以長也而更無始終本末之可言故有入出入無竅也而固有實天地六合曰宇宙以言乎其廣也古往今來曰宙宙以言乎其長也出入宇宙之中而無見其形斯之也欬然訓勿。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刺。刺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之謂定欬然反。

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

釋文。平處。

昌據反有長。丁丈反增也。又本。刺。本亦作標同甫小反。崔云未也。李祐遙反。尋求今古竟無本末。

釋文。平處。昌據反有長。丁丈反增也。又本。刺。本亦作標同甫小反。崔云未也。李祐遙反。尋求今古竟無本末。下注同。如字下注同。本。刺。徐又數遙反。下。同。虛文。昭曰標當作標。

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

有所出而无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釋文。有所出。夫生必有。而。无。此明所出是無也既是。竅者有實。既言有竅竅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字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釋文。有

者。字也。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

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

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无乎處。字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

實而无乎處者宇也。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雖有實而無定處可求也。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

之長無極。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略長謂之今古推求代較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耶。〔釋文〕有長而无本剝者宙也。三蒼云往古來今日宙說文曰丹與所極覆爲宙長

猶增也。本始也。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釋文〕死生

出入皆欬然自爾无所由故無所見其形。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可見也。是謂天門。〔釋文〕天

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爲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爲造物之門戶也。天門者

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釋文〕死生出入皆欬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

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爲門。

以無爲門。有不能以有爲有。〔釋文〕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有既有矣。則无門矣。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

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推求斯有。竟無有也。必出乎无有。〔釋文〕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

何謂無乎。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非謂此無能生有。若生有何謂無乎。而无有一无有。〔釋文〕一无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

則有自欬生明矣。不問百非四句一切皆无故謂一无有。聖人藏乎是。〔釋文〕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元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元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至。惡乎至。問至所由。有向爲至。〔釋文〕惡乎。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會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

之甚不復可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爲有物也。將以生爲喪也。〔釋文〕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釋文〕爲喪。息偃反。以死爲反也。〔釋文〕還融液也。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

至妙。猶齊〔釋文〕融液亦。是以分已。〔釋文〕雖欲均之。然已分也。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釋文〕以分。方

於死生

反注 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

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其次以下心知棺閭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聞此生彼滅故用無爲其頭以生爲其形體以此條守者莊生裨而友朋斯人猶難得也

死爲其尻。誰能知有无死生之二而以釋文爲尻。苦無是二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

死爲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二者謂以无爲首以生爲體以

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爲三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

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昭景景楚之公族三姓皆屈原爲三闔大夫掌三族三姓卽斯是也此中

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疏故非一也。釋文昭景也。著。丁略反又戴本亦

猶如一箇之中分爲有无死生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以譬也。張慮反戴。本亦

也。甲氏也。著。張慮反久也封也。非一也。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著戴者謂著冠世世處楚朝爲衆人所

也。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兩說與注不同聊出之耳。家

世父曰郭注四者公族似謂昭景甲氏皆族釋文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又引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

戴皆甲姓顯封疑崔說是也。王逸楚辭注三闔掌王族三姓曰昭景景無以甲爲氏者說文首戴也。爾雅釋地途

出其前戴邱著戴者昭景相承爲氏也。甲者日之始也。言始得氏以受封而後相承爲氏也。同爲公族而所從來

固非一矣。已復扶又。有生戴也。直聚氣也。職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釋文有生戴。徐於頡反司

云醫有疵也有疵者欲拔除之。李烏感反字林云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披

散也。夫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定故。曾皮披然曰移是。或云竊然聚而生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理形是非故試言耳然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

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臘者之有臚臚可散

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釋文〕夫復音服徐不魏其愧反。復者溫復之謂也。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釋文〕扶又反。詔音不魏。復者溫復之謂也。而忘人謂詔也。復者溫復之謂也。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魏遺之比。至愚不獲人之所習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家世父曰非譽。通作毀譽。言此言毀其陋也。外非譽遺死忘己者也。復魏不魏忘人者也。說文譽失氣言謂言譽也。復魏謂人語言潛伏以下我而我報之。鄭康成士虞禮注饋猶歸也。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以物與人曰饋。以言語餉人亦曰饋。復魏不魏忘貴賤也。忘人忘己則同乎天和矣。釋文謂音習詔也。誤。忘人因以為為天人矣。〔釋文〕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釋文〕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故敬之而不

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釋文〕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无天和之自然乎。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釋文〕侮之七甫反。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无為。則

為出於无為矣。〔釋文〕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釋文〕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釋文〕緣順也。夫欲靜學授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雜 徐无鬼第二十四〔釋文〕以人篇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姓徐字无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釋文〕徐无

鬼音徐。山人魏之隱士也。司女商人名也。幸云无鬼魏武侯子治安邑。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釋文〕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釋文〕武侯勞之。山林之勞

一字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反。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

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釋文〕嗜欲好惡內外無可〔釋文〕擊引御也。

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捷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除嗜欲學去好惡〔釋文〕盈者時志反長丁丈呼報反既不稱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釋文〕盈者時志反長丁丈呼報反

章烏路反下黠救律反退也本又作擊苦田反又口閑反爾雅云固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同惡注下章同黠出音同司馬本作咄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牽也〔釋文〕超然司馬云猶不說音悅下文

〔此重結〕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超然也既不稱〔釋文〕超然司馬云猶不說音悅下文

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慚其心〔釋文〕語君反吾相〔魚據〕下皆同〔下之〕

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比之〕〔釋文〕下之質〔質字無〕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絕句云〕

放下之能是狸德也〔謂貪如狐狸也〕俞樾曰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狸德也秋水篇曰〔不若相馬〕

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中〕中之質若視日〔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釋文〕示日〔音視〕

本作視云視日瞻遠也〔盧文弨曰今〕上之質若亡其一〔喪其身上品之狗也〕〔釋文〕若亡其一〔司馬〕

動若無其身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吾相馬直者中繩〔謂馬〕直者中繩〔丁仲反下皆同司馬云直謂馬〕曲者中鈞〔謂馬〕方者中矩〔謂馬〕圓者中規〔謂馬〕是國馬也〔合上之相是謂諸〕而未若天下馬也天

下馬有成材〔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釋文〕成材〔字亦作才言自然〕若卹若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若喪〔息俱反下〕

言喪其〔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比之材天子馬也〕〔釋文〕若卹〔音逸〕若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若喪〔息俱反下〕

徒列反崔云微也廣雅云獨也〔若〕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羣馬疾若迅風〕〔釋文〕超軼〔李音〕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論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鏡反下〕

君歡笑是以吝問無鬼也〔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鏡反下皆同司馬作悅〕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詩書禮樂六經金版

六弢周書篇名也。或言祕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六弢也。橫遠也。從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從。六經為橫也。

釋文從說反。金板本又作板。薄版。

反又如字。虛文。六弢。吐刀反。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也。曰祕。引曰。今書作板。六弢。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

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是直樂鷄以鐘鼓耳。故愁。

慶藩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引司馬云。啓齒笑也。釋文闕。

釋文樂音洛。章未

同鷄。一諫。反。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

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

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夫榮無貴。職極疾。則良故

直告犬馬。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問。

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遠。猶有被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苛政。辭

越之流人。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數日。反。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日。月。旬。久。思

相識而國中會見。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各

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

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

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

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

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

得所至樂。則大悅也。行聲也。夫時遭暴亂

輿驚飢荒。逃避流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猿蹊蹊。蹊。徑。斯。在。若。於。堂。守。人。位。虛。廣。

釋文夫逃

闌然當爾之際。思鄉。憐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况乎兄弟親。眷。警。效。言。笑。者。乎。此。重。起。警。也。

釋文夫逃

司馬本。虛空者。處為空虛也。藜。力。西。藿。徒。弔。反。本。柱。詠。矩。反。司。平。庭。音。生。又。融。由。救。之。逕。本。亦。作。徑。司。馬

本亦作徑。司馬

作跡。元嘉本。作迭。徐音。逸。崔云。迭。跡。變。諸。案。藜。萬。也。覆。即。今。所。謂。灰。覆。也。爾。雅。拜。商。覆。郭。注。商。覆。似。藜。案。藜。覆

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排藜。藜。此。言。柱。乎。蹊。蹊。之。逕。亦。極。謂。其。高

也 夏位其空司馬云夏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虛空之閒也夏或作頭音同 盧文弨曰今書夏作跟

跳頭潘安仁射雉賦已跟踉而徐來玉篇踉踉疾行此云藜鼠踉蹌之運有 登然郭巨恭反李曲恭反又曲勇反

空隙焉踉蹌處乎其中說文踉蹌貌舒之言曰踉蹌急之言曰踉蹌文謙 憺也徐若仁反又祛屬反司馬

云喜貌崔云 而喜矣 李云喻武侯之無人君之德而處在防衝之間雖臨朝矯厲愈非其 督苦頂反 苦愛反

李云督效喻言笑也但呼聞所好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

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微逃

說太公兵法之談警效其客羈斂既施實懷鄉客今乃以真人大經之

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釋文〕久矣夫 音扶後 放此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

芋栗厭葱韭以實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社稷之福邪千求也久處山林飲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置〔釋文〕食芋音序又食汝反本亦作

榘實又曰榘柔也（柔與芋同）其實草（今借用芋字俗作阜）曰榘又曰草斗榘實一曰榘斗高注呂氏

春秋榘早斗也（特君篇）其狀如粟煖書司馬相如傳應劭注曰榘采木也合觀諸說榘一名榘一名芋一名

采其實謂之阜亦謂之榘是榘者采實也司馬此注采榘子也則采亦謂之榘矣說文榘字今書傳皆作榘（案

山水篇榘榘徐无鬼篇作芋栗是芋柔行三字皆通惟南本經菱行鈔抱高注行采實也王引之曰行水草也行

讀爲芋字亦作芋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苧青纈張揖非音久或廿下作者非也 盧文弨曰廿卽草也

曰芋三棧也又選芋作芋者或字作行若借之也字頭卽下作乃俗非字舊卽作廿講今改正以實

必刃反本或作擴司馬云擴李云干 社稷之福邪 可以利社稷也 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生匪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 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奚何也問 其所以也曰勞君之神與形食欲無厭形勞 神倦故懸之耳武侯曰何謂邪問其所

謂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夫天地兩儀亭毒羣品物於資養周營 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鬼

之辭勞君 意謂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之辭勞君 意謂

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登高位為君子不可樂之以為長居卑下為百姓不可苦之

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稱為公不取焉。

釋文萬乘繡證反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釋文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神貪之人好與物而同而惡姦私

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夫姦者私逼於理為病

君獨有斯病其因如何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也謂所病之何也李云服而無對也。或云養天地之平獨恣其欲自許病也。不損於神而以姦為病故不知所以以此為病何為乎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備於文徐

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競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備文之事迹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既彰矣物斯拘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從此以為必殆釀成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凡成美。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迹既彰物則趨競君雖為仁義。幾且僞哉。民將以僞繼之耳未肯為真也

故為惡之器具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僞形必作成固有伐。成則顯也

變故有變固外戰。夫失其常然成固有伐。成則顯也

所不與欲無有伐其可得乎夫僞生形造又伐焉非本所圖勢之變也既有僞伐得無戰乎家世父曰假仁義為名善日遷仁義之形於胸中而凡依於仁義之形皆可意造之成乎仁義之名則自多小爾雅伐美也謂自多其功美仁意可以意造之而固非安之必有中變者矣變則耳目手足皆失其常喜怒哀樂亦違其節是外戰也凡有意為之者皆殆也

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聞。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麗如字又力智譙本亦作譙在道反司馬

也案謂華 无徒驥於鎧壇之宮。 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言陳說兵馬

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也鎧壇宮名也君但勿釋文无徒司馬云錫壇徐側其反鎧壇

起心僂兵為義亦無勞感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間釋文无徒徒步也錫壇名家世父曰史

記陳涉世家戰譙門中顏師古注門上為高樓以望遠樓一名譙說文封土 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

日壇鎧壇之宮謂軍壘也麗譙城樓威鶴列者守兵徒驥猶徒御也謂行兵 无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

失耳莫包藏逆心 释文 无藏一本作藏逆於得 司馬本同逆於得司馬本作德李云凡非理而貪貪得而居之比藏逆於德內

有貪則 无以巧勝人 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大巧若拙各敦朴素 无以謀勝人 固率其

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勿忘心遺慮率其真知 无以戰勝人 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先為情破

勿以兵戰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

勝之惡乎在 固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己勝夫應天順人而或賊凶殄絕者雖亡國殺人而不失百

於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姓之歡心也若使謀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

地之情而勿攬 固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誠實也攬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 以應天

勿攬一盈反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固甲兵無所陳非偃也夫順天地

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釋文已脫音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

勞指意作法偃兵耶釋文大隗五罪反司馬崔本作泰隗或大隗大道廣 具茨一本作次

山黃帝聖人也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述具茨釋文大隗云大隗神名也一云大道也 具茨同祀否反

又音資司馬本作茨山名也司馬 方明為御 昌寓驂乘 張若謂朋前馬 昆閭滑稽後

車方明滑稽等皆人名在右為驂在左為 昌寓音寓 驂乘音駟 滑稽音習元嘉本 昆閭舒氏反崔

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釋文昌寓音寓 驂乘音駟 滑稽音習元嘉本 昆閭舒氏反崔

功臣侯表作僕朋皆傳寫之誤也（周漢公仲侈韓前馬司馬云二人昆閻音滑音稽音後車司馬云二至子十遺篇漢書古今人表皆作公仲朋亦其誤）

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於晉稽總有七（釋文）襄城之野李云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不重釋也

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隗朋五昆閻大滑稽七也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佚也然猶是也問山之所在答云我知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帝驚異故童知道所在因問經理區宇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各自若則

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予少而自遊於六

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六合之內謂蓬塵之裏也瞽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遊之境樓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而遊日入而息

而遊日入而息。六合之內謂蓬塵之裏也瞽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遊至遊之境樓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而遊日入而息未幾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遊遊以此安居而逍遙處世本有作專字者謂乘

日新以（釋文）予少詩召警莫豆反警務李云風眩貌長者丁文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爲車今予變化司馬云警讀曰暈謂眩暈也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攪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攪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瘡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辭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子之事。（釋文）少痊七全反李云除也慶藩案文選潘安且復扶又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

子之事。仁聞居賦注引司馬云痊除也釋文闕且復扶又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

童辭。無所說也黃帝又問。駁勤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釋文**馬以過分爲害。**釋文**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釋文**去

其起呂反。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釋文**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釋文**頓悟聖言故身

外至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釋文**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

不樂。**釋文**音洛下不。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釋文**辯類脈河辭同。炎轉無。察士无凌諍之事。

則不樂。**釋文**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釋文**察士。李云察識也。俞樾曰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

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李云謂諍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凌李云謂諍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

凌諍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極矣。凌相凌諍。崇又音峻一本作說。皆囿於物者也。**釋文**此數人者各有偏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釋文**未達大方並囿域於

物。**釋文**皆囿音非強其文。招世之士與朝。**釋文**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釋文**與朝直遙。中民之

士榮官。**釋文**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釋文**中民。李云善。筋力之士矜難。**釋文**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

征。枯槁之士宿名。**釋文**食村衣褐形容顛顛。**釋文**枯槁。苦老反。宿名。宿積久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爲

曰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置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章昭高誘注竝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

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之段字耳。法

律之士廣治。**釋文**刑法之士留情格條。**釋文**廣治。直吏。禮教之士敬容。**釋文**節文之禮。仁義之

士貴際。**釋文**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釋文**世有述遠時逢際會則施。**釋文**貴際。謂親會事。家

相與交際仁義之用行乎交際之閒者也。鄭康成禮記中庸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農夫无草萊

之意相存問之言故人與人比而仁見焉仁義之士所以貴際也。釋文貴際謂盟會事。農夫无草萊

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釋文**能同則事同所以比。**釋文**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

唐堯聖人對桀爲是若各是其

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子曰可。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辯辨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

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

儒姓鄭名緩名程也楊名朱乘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

者並聽名過物蓋世雄辯添惠施爲五各相是非未

知決定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

扶又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燂灰以燒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以

瓦瓶盛水湯中煮之懸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惑之俗自是非他與魯無異也

釋文魯遽

音架又其據反李云魯遽人姓名也一云周初時人爨七端反

魯遽曰是

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

音律同矣。

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室中宮角室內

釋文爲之于僞

廢一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

隨調而改

當爲律不

同故也

徒弔反无當丁浪反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

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

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

聲律之外會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爲其君主而

已既無佗術

且若是者邪。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惠子之言名私其是務奇

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

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相拂

反。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闔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

人通隨於物恐危社稷〔釋文〕且鈞音同又音俱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

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釋文〕言在上不自高於下無背者也

高而不亢〔釋文〕姓隰名朋齊賢人也畔猶望也隰高卑一榮辱故已爲聘輸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卑謙之殿事不得止用之可也

愧不旋軒轅也〔釋文〕期於厚樸心之所愧不旋軒轅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釋文〕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釋文〕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

故僅可也〔釋文〕運智明察臨於百姓並許物情叔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釋文〕下人〔釋文〕反所措〔釋文〕七故故僅〔釋文〕其斯吳

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

攫捥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釋文〕敏疾也給續括也狙〔釋文〕狙七徐恂然〔釋文〕徐音苟又思深莽〔釋文〕徐仕巾反一委危

兪速也吳王浮江遠遊睹望衆狙恂然走避〔釋文〕兪速也吳王浮江遠遊睹望衆狙恂然走避被獨一老狙恃便赦王王既怪怒急逐射之

反蛇〔釋文〕支攬〔釋文〕俱攬反徐居碧反三蒼云搏也郭又七段反司馬本捥〔釋文〕捥七活反司馬本作條見〔釋文〕賢巧〔釋文〕如字或苦

孝反〔釋文〕王射食亦反〔釋文〕搏捷矢捷〔釋文〕捷速也矢〔釋文〕捷速也往雖速而狙猶搏之〔釋文〕捷速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

音博〔釋文〕俞猶曰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鄧熒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聽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

敏而無類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載其君捷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

雅釋詁接捷並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君捷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

納捷當於郭公牟捷並作接人閒世篤必將乘人而闕其文宋萬載其君捷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捷讀爲接爾

王命相

者趨射之狙執死

〔釋文〕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

趨射促

念執死司馬云見

也。執而死也。王願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

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

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途遭死殛嗟此狡黠可以

戒人勿淫聲

色驕豪於世

〔釋文〕之狙也之猶是也

本或作是其便婢面以教司馬本作

色驕豪於世。〔釋文〕之狙也。其便。婢面。以教。司馬本作。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黜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梅

隱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

〔釋文〕董梧有道者也師以助士居反本

去樂起呂反

南伯子綦

隱几而坐仰天而嘘。

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慶曆案南伯子綦齊物論作南郭子綦伯郭古聲相近故字亦通用唐韻正伯古讀若博周禮司

几筵其柏席用桂亦借柏為樽

〔釋文〕隱

於斯

嘘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

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志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

此嗟

〔釋文〕入見賢通反

夫物之尤也

音符一本作夫子則如字盧文弼曰今書夫下有子字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

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以得見手綦為榮

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

齊王嘗親以見為榮所以

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釋文〕山穴之中

司馬本同李云齊南山穴也一本作之口

田禾

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

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

〔釋文〕鬻之

辛六反

若我

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若我籍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

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販之

〔釋文〕彼惡

音鳥下同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人捨已慕他

〔釋文〕自喪

息浪反

吾又悲夫悲人者。

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

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

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天玄道冲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後稱異咸未借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元元之

符故日加深遠矣〔釋文〕而泊反

步各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大人飲飲必先祭

其宜僚〔釋文〕觴之

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

孫叔敖執爵案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二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

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

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

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

無言

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姓熊字宜僚楚

之賢人亦是勇士沈沒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

命亦不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敵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概不從

叔敖藉藉實知高枕而逍遙會理忘言故曰兩家難解惟孫守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其武

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贊揚玄道也慶藩案太平御覽〔釋文〕兩家之難乃且反解音蟹注同

二百七十九引司馬云宜僚善弄丸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

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准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數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

甘寢秉羽如字又音翻司馬本作寢云讀曰翻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

都也慶藩案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司馬云孫叔敖秉羽之舞郢人無所攻故投兵視釋文較略潛又案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淮南主術篇所謂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同意投兵謂無所用也高

注曰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司馬注所本

王念孫曰害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為用之諫謂無所用其鋒也諫書害作害其上牛與用相似案淮南多本莊子此云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王氏正害字

義頗精

丘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

未是不言疏口也若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 [釋文] 喙許穢反又丁豆 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喙息也宜

衡丘亦願有歎息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釋文] 反或昌鏡反 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所詮之理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

辯此謂仲尼 [疏]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元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

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 [釋文] 彼之謂此之謂 郭云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 故德總

乎道之所一 [疏] 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釋文] 總音 而言休乎知

之所不知至矣 [疏] 言止其分非至如何 [疏] 夫至道之境重元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辨若以

之一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疏] 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 夫一道虛元會無涯量而德

道也 [疏] 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 [釋文] 不能同一本一作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疏] 非其分

故不能舉 [疏] 夫知者元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 名若儒墨而凶矣 [疏]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

不能舉故凶 [疏] 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家世父曰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之名也懸儒墨

小矣生無壽死無諡實 且不以自居名何有哉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疏] 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 百川競注東流

納會不辭憚此據東海 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疏] 汎然都任 [疏] 前舉海

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 是故生无爵 [疏] 有而無之死无諡 [疏] 諡所

以名功功不在己故誰諡而非己有 [疏] 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諡號所以表其實 實不聚 [疏] 令萬物各知

足 [疏] 縱有財德悉 名不立 [疏] 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 [疏] 夫名以召實實既不 此之謂大人 [疏] 若為而

有之則小矣 [疏] 總結以前忘於名論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疏] 賢出於性非言

所為○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不止也而况為大乎○夫大愈

不可為而得○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唯自然乃德耳○

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元道謂之德夫有心求大於理向乖况有情為德固不可也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

地大備非求之也○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絀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

易己也○知其自備者不會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夫體宏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

無證無得而不以○釋文○不舍○反己而不窮○反守我理我理自通○只為宏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

物境易奪己心也○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循順也類於物性無心○釋文○循古而不摩○一本作磨

也○也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及己雖理於○摩拭○改作豈復摩飾而矜之○釋文○循古而不摩○郭云摩拭

今常循於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磨滅也○大人之誠○不為而自得故曰誠○誠實也夫

因循萬物者斯乃大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楚子綦

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方姓也數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歎○釋文○九方歎○音因李烏雞反又音煙善為

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歎令相之八子之中誰為吉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臬為

我于偽○相吾子○息亮○九方歎曰相也為祥○相子名也言八子○釋文○相音因又口本○子綦瞿

然喜曰奚若○瞿然喜問其祥善貌相如何○釋文○瞿然○大視貌李云驚視貌○慶諸案此瞿然與庚桑

楚蕭權然皆驚駭之貌○瞿說文作睪目驚駭然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卬然駭師古注瞿然無守之貌又

鄒陽傳長君權然曰將為奈何師古注權讀為瞿然無守之貌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權然易容師古注權然失

守之貌案師古訓瞿權為失守貌為無守貌者本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也○曰相也將與國

不知傳以下不能辰夜二語故以瞿權為無守與瞿然不同瞿然當從李頤此訓為正○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索然涕出貌

近以食肉為祥子綦鑿深元妙知○釋文○索然○悉各反又色白反○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

其非吉故懷其凶極悲而出涕○司馬云涕下貌

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也。被三族何但二親子高吉祥父親梯位斯乃禦福德也。〔釋文〕禦福也。逆也。子綦曰。孰汝何足

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也。被三族何但二親子高吉祥父親梯位斯乃禦福德也。〔釋文〕禦福也。逆也。子綦曰。孰汝何足

鑿不遠相相祥者。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牛

於矣。若勿怪何邪。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也。被三族何但二親子高吉祥父親梯位斯乃禦福德也。〔釋文〕禦福也。逆也。子綦曰。孰汝何足

藉功著然復可致富貴。今相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故而忽有羊也不田而獲鶉也。非故非田怪如何也。〔釋文〕未嘗。如字本或作。而祥。子即反爾雅。於奧

烏報反西南隅未好田。呼報。於矣。字又作交烏。弔反徐烏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

地也。一曰豕牢也。好田。反。於矣。字又作交烏。弔反徐烏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也。一

北隅乃宜也。又案說文。官戶福聲室之東南隅。突但訓深。家世父曰牂所從出。牧也。鶉所從來。田也不牧。而牂生不田。而鶉生。儻然而來。儻然而至。謂之不祥。祥者怪微也。乘天地之誠而有世俗之償。是亦怪微也。吾

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爲。〔釋文〕遊於天地。司馬本地作。吾與之。邀樂於

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釋文〕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內。裁辭乎天地之間。所造皆適。不待

歡娛所遇斯食。〔釋文〕邀。古堯反。樂。音。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怪。異

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不爲謀。循常故不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撓。斯不爲也。〔釋文〕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遺遙故不與物更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斯順耳。無擇也。〔釋文〕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

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釋文〕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釋文〕之償。時亮反。又有怪徵者。必有

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釋文〕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釋文〕殆。危

近也夫有怪異之行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

〔釋文〕怪行注同

吾是以位也〔注〕夫焉而然

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釋文〕罪若由人庶其脩改既關天命是以位也

无幾何而使相之於燕

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剛之則易〔注〕全恐其逃故不如剛之易售也

〔釋文〕無幾何

開也楚使相聘燕塗墮之上為賊所得略相為奴而全

〔釋文〕无幾居豈反

於燕〔音〕全而鬻之

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則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釋文〕无幾反

於燕〔音〕全而鬻之

又五易

〔注〕以政反

於是乎剛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食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相之既遭則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

〔釋文〕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

室為街正買相自

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

之街

〔音〕佳一

然身食肉終

〔釋文〕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

室為街正買相自

屠者與相君臣同食肉也

〔音〕佳一

然身食肉終

〔釋文〕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

室為街正買相自

將奚之〔注〕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釋文〕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注〕問其何意

吾恐其為天下笑

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釋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注〕畜畜藏行貌也藏行

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燒季將來逐迹

〔釋文〕畜畜

〔注〕許六反郭他六反李云行仁貌王云如愛勤勞之貌其人與字

於仁義不復營

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與所惡則衆離故鬻首聚散蓋不難也

〔釋文〕譽之

〔音〕所惡反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

先仁義而嚴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

〔釋文〕之行

〔下孟〕

且假乎禽貪者器

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

〔釋文〕且假夫禽貪者器

害無極仁義貪者傷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注〕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釋文〕仁義各其鳩毒

魚綺反李云年長心勞無憂也。𧰨也。設然。𧰨行下孟。故二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𧰨

樂之志是猶羊肉不蒸燻也。𧰨反。丹朱又不願聚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虛地名也。〔釋文〕至鄧。向云之虛。音墟本。又作墟。堯聞舜之賢舉之

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釋文〕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釋

文〕童土。如字又音杜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

謂卷婁者也。〔釋文〕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

則聖人之聖會不崇朝可乎。〔釋文〕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慈念蒼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釋文〕齒長。丁丈

同。慶藩案華嚴經音義。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寧。偃僕學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也。〔釋文〕齒長。反注

引司馬云齒數也釋文闕。若少反。是以神人惡衆至。〔釋文〕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釋文〕二徙遠之。〔釋文〕

惡衆。鳥路。非好。呼報。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釋文〕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

利之。〔釋文〕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釋文〕不比。毗志反。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釋文〕煬。煬也夫不測神人親疏。〔釋文〕煬。郭音羊徐。和。李云煬炙也。於蟻棄知。於

魚得計。於羊棄意。〔釋文〕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釋文〕羊棄意。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釋文〕於紅

鬻故於魚得計比斥虞。〔釋文〕於蟻棄知。音於魚得計於羊棄意。司馬云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

鬻。鬻行故及斯言也。〔釋文〕相忘之大道無沾嚮之德是魚得計也。手無。〔釋文〕行而不致。蟻是羊棄意也。一說云真人無。〔釋文〕故不致。蟻是蟻棄知也。共處

所以比者。欲其利也。神人衆至不比。正惟不以利。散之。蟻之附。蟻也。有利而趨之也。即其知也。羊之。蟻也。與以可

散之利也。即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意。惟。蟻之。惟利。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

心。〔釋文〕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釋文〕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若然者。其平也

繩。〔釋文〕未能去繩而自平。〔釋文〕繩無心而正物。〔釋文〕能去。起呂。其變也。循。〔釋文〕未能絕迹而元會。〔釋文〕循順也。處

世和光乎。

變萬化大順蒼生會不逆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如上所解即是元古真人用自然之道處其心以待物

以人入天

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

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

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為喪死生微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曉未可知也是以假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家世父曰形氣之相類也得之生失之死有比而合之者也自然之特化也得之死亡之生有委而聽之者也得之生故有為而無為得之〔釋文〕或復扶又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雁也豕零也是時死故無為而無不為

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莖高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

塞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豬苓根也似豬卵治渴病比並賤藥也帝君主也夫藥無貴賤痲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釋文〕莖音謹郭音觀徐音斯司桔音結本梗古猛反司馬云桔梗雞雁徐於容反本或作塞音同司盡也馬云烏頭也治風冷痺亦作結梗治心腹血怒癩舞雞雁馬云即雞頭也一名艾與藕

子合為散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一名豬苓根似服之延年豕零豬苓可以治渴案四者皆藥草名是時為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為帝謂其王相休廢各桔梗雞雁豕零更相為主也方言曰詩更也〔詩〕郭音侍古無時字借時字為之爾雅曰帝君也淮南正論瀟時舉而代御齊俗篇此代為帝者也〔帝〕今本誤作常太平御覽引馮衍鄧禹牋此更為通者也〔適〕讀若竊廣雅竊君也或言時或言代或言更其勝言升句踐也以甲楯二千棲於會稽也句踐說王義一也〔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

名也越為吳軍所殘竄也〔釋文〕句踐音甲楯音尹反棲於音西李云會古外稽音唯種也能知亡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釋文〕句踐音甲楯音尹反棲於音西李云會古外稽音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種越大夫名其時句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城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在當時矯與

吳和後二十二年而城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游于紅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為句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釋文〕種章勇反越大夫名也吳所以存越雖亡可以存也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所節解之也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畫閣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竊腥羶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關於謀身長於存國也。〔釋文〕鴟尺夷腥刑定解之佳買反司馬云去也一幸壽。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釋文〕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釋文〕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特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謂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戰是知物相利者必相為害也。〔釋文〕有損有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夫種所以不免也。〔釋文〕不磷。鄰刃。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也。

實已損矣。而不自覺。特源而往者也。〔釋文〕所以不覺非不損也。特源往也。〔釋文〕特源也。攬損也。風之與日知覺特〔釋文〕特源而往者也。水由源往。雖遇風日不能損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其源流。〔釋文〕特源而往者也。道成其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釋文〕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有意則無崖。故殆。〔釋文〕殆逐也。夫親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善。朱之明。耳索語。曠之聽。心逐無崖之為二物也。自生而自化也。物之守物。物還而自證也。抱一者也。所以謂之審者。無外聽也。目聽而明。生焉耳聽而聰。出焉心聽而所殉。見焉凡能於其府者。皆外聽也。及其所自持而緣之。以為功。致果以求之。積久而不知所歸。役耳目心思之用。以與萬物為攬。故可悲也。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釋文〕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覆周給。而改悔矣。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釋文〕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釋文〕之長。丁丈反。茲萃。所中反。郭云聚也。李注同。茲萃。云多也。本又作萃。其反也。緣功。

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釋文〕自伐己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釋文〕夫誠意成功。功決固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己寶。謂有其知能。〔釋文〕流徒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己能。成功而處執。憊如是。甚可悲傷。故有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亡國戮民无已。皆有其身之禍。〔釋文〕貪土地為己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亡。殘害黎元。無敵無窮已也。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世有明人是為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唯惡貪賤惡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踐屢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釋文〕恃其所

不踐女展反李云一足常不往故能行廣遠也會據曰兩踐字並當作踐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博也外物簞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以容足耳然則廟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向有用乎即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蠅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以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別物遺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論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

○標極知七大大之名可謂造極自此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道也

○一是陽數大一天也

大陰解之

○用其分內則萬事無

滯也

○大陰地也無心運載

○〔釋文〕解之又佳買反

○大目視之

○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緣類也大類則物

○〔釋文〕令各下

○力呈反

○大方體之

○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萬物之類斯體達之

○大信稽之

○命之所期無令越

○逸斯大信也

○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

○大定持之

○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

○物各信

○用之其

○〔釋文〕不撓乃孝

○盡有天

○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上來七大末有不

○循有照

○循之則明

○無所作也

○循類也但順其

○冥有樞

○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窈冥之理自有樞機

○樞尺朱

○始有彼

○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郭注云始有之者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

○之者

○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體從彼學而解也戒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明彼知也能忘其知故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不知而知而不知非知而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无崖。各

以其分。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頡滑不同也其物紛擾頡滑 [釋文] 頡徐

結滑乎八反向云頡反滑滑謂錯亂也古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自存今亦不而

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時不往來法無遷貿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推而揚之有大

限也。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 [釋文] 揚推音角又苦學反三蒼云推敲也許慎云揚推祖略法度王云推

推敲擊也漢書五行志推其眼師古注云推顯揚妙理而推實論之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

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僻何不詢問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

王殊迹隨世為名也。不惑聖智或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

[釋文] 惑解佳貝反復於音服又扶音服又

雜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辦事 [釋文] 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夷節言之

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夷姓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 [釋文] 夷節楚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 [釋

文] 王果司馬云譚音談本亦作談李云說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

楚賢人譚音談本亦作談李云說也郭徒堪反徐徒暗反

故威稱隱者以抑

釋文公閱休隱士也 閱音悅

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

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如故問何爲庶聞所以

曰冬則獨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獨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儲以道遙感夏歸休優 釋文獨刺也郭音觸徐丁緣反一

音提盧文昭曰舊捉作促誤今改正慶藩音煩李云傍也司馬 予宅司馬云以隱居 夫夷節已不

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

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

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 顯冥

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顯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知不能處淡 釋文有知音智

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况我守愚若爲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類冥音眠司馬云類冥猶迷惑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言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 消毀損也言則

王者比適可敗壞名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

夫遭凍之人得衣則暖被喝之者遇水便活乃特陽和以解凍須寒風 釋文喝音渴字林之施始鼓反

之急以救喝雖乘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釋文喝音渴字林 之施始鼓反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夫每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戰辱蒼生必無赦 釋文能撓乃孝反又呼

正德以至道服之使人以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亡忘其貧

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 釋文淡然徒暫 其

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 釋文淡然徒暫 其

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

爲高居高而以卑爲 釋文而化卑本也本或作而

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爲卑下之行也 釋文而化卑本也本或作而

化卑於人也。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不以為物自苦。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其於人也。樂物

之通。而保己焉。通彼人不喪我。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故或不

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而飲人。與

與人並立。而使入化。望其風而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使彼父子各歸其所。雖復混同貴賤而倫敘無虧故父子各反其真斯人化也。而一聞其所施。

德故閉靜而不一。所有施惠與四時合敘未嘗不閉寂從容動靜不一。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家世父曰父子之宜。承上家人忘其貧子養父者也。父待養於子者也。所謂宜也。歸居即據上文冬揭覽夏休乎山樂言之。壽文閉關也。謂別異其所施以求自足也。以使家人忘其貧自忘而已矣。此其遠於人心者也。故曰。待公閱休。

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此總結也。聖人

達網繆。所謂元通。綱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解體知物境空幻。周盡一體。直周繆亡侯反。綱繆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周盡一體。所鑿網繆精流洞

周盡一體矣。無外內而皆同照。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釋文。周盡一體。愚故言周盡一體

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

作。而以天為師。播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人則從而命之也。

於二。釋文。復命播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名。有天然則是復其命也。人則從而命之也。

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命名也。合道聖人本無名字。為。憂乎知。而所行

恆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憂乎知。而所行

何。釋文。憂乎知。音。智而所行恆无幾。居豈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

何。釋文。憂乎知。音。智而所行恆无幾。居豈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

何。釋文。憂乎知。音。智而所行恆无幾。居豈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為者以形智不至為憂也。不知

弊無濟故其憂患相接無須與停息故曰恒無
幾時其有止也不能盡智去憂非可憂如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

人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

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釋文則不知其美於人便

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无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

廢也。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

者終竟也竟。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慶藩案王氏念孫曰終無已

無已時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

〔釋文〕好之呼報反。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

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

乎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夫聖德豐廣接物無私亭壽羣生芻狗百姓豈待知

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夫聖德豐廣接物無私亭壽羣生芻狗百姓豈待知

也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安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

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國都

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企。况喪道日遠逐末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緝合

也。緝合也。司馬云感也。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見聞所嘗

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九見所會見聞所會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况喪道日久流沒

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歸其重元之〔釋文〕十九謂見十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俞樾曰語字釋文引司
辯見其至道之境其爲樂也豈易言乎〔釋文〕十九謂見十見見聞聞馬云感也郭注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
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
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繼之曰况見見聞聞者也郭注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
况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益增之曰况以十仞之臺懸衆聞者也〔釋文〕衆之所習雖危猶聞况聖
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人之無危〔釋文〕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衆數登處不危〔釋文〕臺懸音衆聞音聞注同元嘉本作聞俞
樾曰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

十仞之臺而懸於衆人耳目之間聞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錯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
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聞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錯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
閉隙也周禮匠人井闕成閉同閉凡空處謂之閉屋空處亦曰閉十仞之臺懸之衆聞傑然

獨出見見聞聞不能換也得其環中以隨成不以之見於外而自得之於中乃可以應無窮

環中以隨成〔釋文〕再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釋文〕再相氏三皇以前無爲皇帝也環中之空也
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

順羣生混〔釋文〕再相息亮反注同郭云再相氏古聖王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釋文〕忽然與之
成庶品〔釋文〕再相俞樾曰路史循蜚紀有再相氏

俱往〔釋文〕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釋文〕日與物化故常無
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釋文〕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闔嘗舍之〔釋文〕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之乎〔釋文〕

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釋文〕嘗舍音捨夫師天而不得師天〔釋文〕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嘗暫相舍離也〔釋文〕嘗舍音捨

師者做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
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乘於自然故不得也

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不師耶〔釋文〕殉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做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
師猶有稱殉况捨〔釋文〕皆殉辭俊反家世父曰其有止也過乎命者也其以爲事應乎物者也

已逐物其如之何〔釋文〕皆殉其舍之也盡性復命彈人己而化之也云若之何者如是之爲道也夫聖人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釋文〕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造物我
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

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恤其合之也若之何〔釋文〕都無乃冥合〔釋文〕替廢也
理塞也

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恤其合之也若之何〔釋文〕都無乃冥合〔釋文〕替廢也
理塞也

混同人等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會無礙關然人聞否泰備經之矣而未

嘗理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做彼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王云壞敗也無心借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傷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

不與焉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恆殷湯聖人忘懷〔釋文〕門尹登恆

傳之音付不與音預從師而不圍圍任其自聚非圍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已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

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羣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傳而〔釋文〕之名羣

其兩見賢獨反注同得其隨成之道以司其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得也家世父曰隨成者

司者察也名之羣法之總也爾雅釋詁法當也老子名寄治直吏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

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開化羣品輔稟自然若蓮蓮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

生則歲日之計除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敘之名耳爲計〔釋文〕容成老子師也俞樾曰漢書藝文志

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即老子之師也列子湯問篇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審三月當是別一人

南本經篇昔容成氏之時道跡雁行列虞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敵首虎豹可尾鹿蛇可護而不知其所由然

時造麻日者則以爲黃帝之臣矣此以說列子湯問篇與黃帝同居空峒之容成氏乃爲得之非此容成也合諸

說觀之容成氏有三黃帝之君一也黃帝之臣二也老子之師三也然老子生年究不可考其師或即黃帝之臣未可知也

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桓公之子出桓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釋文魏瑩郭本作瑩

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故魏侯曠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釋文魏瑩音瑩磨之

瑩今本多作瑩乙耕反司馬云魏惠王也盧文昭曰舊作瑩與作瑩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田侯齊威

互易文頗不順且今書實多作瑩字今改正史表梁惠王之名作瑩王也名牟桓公案史記威王名

因不名牟盧文昭曰案今書有牟字史記威王名因齊魏國策亦同俞樾曰史記威王名因齊背之威刺之

田齊諸君無名牟者惟桓公名午與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譌然齊桓公午與梁惠王又不相值也背之威刺之

七賜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犀首官號也如今虎黃

比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釋文犀首魏官名也司

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草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釋文犀首馬云若今虎

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元嘉本作齒首慶緒案戰國策萬乘通鑑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三總注引司馬云犀首魏若今虎牙將軍視釋文較略萬乘反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錢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釋文為君于偽

君同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姓田

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患怒故熱氣隨於心癰疽發於背也釋文忌也出走忌畏而走或音圍之扶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腰脊旋節斷凱不亦快乎釋文忌也出走也元嘉本忌作亡

救一反三蒼云擊也郭云秩又褚栗反盧文昭曰舊秩仍折其之舌反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

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季姓也子者德之稱總之賢臣也

伐聞犀首請兵益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釋文季子魏臣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

為可憐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又壞音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

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千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

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

也華姓子有德稱亦總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與動于戈故是稱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

在王之供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

心故亦未免為亂人〔釋文〕華子亦魏君曰然則若何華子體篤既深王不闕其曰君求其道

而已矣夫道清虛皎潔物我兼忘故勸求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

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釋文〕惠子也而見賢過反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蝸者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釋文〕蝸牛有三着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

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頻相戰爭殺〔釋文〕數萬色主逐北如字又音佩君曰

噫其虛言與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釋文〕曰噫於其言與音曰臣請為君實之必謂虛

實錄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以意測四方上下有極君曰無窮魏侯答云上下

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

乎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然猶如此也謂所曰通達之中有魏謂魏國在於魏中有梁昔在河東國號

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辯別也王之一國處於六合欲論大

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

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自悟己之所爭〔釋文〕雖復扶又客出而君愉

然若有亡也愉然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釋文〕愉音敘字林云愉也又吐藪反

客

辭篇 則陽第二十五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惠子曰。

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

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嗃大會無足。音管本。嗃許交反。管聲也。玉簫呼落。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感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首可聞也。釋文。筦亦作管。反又呼教反。廣雅云。鳴也。劍首。環頭小孔也。馬云。映然如風。所譽。音孔。

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為聘使路。旁舍。惠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釋文。蟻丘。魚結反。李

云。蟻丘之漿。李云。賣漿家。司馬云。謂遊山名。旅舍以技藝草履之也。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

者邪。極高也。稷。稷家鄰舍。男女羣聚共登。稷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釋文。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升頭屋。稷。稷初力反。盧文弼曰。兩稷字疑有一。一。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

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釋文。聖人僕。謂讓聖德而隨僕隸也。司馬本。僕作僕。謂聖人壞僕也。是自理於民。與民同自藏

於畔。混塗泥。俾同塵。強俗不顯其德。故自理於民也。進。王云。條田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釋文。藏於畔。之業是隱藏

於。其聲銷。捐其名也。釋文。銷音消。司馬捐其本亦作捐。盧文弼曰。今書捐作捐。其志无窮。規是生也。聲名

誠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其心无極。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口應人開心。恒疑寂故。世也。本或作

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釋文。不屑。屑絮也。不絮

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寂寥虛寂。譬無水。釋文。陸沈。隱如無水而沈也。是其

市南宜僚邪。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子路請往召之。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孔子曰。已矣。

已止也。彼必不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

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

夫若

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佞。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爲詭佞之人也。

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而佞也。存在也。匿影銷聲。久當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果逃去也。

仲由無簠不用師言。逸往其家。庶觀成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

治民焉勿滅裂。

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即

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爲邦本。

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鄉也。爲政

固則邦甯。唯當用意。發人亦不可輕爾。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釋文。長梧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即琴牢

孔子弟子。慶藩案琴張孔子弟子。經傳中無作琴牢字。牢者。惟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

衛人也是。琴始見於家語。其書乃王子雍所爲。撰不足爲據。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爲顛孫師。服虔較之云子

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爲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蓋

又據禮記子張。既除衰。數語而附會者也。尤爲不經。琴張子牢本非一人也。司馬此說非。漢書古今人表作琴

牢。亦段學。者據家語改之也。如漢書有琴牢。則賈鄭服各注。鹵莽。莫古反。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蓋

早據之以釋牢。曰琴張矣。論語鄭注孟子趙岐注及左傳同。魯。音。莽。又如字。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蓋

其分也。司馬云。鹵莽猶鹵祖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虛文。昭曰。案鹵。千奴反。祖。才古反。二字古多連

用。如春秋繁露。俞子篇云。始於鹵。祖。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鹵。祖。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

鹵。精。連用者。亦多。猶。鹵。祖。也。有欲改爲粗。疎者。故正之。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

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爲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鋤治不熟。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擾之。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疏略。故致斯報也。功盡其分。無爲之至。釋文。變齊。才細反。司馬如字。云。變也。擾。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變改也。耕治也。擾。去也。爲田。取遭飢饉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今世之人。矯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

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殺人大蓄謂自此以下事大蓄既有則雖戒

以莫爲其可得已乎。離釋也蓄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怒其枉虐故重曰子乎爲盜殺人世開大禍子獨何罪先此禮釋大蓄之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強相推讓以被朝服

重爲羸網以繼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當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俞樾曰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綱繆子今

子今毛傳子今者嗟慈也管子小稱驚嗟慈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慈乎我窮必矣竝以嗟慈爲歎辭說詳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今子今〔釋文〕號天戶刀大蓄音離之也榮辱立然後

同義子當讀爲嗟釋文字字不作音蓋失其義久矣〔釋文〕號天戶刀大蓄音離之也榮辱立然後

覩所病。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歧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歧之

聞非病如何。軒冕爲榮戮恥爲辱奔馳取舍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上有

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貴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羣品奔馳競斯起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

枉爲在己。君莫之枉則民自正無爲任物正在民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

歸己。晏而責躬。昔殷湯步驟珠時燒滄異世故今自崩千里來霖是也。今則不然。之款物者則不復如此也匿爲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

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蔽匿罪〔釋文〕匿女力爲物而愚。一本作馮。俞樾曰

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

一本作馮。馮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覽適威篇曰頰爲教而過不識

敢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

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過。又臆改爲愚耳。慶遠案愚與過古通。晏子春秋外篇威爲樂以淫愚。民愚子非儒篇

愚作馮。韓子南面篇愚。韓宣王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馮。秦策愚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馮。蓋謂當從釋文作馮

之義。爲長今案俞氏以爲過字之誤。其說更精。過過二字古多互訛。本書漁父篇今者丘得道也。釋文過或作馮

讓王篇君過而遺先生食釋文過不識反物性而

大為難而罪不敢法既難定

本亦作遇是二字形似互誤之證

強令識之

為物所易則皆敢行之不易

斯罪之也所易以敢重為

任而罰不勝釋文大為難而罪不敢

王云凡所施為者皆用物之所能則莫不易而敢矣

遠其塗而誅不至適其足力則皆至

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

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將以避誅罰也

釋文民知音智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主日與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

於何得真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謂情急故繼之以偽

當責上也夫知力窮竭謂偽必生賦歛益急貧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法令儆彰夫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莊蘧名瓊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威德高

未嘗

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初歲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

出故始時之是起勿反廣雅云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

終誦為非也起勿反廣雅云

未始有極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

萬物

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

其出者為能親其門而測其根也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

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

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年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

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所

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銳情

取捨而其能賴其分別之知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无所逃不能

不能

寄身無地已止也夫鏡情取捨不如此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彼我相對執〔釋文〕然與音餘又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殺伯常騫狶章大史官職也

是執非乎官之姓名也所問〔釋文〕大史音太大殺吐刀反伯常騫起虔反狶本亦作飾同虛豈反又章李云狶章者曰

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

靈公者何邪〔釋文〕大綱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假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釋文〕湛丁南反

常淫樂音不應應對諸侯之際司馬云盟大殺曰是因是也〔釋文〕靈即是無道之證也依周公說法亂而不損曰靈

即無道之證也此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二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釋文〕同濫徐胡暫反或力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鮪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

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

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假遣人搏提幣帛令扶翼羽翼慰而送〔釋文〕史鮪音秋司馬所搏音幣音御音公

之使不終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說爲靈靈則有道之證〔釋文〕史鮪音秋司馬所搏音幣音御音公

馬音被云引衣裳自蔽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此殊郭義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

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釋文〕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男女同浴嬌慢

顛禮禮被用爲狶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

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

爲靈也久矣〔釋文〕子謂廟贖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

其勿數仍所主洗而西禮不馮音其子靈公郭讀絕句司馬以其子字絕句云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

者謂子孫無能憑依以保其基靈公得處為家也家世父曰郭象注子謂崩職非也石櫛有銘古之葬而奪之釋文一本作奪而埋之是也奪而里而伊也里居處也崩起怪蹟五怪反崩蹟女處音汝下之一

人何足以識之圖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也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淵職也欲明人之名諡皆定於未兆非

圖物情而有升降故沙丘石櫛先有其銘賢題少知問於大公調賢照狹劣謂之少知

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羣物故釋文大公音泰曰何謂丘里之言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

謂之太公調假設二人以論道理釋文大公音泰曰何謂丘里之言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

答以辯釋文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

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盧文昭曰舊土作土今書內音義作土字從之大

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俗也釋文十姓百名

一姓為十人十姓為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

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如采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同也一人設

腰者無復是馬比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比合異以為同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

弁而為公圖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

文積卑如字又合水字音婢一本作合流俞樾曰水乃小合弁而為公合羣小之稱以是

主而不執圖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圖自外入者有

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

夷羣異也圖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圖殊氣自有故能

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圖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聚之自然釋文天不賜也賜與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私故致字內清。與國家齊秦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武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

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萬物殊理。道不私

故无名。夫舉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無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名

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功歸於物。故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者斯順

時。謂四敘遷代循環。禍福清濁。流行反覆。能久定。故老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文。清濁如字。王云。流動流貌。虛反。覆芳服反。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於此爲辰於彼或以爲宜

拂辰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乘辰。音弗又音弱。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是

不能離也。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釋文。自殉殊面。廣雅云。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焉。殊也

力智。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或差於彼。然此爲正定者。或於彼差。那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

人而自得所宜。自殉殊面。強之以。比於太澤。百材皆度。無棄材也。林贊極多。隨材量用。必無棄

其義亦然。釋文。比於太澤。本亦作宅。盧文。百材皆度。度居也。雖別區異。所大。澤爲居。雖木石異

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爲同也。壇基也。石有巨。小有粗細。共聚。此之謂丘里之言。言

於丘里則天下可知。總結前。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以道爲名。名道於理。謂不足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无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

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強（釋文）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釋文）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也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

謂之（釋文）強字反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釋文）所謂道可道也大適有物生化學品語

公也（釋文）強字反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釋文）所謂道可道也大適有物生化學品語

功號讀亦可也（釋文）強字反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釋文）所謂道可道也大適有物生化學品語

比擬去之運遞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釋文）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

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釋文）夫獨以狗馬二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

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釋文）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代相生相殺（釋文）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也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洽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冬

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釋文）俞樾曰蓋當讀為害爾雅釋

陽或相害或相洽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

庸有（釋文）凡此事故云為趨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橋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

交合以此（釋文）欲惡反橋起（釋文）居表反下同又音兼王云片合（釋文）音判又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釋文）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此

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釋文）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誌記也夫陰陽之

有名故可謂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元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釋文）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釋文）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而耳非無能有之也夫四序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變相驅役（釋

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文) 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 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

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夫真理元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慮 (釋文) 所

復扶又 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

極於自爾故無所議。覩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元悟之士疑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元四生 少知

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

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避履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使

爲。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爲也季真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

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釋文〕季真接子 李云二賢人 俞樾曰向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

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道注並曰或有也。比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

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慶藩案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子接捷字異而義同爾雅接捷也。郭

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殺其君接傳三十年鄭伯接 執偏音偏 太公調曰雞

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爲。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

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釋文〕吠符廢反 大知音智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皆不爲而自爾。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 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

而終以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不合於道

物各備一邊故 卒爲備患也 或使則實 實自使之 爲也 莫爲則虛 無使之也 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 指名實之所在无名无實 在物之虛 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皆物也情苟會無則所

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夫可以言說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

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

忽然自死吾不能

違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作徂者德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

釋文不可徂一本

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觀

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

或之使

莫之為疑之所假

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為論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

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源焉可意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恆不為而自使然也

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盡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

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曰道

道大無名強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夫胡為於大方

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乃俗中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帶礙之物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道物極處非道非物

非言非默識有所極

後造於衆

故言默不能盡載之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讓之也

外物第二十六

釋文以義名篇

外物不可必。闕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開事物參差萬緒。惟釋文外物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無時而妙矣。虛文昭曰宋本必作心。慶緒案文。故龍逢誅比干戮箕

子狂。惡來死。桀紂亡。闕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闕龍逢比干外篇已解其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權紂之害所以得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莫宏死於

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闕精誠之至。闕碧玉也。子胥莫宏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

故云流於江。莫宏遭譴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譴。遂刺腸而釋文而化爲碧。臣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

死。蜀人感之以置。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乃精誠之至也。釋文而化爲碧。慶藩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引司

馬云。莫宏忠而流。故其血不朽而化爲碧。釋文闕。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會參

悲。闕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闕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而會參至孝而父母憎

至。孝尙有不愛。不知况乎世事萬塗而可釋文孝己宗之太子。曾參。曾參見絕權而後歸。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闕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

道竊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

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

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闕所謂錯行。闕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錯亂不順。釋文大絃音職又音諄。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用陰火陰也。而用陽。人生陰謂霹靂時。曉大樹也。家世父曰天地之大用。水火而已矣。水陽也。而

者也。豈當作煉。爾雅釋天。燂虹也。豈豈。猶言虹蜺。淮南說山。謂天二氣則成虹。二氣者陰陽之相薄者也。相薄而兩相爭。勝則虹蜺。亦不得成。人心水火之爭。陽常舒而徐。陰常慘而暴。施凡不平於心。皆陰氣之發也。故曰生火甚多。次爲月月者。水氣之積也。體陽而用陰也。火生而水不能勝。之所以兩陷而無所逃也。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闕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

其誰氏之子。格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僂耳。仰近。後瞻視高。遊。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魯人孔丘。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使身之。釋文去。起呂反。而本又作

文昭曰。今躬矜。躬矜爲身。容知。音智。容智謂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爲君子。受其言也。受其言。受其言。受其言。受其言。盛然改容而

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業行可得修進爲世用。可不。釋文盛然反。

業可得進乎。問可行仁令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爲

之則其迹萬世爲患。故不可輕也。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爲姦成萬世之禍。特聖迹而驚警則陳。

文。而驚。本亦作教。同五報。反下同。或作驚。抑固窶邪。固。執聖迹抑揚從己。釋文窶。其短。亡其略弗及邪。

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家世父曰。不忍一世

所蓄備也。夫無所蓄備之謂窶矣。其智略又弗及也。郭象云。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似失

莊子本意。慶藩案。七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策。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

義不可通。呂氏春秋。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惠之而

策。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惠之而

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夫以施惠爲歡者。惠不可偏。故警慢者多。中民之行

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釋文。乏行。下孟。其易以鼓。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

之謂也。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爲進退。故闕。釋文相結以隱。郭云。隱括也。李云。隱病也。雖

曰。李云。隱病也。然病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本亦非所以相結。以病。當訓爲

私。呂氏春秋。圖道篇。分定期。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緒白馬賦。思隱周。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

以隱。謂相結以。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閉塞。非毀桀之惡。故

於外者爲全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釋文〕見夢賢知能音智下

知有所困一本作知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釋文〕至知音智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釋文〕鵜徒令鶘鶘水鳥也去小知而

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釋文〕去小起呂反去善而自

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流蕩逐物逸遊不反果快絕誠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過極〔釋文〕之行下

同。反注任與音餘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釋文〕之類我志熱然

而不知回顧流遁決絕遠至於斯耳。〔釋文〕覆墜直類所好呼報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

无以相賤。所以為大齊同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曰。

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夫步驟殊時流淳異世古今情事變

為為學小見。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釋文〕狝韋氏三

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於今代。堯舜既章誰能。〔釋文〕狝虛豈不波波高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釋文〕不僻匹亦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

困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釋文〕獨有至德之人順時

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承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承意以尊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徹也顛者辛臭之事也夫六根無〔釋文〕顛舒延凡道不欲壅。壅則哽。

哽而不可則診。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哽庚猛反診女展反郭云踐也廣雅云

王念孫曰郭注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診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踐同察踐履與壅

塞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踐亦非也今案診讀為診診反也言哽塞而

不止則相乘反相乘反則衆害生也。廣雅曰診也。〔釋文〕診與反同方言曰診反也郭璞曰相

了戾也孟子告子篇鈔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曰診戾也此云哽而不可則診診義並與診同。診則衆害生。

生起也物之有知者特息。凡根生者無知亦不特息也。〔釋文〕天生六根一不可耳聞眼見鼻臭心

知為於分內雖用無營若乃目聽桑中

之色耳淫僂上之聲鼻熾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特息息不特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根隨逐前境或

穴哽塞以害生壅通變二徒皆不當〔釋文〕不殷如字一音於斯反天之穿之日夜无降〔釋文〕通理有常運

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家世父曰物之有知特息息者氣也而氣有厚薄純雜天不能強而同之爾雅釋言勝齊中也齊一則中矣其不能齊天之無如何者地而天既授之以百散九數而使之自

運焉授之以心雅而使之自化焉務開通而已說文穿通也核核乎有餘地以自存則通矣玉篇降伏也言積氣

之運無停伏也郭象注屬當也誤俞樾曰降當作聲即離之籍文素問宣明五氣篇勝脫不利為機又五常政

大論篇其病癰悶日夜無停謂不癰悶也人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寶乃開發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釋文〕其竇音

胞有重闕闕空曠也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釋文〕胞膾交反有重直龍闕音很郭云心有

天遊遊不係也虛空故自然〔釋文〕遊道其中室无空王虛則婦姑勃谿爭處也勃谿爭處也〔釋文〕勃谿爭處也

卑〔釋文〕勃谿音奕勃爭也露空也司馬云勃谿反辰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攘逆攘逆則逆也

然之道不遊其心則〔釋文〕六鑿在報相攘如牟反郭云逆也司馬云謂六情攘奪慶藩案荀子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父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言所以樂

乎大林丘山為廣大容萬物之生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釋文〕夫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

者也徐錯曰申即引也神者不勝言發生萬物不可勝窮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其

當〔釋文〕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名溢乎暴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署名既隨

者也家世父曰說文暴論也孟子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荀子富國篇聲名足以暴衣之皆表暴之意德溢乎名

言德所以奔溢名焉之也名溢乎暴言名所以奔溢表暴以成之也五句並同一意郭象云暴暴則名美於德〔釋文〕

謀稽乎敵敵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稽考也〔釋文〕敵音賢郭音元急也向知出乎

爭〔釋文〕平往則無用知〔釋文〕夫運心知以出〔釋文〕柴生乎守柴塞也柴塞也守〔釋文〕柴積也郭

境則爭〔釋文〕柴塞也〔釋文〕柴塞也守〔釋文〕柴積也郭〔釋文〕柴積也郭

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俞樾曰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

義疏曰果成也衆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是乎始脩。

夫事物之生皆有

由銚鑄之類也銚鑄也青春時節時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

釋文

銚七遙反割也能有所鐸乃豆反似草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釋文

到植時力反又音值立也本亦作置司馬云鐸拔

靜然可以補病

也

皆賊可以休老

非不老也

釋文

皆子斯反徐子

子淺反三蒼云捕獮貍也玉篇云賊也

慶藩本亦作賊音賊又武齊反字林云批也批音千米反

盧文昭

案蕭該漢書音義引司馬云皆視也釋文闕

亦作賊廣韻賊案也靡也似謂以兩手案摩目皆然與上下二句文義不類皆賊當謂

左右皆不能流盼可以閉目養神故曰休老又按賊與賊通皆目匡也皆賊猶云目陷

不遠也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焉

釋文

非佚音

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神言其內

騷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

釋文

以賊

賢人所以賊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從深望淺故不問之

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焉。

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無足可貴故取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

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

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爲卿鄉黨

之人聞其因孝而費於是強哭詐毀矯誣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釋文〕演門以善反宋城門名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

光務光怒之

堯知由賢禱以九五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詞焉瞋怒遠之林嶺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僞以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

子而跋於窳水諸侯弔之二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姓申徒

紀名他並隨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踣踣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愈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

〔釋文〕紀他徒何反而跋音存

云古踣字徐七

窳水音馱又音科

弔之司馬云恐其

踣徐芳附反音豆反字林云僅也李云頓也郭薄杯反

盧文弔曰二音之開當有又字下似此者不盡出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魚筍也以竹爲草

者意藜荃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釋文〕荃七全反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也蹄兔置也亦兔躡也

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比二事譬也盧文弔曰案如或所蹄大令反兔躡也又云兔躡也係其脚云是躡也見詩周頌蹄故曰蹄也音古縣反音巨亮反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

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荃蹄而荃蹄實異魚兔亦由元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元理魚兔得而荃蹄忘元理明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夫忘言得理曰籀道存〔釋文〕得夫音符

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釋文〕以義

寓言十九寓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爲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

〔釋文〕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重言長老鄉閭尊

猶十信謂爲人所重者之言也家世父曰重當爲直容切廣韻重視也莊生其七也〔釋文〕重言謂爲人所重者之言也家世父曰重當爲直容切廣韻重視也莊生

以天倪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

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

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厄支也支釋文厄言字又作厄音支字略云厄圓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厄器備即

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盧文昭曰厄舊作天倪音宜徐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藉郭云藉

云因借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

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謀辯合也父談其子人多譽之音餘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安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與己同

則應不與己同則反互相非也夫俗人類倒安為誠否與己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同於己為是之異

於己為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夫迷

異安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誠矣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

猶十信其七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己自言之不藉於外為釋文耆艾五蓋年先矣而无經緯本

末以期年耆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期待也

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特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家世父曰已言者

已前言之而復言也爾雅釋詁耆艾長也艾歷也郭璞注長者多更歷稱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是耆

艾而先人之義經緯本末所以先人人亦以是期之重言之不倦提擲警傷人道如是乎存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

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

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氣之倪

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氣之倪

之天年極生〔釋文〕曼衍以駁不言則齊。夫理處無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家世

之言隨乎言而言之隨乎不言而言之有言齊與言不齊。齊與言不齊。齊不言也。不言與言

而固無言無言而固非無言是之謂天倪齊其不一故不齊也。言與齊不齊也。

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釋文〕復

不扶又反。故曰無言。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緣加百非亦未借

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言無言義。終身言。未嘗不言。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夫各執自見故有可有。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

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無不可而至也

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

然之分者能無天落。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

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釋文〕皆種。章勇。始卒若環。於今為

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莫得其倫。理自齊故莫得。倫理也。尋索變

之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

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家世父曰言相生猶萬物之相禪也。萬物有種生發至於無窮而不

能執一形以相禪言有種而推衍至於無窮不能執一言以為始始卒無有竭俱是之為天均。莊子謂

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與時俱也。

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元道，故遠稱

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豈有耶？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

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之是。故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膺也。

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屬志勤行用心，事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

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謝代也。而後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

心久已代謝，故宜復靈無復，復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以盡生，匪豈得勤志役心，乘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詞抵惠施也。

釋文：才知音智。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仁義利害好惡是非，豈彼前機應時陳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

前人之口矣。

釋文：而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注同。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

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釋文：蓋音梧，又五各反，逆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

得及彼乎。

因而乘之，故無不及。已止也。彼孔子也，重易惠子止而勿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

會子再仕而心

再化。

姓會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二釜而心樂，後仕二千鍾而不洎，吾心

悲。涖泊及也。

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會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爲不及養親故也〔釋文〕三釜小

種云六斗四升曰釜

音格下心樂

注同不泊

其器弟子問於仲尼曰

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

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會參仁〔釋文〕參所

反无所縣

音玄其罪乎

縣係也心再化於祿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無係於罪也以爲

于僞曰

既已縣矣

養

羊尙反夫无所縣者

可以有哀乎

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輪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貨而稱孝子三仕僉爲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

二釜二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釋文〕如鶴

本亦作觀同古亂反蚊

音文

孟庚反司馬云鶴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鶴取大小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

夫至人之視物

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鶴爲蚊乎今案釋文云鶴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准南子傲真篇毀譽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鶴兩文相稱者元

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

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外權利也

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

學心未熟能

〔釋文〕子綦

音其一年而從

不自專也

年而物

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自得也

六年而鬼入

無所復爲

所復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習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

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

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元運窮兼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釋文〕天籟力帶反

生有

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歸死憾也。

〔釋文〕則喪息浪反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

勸導而生陽也。无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

○私也。而果然乎。○果決定也。○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

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夫氣聚為生不足榮氣散為死不足哀生既齊哀樂

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夫星歷度數元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

天有歷一本作天有歷。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物死生等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

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夫死去生來輪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之也。○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榮色心

乎其無鬼者。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

也。○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證其有也。○衆罔兩閔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

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罔兩

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俯低頭也。撮束髮也。沒坐起行止唯形是。〔釋文〕罔音影又如字本或作影。虛影外

從以此則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釋文〕罔音影又如字本或作影。虛影外

字也括古括反司馬被髮皮寄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運動自爾無所稍問更更無心運動之

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釋文搜搜刀反又音蕭向云動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自爾故不知所以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其然爾豈有待哉予蠋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影

似形而非形蠋甲蠋也蛇蛻皮也夫蟻蟻變化而為蠋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蟻蟻於前

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釋文蠋甲音條司馬云蠋蛇蛻音蛻又始蛻反火與日吾屯

也陰與夜吾代也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釋文

吾屯徒門反聚也慶藩案文選謝靈運薛南亭詩住引司馬云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闕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釋文關彼吾所以有待邪

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

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况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

乎是知一切萬法悉皆獨化也家世父曰火日出而景生焉陰夜而景層焉屯向草木之始生也代者更也替

也有相替者而吾固休也景之與形相待也待火日而動特陰夜而休彼吾所以相待又有待也有待故不為

物先待焉而即應故亦與物并景之隨形各會其人之情態慮而與之委蛇比莊生應世之大旨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

也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

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

釋文陽子居姓楊名朱字子居之沛音邀古堯反要也遇也玉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

可教今不可也昔逢揚子謂有道心今見神奇知其難教雖其異俗是以傷嗟也陽子居不答自覺已非至舍進盥

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

盥酒也櫛梳也屣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澆水敷浴

〔釋文〕

音管小爾雅漱所又中櫛莊乙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

聞矣請問其過

向被抵詞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閒庸今

老子曰而

唯唯盱盱而誰與居

唯唯盱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唯盱矜急威權之貌也而伊也跋扈威勢矜莊矜物物皆哀悼誰將

伊居

〔釋文〕

郭呼維反

盱盱香于反又許吳反又音虛廣雅云唯唯盱盱元氣也而伊也跋

扈乎〔釋文〕

徐許圭反盱盱也言伊與元氣合德去其矜矜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跋跋反

畏難乃且

疏遠千萬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夫人虛潔貞清者猶如汗辱也感德圓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戒子居也

陽子居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變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

〔釋文〕

變子大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將送也家公主

也揚朱往師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託席妻提梳巾

〔釋文〕

家公李云主人公也一讀煬音向反又

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釋文〕

〔釋文〕去其起居

雜讓王第二十八〔釋文〕以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

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堯許事迹具載內

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

〔釋文〕

字也即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夫位登九五

倫算重莫甚於此向不以斯榮貴損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忘天下者無以天

害生匪况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天下託於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舜之事墟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俞樾曰漢書古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

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

〔釋文〕善卷卷勉反居阮反又音督李云姓善名衣皮於既反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

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古人薄樸喚帝爲子根舜以天下讓其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戶字亦有作后者隨字讀

紅南喚人作農比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釋文〕石戶本亦之農李云石戶地捲捲音攬郭音

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釋文〕石戶作后之農名農農人也

葆力音保字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釋文〕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爲至〔釋文〕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者皆居其

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釋文〕大王音太亶丁但父音甫

邠筆貧反徐甫甫反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事奉也。勉。勸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

土地。我不忍傷殺。使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民相連。雖途有國於岐山。

釋文。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

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以地害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故害人。

因杖。直亮。筴。初革。相連。力展。反。司馬。岐山。其宜。反。或。

夫大王

夫。亂世。僥倖。人心。浮淺。何

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夫。亂世。僥倖。人心。浮淺。何

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釋文。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

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越人。三

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與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王輿也。越

國之人。類殺君主。王子搜。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王輿。

釋文。弑。其音。試。王子搜。

索。為。反。又。悉。獲。反。又。戴。獲。反。李。云。王。子。名。淮。南。子。作。駘。俞。越。曰。釋。文。云。越。淮。南。子。作。駘。然。駘。

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駘之子。無韻。搜。竹書紀年。駘為其子。所殺。越人殺其子。立無餘。又見。越而立。無韻。是無韻。以前。三君。皆不。蓋。終。則。王。子。搜。是。無。韻。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丹。穴。爾。雅。云。南。戴。以。艾。五。蓋。王。輿。一。本。作。日。為。丹。穴。反。王。輿。王。輿。王。輿。

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援。引也。綬。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

為君。釋文。援。音。而。呼。火。故。反。本。以。舍。音。捨。非。惡。烏。路。反。下。及。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

侯。昭。僖。侯。有。憂。色。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侵。境。士。干。戈。鼓。動。勝。負。未。知。休。湯。居。懷。故。有。憂。色。釋。文。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俞。樾。曰。呂。覽。

侯。昭僖侯有憂色。

侯。昭。僖。侯。有。憂。色。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侵。境。士。干。戈。鼓。動。勝。負。未。知。休。湯。居。懷。故。有。憂。色。釋。文。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俞。樾。曰。呂。覽。

費生瀟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又極徒瀟引子華子曰王昭僖侯司馬云韓侯俞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爲兩篇注同昭僖侯韓曰韓有昭侯有

昭僖侯無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銘書記也攬提取也

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去之也假且書

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斷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斷去釋文攬俱碧俱縛二反又史說反李云取也盧

鶴今皆從廢李云棄也司馬云病也一云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昭僖侯曰舊作俱碧反俱縛反或又史說反

宋本改正廢攬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昭僖侯曰舊作俱碧反俱縛反或又史說反

甚善昭僖侯之言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昭僖侯之言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之言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又遠昭僖侯之言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

矣昭僖侯之言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

幣帛也則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釋文魯君一本作魯侯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

牛苴布子麻布也飯餲也居疏陋之閭巷釋文苴音羸徐七餘反李云有符晚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稱詞以欺使者

恐其以誤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釋文之使所使反下家與音餘而遺唯季反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

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緒餘也。土直也。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爲強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釋文〕復來。音服或音扶。又反。下章皆

同緒餘。並如字。徐上音奢。下以嗟反。司馬李云。緒者。餘也。謂強餘也。慶藩。土。敕雅反。又片。賈行。直。側雅反。又知。案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引司馬云。緒餘也。視釋文較略。賈二反。又音如字。雅反。司馬云

土直如糞草也。李云。土直。禮魂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直。無心之貌。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

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釋文〕

必察其所以之。王云。聖人真以持身。餘以爲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如此。不必察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卽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殉物。其義亦

然。〔釋文〕所要。一遙反。俞樾曰。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

爲不好士乎。子陽。鄭相也。御寇。鄭人也有道而窮。〔釋文〕子陽。鄭相不好。呼報反。鄭子陽。卽令官

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釋文〕卽令。力呈反。使者去。

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

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拊心。責夫罪。〔釋

文〕拊心。徐音。得佚。音。樂。音。君過。古臥反。本。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子陽嚴陸人多怒之左右有謀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獵狗殺子陽也

釋文作難

乃且反殺子陽舍人折弓畏子陽怒

賁因國人逐獵狗而殺子陽

俞樾曰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汜論論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繡公二十五年鄭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其殺繡公驗又與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

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諱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

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

釋文楚昭王

名軫平王

屠羊說

音悅或如字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

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

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

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

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

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

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三旌三公也亦有作旌字者謂三卿皆執旌故謂三卿爲旌也俞樾曰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句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

子不當稱子

釋文從者

才用

強之

其文

見之

賢過反

之知

音入郢反毀約如字徐而見如字亦爲我于馮

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旌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旌也慶濤案白帖御覽二百二十八並引司馬本三旌作三玆云諸侯三卿皆執三玆與釋文小異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

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

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

原憲孔子弟子姓名原名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

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椽蓬作門扉破甕為甌夫妻二〔釋文〕妄施始歧反交徐疾私反李云蓋屋也慶藩案人各居一室蓬雨溼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也生者謂新生未乾之草即牽蘿補屋之意也蓬戶為戶桑以為樞尺朱反司馬云屈

魏牖音西司馬云二室司馬云夫下葛反郭音為塞悉代反司馬云匡坐而弦案弦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

見原憲。

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釋文〕中紺

古暗反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

原憲華冠緘

履杖藜而應門。

緘緘也以華皮為冠用藜盤為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釋文〕華冠

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慶藩案華縹也說文縹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或作

縹玉簞縹縹並胡霸胡郭二切字通作華司馬所倚反或所買反本或作縹并下曳縹同三蒼解詁作縹云相如上林賦華楓檉皮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縹履也聲類或作縹韋昭蘇寄反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履司馬本作縹李云縹履謂履無跟也王以藜為杖也司馬應門自對云體之能踴舉而曳之也履或作縹杖藜馬本作扶杖也應門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

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送

巡而有愧色。

嘻笑聲也送巡御退貌也〔釋文〕嘻

許其送巡反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夫過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東〔釋文〕希世而行

常願世譽而動故曰希世比周〔志〕為人于偽反下教以為己人今反不為也仁義之慝謂依託仁義為惡

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以麻縹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刺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釋文〕縹袍

好紛反司馬云謂麻是也種盧文昭曰今書作腫噲馬云種噲刺錯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據說文噲咽也一日噲噲也疑字當為瘡

病甚也通作瘡腫決曰瘡說文瘡病胼田疴竹尼也一日腫旁出吟癩癩並一聲之轉胼田疴竹尼二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守分清虛家業窮蹙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闕

釋文

竹久見賢

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詞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

者忘心矣。

夫君子賢人不可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可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志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

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

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

是丘之得也。

軒廢也作益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益虧無位 釋文 軒之熱反

讀廣雅云廉也一云紀言反家語云厚粥一粥之六反自樂音愀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子了二反又黃西反音干謂干解盧文昭曰徐舊編今改正又音育洛音愀李音秋又七遙反一本作欣盧文昭曰舊作

七了反了反今改正下七遙反舊脫七字亦補正行修下孟不怍在洛反爾雅云 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道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而騰遁心思魏闕下

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釋文 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 瞻子賢人也淮南作瞻可馬本同云瞻讀曰魏象魏觀闕

今淮南亦作窳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 釋文 重生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

輕則易絕矣此人身居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勝音升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 釋文 不能自勝則從

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 俞樾曰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臣氏春
秋審為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餘之神無遜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
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案從呂氏春秋 无惡 如字又乎 絕句一讀連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
作樂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烏路反乎 不能自勝為句

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傷
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為儔類也 釋

文重傷 直用反下同 俞樾曰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列傷也 魏牟
故曰比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為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 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七
雖未階乎元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釋文萬乘 魏牟

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藜藜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饉營無火食
藜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歌樂自
不以為事也 釋文不火食 元嘉本 藜藜 藜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歌樂自

子再逐於魯創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
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 仕於魯而被放游於
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 釋文伐樹於宋 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
子常無罪咎壞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與未達故發斯言 釋文伐樹於宋 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

藉毀也又云陵藉也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
一云擊也或云係也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

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喟然嗟歎貌由與
賜細碎之人也命

召將來告之善道如 釋文喟 去隗反又 語之 魚據
斯困苦豈不窮乎 苦怪反 語之 魚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夫歲寒則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慶諸案何窮之爲爲猶謂也古謂爲二字義通呂氏春秋慎人爲作何窮之謂呂氏春秋精論篇胡

爲不可淮南原道篇作胡謂不可漢書高帝紀聽食其爲里豈門史記爲作謂皆其證。案釋文臨難且

左傳一之謂其韓詩外傳王欲用何謂辭之新序雜事篇何謂至於此也謂字並與爲同義。孔子削然反

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干執而舞。削然取琴聲也挖然奮勇貌釋文削然如字李云反琴聲也既師資頓悟彼此歡娛也釋文亦作挖音借

文昭曰宋挖許訖反又巨乙反魚乙反執干干插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風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釋文亦樂得呂覽慎人爲作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伯名和周

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王之孫也懷

隨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

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爲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遺遂於丘首之山

丘首山今在河內潁陽地名在襄陽未爲定地釋文處於潁陽廣雅云虞安也安於潁共伯音恭也安於潁

名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處於丘首也釋文處於潁陽廣雅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也安於潁

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

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大陽光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禮遂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

共縣西魯遠子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爲入爲三

公本或作丘首盧文昭曰案今蜀書作攝行天子事慶滂案路史發揮二注引司馬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

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於大

陽光曰厲王爲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還歸於宗禮遂得意於共丘山之首與釋文小異蓋又案釋文引司馬

云共伯遺遂得意於共山之首而不許共山屬某所疑共首即共頭也荀子儒效篇至共頭而山豨揚倅往共河

內縣共頭蓋得意於共山之名盧云共頭即莊子之共首呂氏春秋誠廉篇亦作共頭此首字亦當爲頭之誤（頭

從頁頁即首字也古頭首字通用）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冷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逸世與夫

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故下曰缺清冷淵在南陽西

將恥辱之行好漫於我以此之羞慙遂投清冷也。俞樾曰廣韻二十五

德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亡擇。釋文曰

故字俗說文作辱行下孟反。武諫反徐武清冷音之淵山海經云在江浦一云

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

他也。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壞道之人隨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論既非隨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

吾不字贊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殺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

知也。釋文曰瞽光音務又莫豆強力李云阻兵須力盧文忍垢司馬云垢辱也李

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

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漫好也稠水在稠

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非廉也。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

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沈於廬水。沈沈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

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澹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

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盧水在遼西（釋文）盧水音閩，司馬

在遼東西界一淡然反。徒誓反。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

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釋文〕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東，令支縣界伯夷叔齊

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紹慰賢長，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如魯二級授官，一列仍姓，血誓其盟書埋之壇下也。〔釋文〕血牲，一本作殺牲，司馬

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

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當朴未殘，四時祭祀盡〔釋文〕

嗜許其反一，祈喜如字，徐許記反。俞樾曰：喜當作禧，爾雅稱禧，禧福也。不祈福者，不盡治也。直吏

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

利也。爲政順事百姓，雖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

暴也。鐵速也，速爲治政彰紂之虛謀，謀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王念孫曰：上謀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俞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句法正相對，後人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

也。不如避之，以絮吾行。一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一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宏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平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塗仔也。若與周竝存，恐仔吾行不如近河〔釋文〕故被反。皮義貪冒。亡北反或亡。稷契。鬼列之噲。音快。篡。初惠反。唐云或曰讓王之舊，其章多重生而務光是也。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傑於鷹鷂之爲，勢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菽，保身而已。其全道尙高，而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於義，無當也。

雜 篇 盜 跖 第 一 十 九 〔 釋 文 〕 以 人 名 篇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莊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爲號。展

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爲巨盜故名盜跖。釋文孔子與柳穿穴居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墮字者。保小城也。爲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下季爲友。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盜跖之

反幸奇注。僕書云。跖者大盜也。俞樾曰。史記伯夷傳正義又云。離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跖。才用卒。尊忽之爲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讀者勿以寓言爲實也。從反。

同樞戶。尺朱反。徐若溝反。同馬。入保。鄭注禮記曰。小坡曰保。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

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

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

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

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

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

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

鋪。鋪食也。子貢。釋文。能詔。如字。竊。爲。于。爲。反。下。請。爲。爲。說。之。始。鏡。飄。風。辨。遠。反。徐。易。辱。以。鼓。大。山。音。膾。古。外。乘。在。車。之。右。也。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

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

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言孔子。禮。章。文。武。祖。述。也。辨。刊。定。禮。樂。遺。禮。將。來。也。釋文。髮

上。時。掌。此。夫。音。符。又。如。守。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脅。助。也。言。尼。父。所。截。冕。浮。華。離。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爲。革。帶。既。圓。且。堅。又。如。牛

反。

也助〔釋文〕冠古亂枝木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帶死牛之骨詩切反司馬云取多辭繆說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

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傲倖冀望也夫作孝弟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

也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說棄本趨末師金致芻狗之論

也〔釋文〕繆說音孝弟亦作悌而傲古堯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

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丘幸其得與賢朋友不敢正

字者蓋履迹也願履幕迹猶看足下俞樾曰極當作履爾雅釋言履迹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履古字通書供

〔釋文〕復通扶又反願望履幕下司馬本幕作蓋云言視不齒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

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

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趨疾行也反走卻退〔釋文〕反走小御行也

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

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

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激明也貝珠也〔釋文〕少長詩召反下皆說

音悅知維音勇悍反激丹古歷反司齊貝一本作音中丁仲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

〔釋文〕冠古亂枝木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帶死牛之骨詩切反司馬云取多辭繆說不耕而食

也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說棄本趨末師金致芻狗之論

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文南使所吏反下 數百所主反 罷兵如字徐 共祭音恭 之行下孟反 恆民一本作順 吾譽音餘 下同 好面呼報反 背音佩

下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舜堯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禮慕於堯舜非四術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居居安靜之容 橡音象 煬音羊

反 應諸案于于廣大之意也。方言于大也。禮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垂其君鄭注曰于讀爲任任猶廣也。大也。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爲廣大。于于重言也。

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釋文〕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也。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涿鹿音卓。本又作涿。逐。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之天子。一曰庶人貪者。 涿鹿音卓。本又作涿。逐。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之天子。一曰庶人貪者。

名故城。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 堯舜作立羣臣。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朝歌 〔釋文〕武

王殺音試下同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傷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征伐甚強。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孔子遺章文武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也。縫衣淺帶。矯言

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爲賊害甚於盜跖。〔釋文〕縫衣本又作縫扶恭反。徐扶公反。又音偶。盧文弨曰。今

書作縫衣。慶藩案。縫衣。淺帶。向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見列子黃帝篇注。〔釋文〕縫衣又作縫。縫衣。大衣也。或作逢。書供範子孫。其逢吉馬注曰。逢大也。禮儒行。逢掖之衣。注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儒。效篇逢

衣。淺帶。揚注並曰。逢大也。亦省作逢。墨子公孟篇。逢衣博袍。逢博皆大。淺帶。淺狹。矯言。紀表也。〔集韻〕縫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曼碑。彌絳袞口。絳卽縫字。〕

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

丘能止暮禁非。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釋文〕說子路始銳反。去其。起呂反。危冠。李云。危高也。子

難形。背負。暇牛。用表已強也。盧文弨曰。今書音義作暇。斗。案史記作佩。暇。暇。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

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懶職事。既不。〔釋文〕其卒。子恤。身蒞。莊居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

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謂不與丹

朱天。〔釋文〕以爲。子僞反。堯不慈。子不授。舜不孝。爲父所。禹偏枯。治水勸勞。風雨休致。傷放其

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凡經七年。方得免脫。〔釋文〕文王拘羑里。紂之二十

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

羞也。

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

〔釋文〕而強

其文可羞如字本又作

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

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

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抱木立枯焉

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

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

〔釋文〕負石自投於河

聖人仁士民父母若謂足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

十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鮑沈河而死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晉文公重耳也禮讓

路因乏推割股肉以給之公後遺三日封於從者燬亡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

死音煩燒也慶藩案左傳介之推不言殺燬亦弗及又曰晉侯求之不得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舅且旌善

爲介推田號曰介山徧查經傳并無介推燔死之事自屈子爲立柱之說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推而立枯令

莊生有燔死之文容齋三筆云始自新序非也而東方朔七諫漢書丙吉傳皆承其誤今當以左傳呂覽正

之。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

六子者謂伯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元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

病之人操瓢乞告比爾人物不許見爾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爲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豕字

有作死字者乞字有作走

字者隨字讀之豕猶也

〔釋文〕尾生

一本作徵生戰國策作磔竹客反廣

操七曹

瓢

而乞者

李云言上四

人不得其死

中者也乞或作走

離名

力智

念本

作卒

世之所謂忠臣者

莫若王子比干

伍子胥

子

胥沈江

比干剖心

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

〔釋文〕剖

爲磔者

〔釋文〕剖

心管口反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

而為之哉。分內為釋文以說如字又始銳反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

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

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夫天長地

久窮境猶除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釋文上壽音受又如瘦色又反王念孫曰：譯文瘦色又反，察瘦

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穴也。釋文上壽音受又如瘦色又反王念孫曰：譯文瘦色又反，察瘦

死喪為一類，憂患為一類，瘦字本作瘠，爾雅曰：瘠，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瘠，毛傳與爾雅同。漢書宣帝紀：今禁

者或以掠辜若讓寒瘵，死獄中。蘇林曰：瘵，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瘵，師古曰：瘵音庚，字或作瘵。王子侯表曰：富侯龍

下獄，瘵死，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足論哉。亟，急也。狂，在失性也。汲，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龜盧，方 釋文能說音悅亟去紀力反愈

也。本或作極。无復扶又反，狂狂如字又反，汲汲本亦作汲音，詐巧苦孝反，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

二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感談物理，孔子懼懼，途至於

斯釋文上車時掌反，三失息暫反，芒然莫剛反，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微無也。然如此也。

釋文有行如字，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若前乎者，則是簞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彼

釋前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

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習中也。不亦拂乎。特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

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殺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財非戰爭。於心芻言。行相反戾。耶

〔釋文〕入嫂。先早反。司馬云。為臣。臣或殺君。申志論則。力頓。悖戰。布內。亦拂。扶弗。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遺燒燬。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

為別乎。威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彼

五紀六位無。〔釋文〕長幼。丁丈。五紀。司馬云。歲日。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俞樾曰。五紀。司馬云。歲日月星辰歷數。可分別也。

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為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舉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為別。彼列反。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堯廢長子丹朱。不與。長位。又言殺也。得。通稱矣。

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敗。〔釋文〕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

紂賈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釋文〕堯殺長子。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

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封納賈稅焉。故謂之放也。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殷廢放夏桀於南巢。周武

其義。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太伯仲雍

誅之。故云殺之。廢簡立庶弟。〔釋文〕為適。丁歷。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釋文〕為適。丁歷。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愛。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周暫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於道。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且子正為名。假設之辭也為音不監。

本亦作。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故曰。无為小人。反。張苟得皆共談元言於無為之理。教於莫逆之契也。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故曰。无為小人。反。於抄反。故曰。无為小人。反。

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時而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徘徊。徘徊。變也。圓機。輪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所為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變。爾真性。

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比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徘徊。而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失其所為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毒其患也。必其行。即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韓古字通。又。通。作。博。史記。吳王。傳。燕王。博。胡。祭。入。蕭。關。察。隱。曰。博。音。專。謂。專。統。領。胡。兵。也。漢。書。博。作。轉。无赴而富。无殉而成。

將棄而天。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比于忠諫。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扶。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釋文〕抉眼。烏穴。直躬。謹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期父盜羊。而子謹之。尾生以女子為。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鮑。焦。廉。真。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釋文〕鮑子立乾。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末。人。其。君。虞。其。士。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焦。遂。棄。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同。又。云。櫛。浴。水。之。上。也。勝子自理。理。作。便。本。又。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狄。抱。甕。之。何。也。一。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孔子。聖。德。歷。國。

雜篇 盜跖第二十九

四三五

應弱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匡姓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擯離處（釋文）孔子不見母李云

辭他邑亦恥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體窮仁義有斯過矣（釋文）孔子不見母李云

見父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盧文弨曰疑父母二字當互易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

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

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體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

服從其殃為道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

人深宜戒慎也（釋文）所傳文專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

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無足謂貪婪

者也知和謂體知中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

譽而後就利祿者若財富則人歸之歸則下而下則貴之夫得人諫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賈安而

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釋文）无足一本作無知則下疑據反樂意音格

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體貪求之心而不取耶（釋文）无足一本作無知則下疑據反樂意音格

音智下知謀同慶諸案意語詞也諫若抑抑意古字通論諸學而篇抑故推正不忘邪忘或作妄言君臣但

與之與鑽石經反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皆其證推尋正道不忘故不

用富貴耶為智力不足故不用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此

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樂而在者猶將己為超絕流俗過世人况

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

末而遷化者也豈能（釋文）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世去至重棄至尊以

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至重生也至尊道也

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流俗之人捐生背道長生之道去之遠矣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

於心。竊恨悲也。括倫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釋文〕慘反。七威。恒。丹。易。之。恐。丘。勇。反。知爲爲

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釋文〕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

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無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

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釋文〕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開感。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釋

文〕窮美。窮猶盡也。究執。一音勢。本亦作勢。一音藝。究竟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

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釋文〕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

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釋文〕俠人音格。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

不待象而安之。〔釋文〕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嗜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夫欲惡避就。固不

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釋文〕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爲之。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

辯辭於此。〔釋文〕欲惡。鳥路反。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

爭。无以爲。故不求。〔釋文〕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不覺也。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釋文〕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

分。貧賤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聘。八極不自覺。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釋文〕監照也。夫

其貪。披棄拾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釋文〕夫不以高貴爲驕。矜

計其災。慮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名譽者也。〔釋文〕要名。一遙反。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醜醜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溢而論之豈非憂也

選漢高祖功臣頌有馮庸而尙缺（文選庸誤作隨李善注誤以爲馮依瑞應失之古應與庸同聲韻用康誥廩保厥民周誥庸保民德詩闕宮鷹戎狄是庸史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庸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庸音義曰丁本庸作應）服庸之爲馮庸爲伏軾之爲應軾（史記鄒生傳伏軾下齊七十餘城漢書作馮軾）伏琴爲應琴（史記魏世家中期應琴素隱曰春秋後語作伏琴）茵伏爲茵應也（史記酷吏傳末嘗敢均茵伏漢書作茵應）

戚醜也又音子妙反。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

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凌躐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盜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同起疏竇樓敝出內外來往怙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釋文〕疑劫

許業反又曲業反內周樓疏李云重樓內中疏斬外通謂設備守具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六者謂亂若疾尋憂畏也

禪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極然平生貪

〔釋文〕財單音丹本或作斬音祁家世父曰釋

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憂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當作爲賈史記歷書單闕崔駰注單闕一作賈安單賈字通漢書但字多作賈賈誼傳非賈倒懸而已揚雄傳賈費精神於此說文但視也是但自爲袒而德爲但單以反一日之無故俗言但以反一日之無故玉篇單一也一

但字義亦近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縲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錄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耶而流俗之夫

〔釋文〕縲音了又魚

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釋文〕縲音了又魚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

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敝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

謀欲殺將

〔釋文〕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編紀云周赧王十喜劍許紀反

代之也

夾門郭李音協好之呼報反无厭於壁反又於豔反

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

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釋文 慳慳趙太子名也。厥與其父喜好干戈。故欲

〔釋文〕慳 苦回反。太子名。俞樾曰。惠文王之。後為孝成王。丹則比太子。蓋不立。募 音慕。又說王 如字。解也。又音悅。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

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慳尙何敢言。釋文 欲教我何事。乃賜千

子曰。聞莊子賢者。聖明故所。以幣從。才用反。一本作以幣從者。盧文昭。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

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釋文 髮亂如蓬。鬢毛突出。纓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

容憤然。實智故語聲難。〔釋文〕上說 如字。又始。步公反。本蓬頭。謂著兜鍪。必有反司馬本作 垂冠。將欲

蓋斯劍士之形服也。鏡反。下同。蓬 或作蓬。同。頭 也有毛。故如蓬。突 實云實。讀為鬢。 垂冠 謂故

冠低。曼胡 莫千反。司馬云。曼胡之 短後之衣 為便於 瞋目 赤夷赤。語難 如字。銀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芻言不流

冠也。曼胡 纓謂纓。纓無文理也。馬云說 乃說 音悅。下 相擊也。乃說 大說同。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二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釋文 夫自得者內無懼。〔釋文〕與見 賢。趨反。下劍

王脫一本作說 同。土活反。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釋文 伊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實有敵乎。〔釋文〕千里不驕行。司馬云十步與

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俞樾曰：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詞旨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盡至也。王乃校劍士十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校敦斷，以定勝負。〔釋文〕乃校者，也。校本或作敦。士敦，如字。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一音丁，同反。家世父曰：釋

擲也。魯頌詩箋：敦，商之旅，敦治也。敦劍，即治劍之意。說文：敦，怒也。一曰：誰何也。誰何，猶言莫我何亦。即兩相比較之意。兩相比較，故怒也。莊子曰：望之久矣。

企望日久，請早試之。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釋文〕御杖，直亮所

奉。司馬本一作所奏。然臣有二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

鋒，齊岱為鏑。鋒，劍端也。鏑，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釋文〕燕，音谿。燕谿地名。石城在塞外。鏑，五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釋文〕燕，音谿。燕谿地名。石城在塞外。鏑，五

反。司馬云：劍刃也。一云：劍接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地，故以為。〔釋文〕鐔，音淫。三蒼云也。徐徒南反。又徒各反。謂韓魏為夾。〔釋文〕為夾，古協反。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鈿。鈿，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釋文〕為夾，同一云。鈿從稜，向背鈿從稜，向

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懷四夷以道德。〔釋文〕裹，以音果。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釋文〕渤海，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山海鎮其地也。〔釋文〕此五行，匡制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開以陰陽。

〔釋文〕此五行，匡制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開以陰陽。

〔釋文〕此五行，匡制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開以陰陽。

〔釋文〕此五行，匡制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開以陰陽。

〔釋文〕此五行，匡制寰宇，論其刑德，以御羣生。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
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釋文〕行以秋冬

隨天道以
行止也

此劍直之无前。

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

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
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

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
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釋文〕芒然

莫爾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

夾。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
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

但能依用此劍而御
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

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易以震卦為諸侯故
雷變為諸侯之劍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

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
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釋

文〕肝肺

芳腐
反竊為于偽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環繞也王覺己非深懷蘄福
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

三周不能安坐氣急
心適豈復能殮乎

〔釋文〕而上

時掌反

三環

如字又音患繞也聞義而
懷繞繞三周不能坐食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

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不復受賞故
恨而致死也

文〕服斃神世反司馬云斃
不見禮皆自殺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

半。緇黑也。尼父僻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紅墻。休息林籬。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墀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安心養性。故奏之。〔釋文〕

緇帷司馬云黑林名也。本或作帷。杏壇司馬云墀中高處也。李云壇名。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漁父。楚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易姓名號曰漁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時楚昭王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鬚。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於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釋文〕有漁父者。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須眉。本亦作發眉。交白。如字。李云俱音遙。又音俞。又音由。反。謂垂手衣內。袂。李音芮。以上時掌。距陸。李云距而行也。李音投。投揮也。又土由反。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賢人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問其氏族。答云姓孔。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又問孔氏以何法術脩理其身。子路

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

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率性謙和。服行聖德。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

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爲是有士五等之君。爲是非

也。〔釋文〕君與。音餘。下同。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

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逐末。〔釋文〕以危。危或而分。難於元道也。是以嗟笑。徘徊嗚呼歎之也。〔釋文〕以危危或

利。羣品此孔氏之心乎。〔釋文〕飾禮。如字。本又作飾音教。下以化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也。如淳云齊民。猶平民。元嘉本作化於齊民。後句如無於字。又問曰。

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爲是有士五等之君。爲是非

也。〔釋文〕君與。音餘。下同。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

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逐末。〔釋文〕以危。危或而分。難於元道也。是以嗟笑。徘徊嗚呼歎之也。〔釋文〕以危危或

其分如字本又作介音界司馬云濞也 慶藩案分釋文作介音界是也 謙書介作介俗書分作分二形相似往

往往通亂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本也 釋文分本作介漢書杜周傳執推退之分師古注分或作介是其證

子潘又案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揚雄傳界經隔抵牾候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 號曰介山隸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碑介陞險阻淮南覽冥篇介作界 子貢還報孔

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是虔敬之容也 釋文杖直亮 擊女居反

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嗽之音以卒相丘也囊向也緒言餘論也率終也相助也 向者先生有緒言餘論丘之敏未識

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釋文緒言猶先言也 俞樾曰楚辭九章款秋冬之歸風王注曰緒餘也 囊王篇曰 聲款卒用此言助丘不逮 其緒餘以為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

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竊待待或咳 苦代 唾 吐 臥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竊待 作待 咳 反 唾 反 相丘 惠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

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幾乎 釋文曰嘻 香其 之好 呼報反 丘少 詩召反 客曰同類相從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夫虎嘯風馳龍與雲 布自然之理也固其

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釋文而經子之所以 馬云經理也 子之所以

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 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感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

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釋文正治 直吏反 下官 事不洽同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

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 尊卑長幼會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慶藩案荒露

謂荒蕪敗露方言曰露敗也古本或作路路露古通用淮南臣道露路露者也王念孫曰路露猶蕪也亦通作
露秦策士民歸病高注云歸蕪也皆與敗義相近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歸也趙注云是率率天下之人以
蕪路不屬音屬長少丁丈反後也遇長同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祿不持大夫之憂也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釋文不勝音升行不下孟廷无忠臣國

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陪臣不忠菴

盟會落朋倫之釋文工技其音反盧文昭職或春秋後倫朝覲不及陰陽不和寒暑不時

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獲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釋文不飭音今子既上

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

不泰多事乎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聘相而擅修飾禮樂釋文不泰本又作大音同且人有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摠蓋也非是己事而釋文

八疵犯知之摠李云謂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強進忠言人不希意道言謂之諂望

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詰也釋文道言音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苟且順物不備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聞人之過好揚敗之析交離親謂之賊人有親情交故輒欲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

慝與己親者雖惡而舉與己疏者雖善而毀釋文稱譽音以敗補遺惡人烏路反之慝他得不擇善

否兩容頰適善惡皆容頰貌調適也頰或作頰此入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反惡也又兩容頰適善惡皆容頰貌調適也頰或作頰此入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

外則或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

功名。謂之叨。

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

釋文以挂音卦別也

之叨。

吐刀反專知擅事。侵人

自用。謂之貪。

事已獨擅自用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

有過不改聞諫

彌增很戾之人釋文很

胡慈反慶藩案說文很言不聽從也逸周書誥法篇復很途獨者曰刺若子成相篇復很途獨不肯悔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

之矜。

物同乎己雖隱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者。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

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

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愀然矜竦貌也釋禮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釋文能去反。愀然九

反又七小反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習得仁義之間以招門徒

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曉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健道以己壽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釋文難語魚據反下同本或作

作難

愈數音不離力智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

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愀然

自疎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夫真者不偽誠者不能動於人也

離誠者不精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

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

悲哀。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比四事之義。以下文。釋文。故強下同。其文反。歡樂。音格。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

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真者事之粹也。故以功績

爲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爲主。是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

喪以哀。无問其禮矣。此覆釋前。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節文之禮。世俗爲之。眞實之性。衆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然寶貴

眞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

足。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釋文。祿。祿如字。又音錄。謂形見而造。造。造。翻。復。弱。人。事。而憂。慮。薄。薄。而還。買。狗。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釋文。祿。祿。爲。禮。也。司。馬。云。錄。領

錄也。慶。藩。案。錄。司。馬。本。作。錄。文。選。劉。公。幹。雜。詩。注。引。司。馬。云。領。祿。也。領。上。無。祿。字。與。釋。文。異。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釋。文。孔

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釋文。蚤。音早。字。下。同。南。反。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

人。問之。浮僞。不早聞於元道。音早。字。下。同。南。反。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

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

卒學大道。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釋。文。丘。得。過。也。謂。得。過。失。也。過。或。作。遇。慶。藩

案釋文。過。或作遇。者是也。過。而比。如字。謂親見比。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

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從。迷。適。悟。爲。往。也。妙。道。眞。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

之人。不可語其元極。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戒。約。孔。觀。機。吐。照。方。乃。無。旋。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子。令。其

勉屬延緣止蘆葦之閉

〔釋文〕乃刺

七亦反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擊音。而後敢乘。

〔釋文〕波定

李云謂戰如波也。案謂船行故

水波去遠則波定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

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人何以得此乎。

〔釋文〕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庭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降也。仲尼偶天

孔子重方外之遺。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釋文〕旁車

步履萬乘

編綴反

倨音教

五報反

曲要

一遙反 磬折之殺

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聞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歎之也。

〔釋文〕湛於

湛或作其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

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釋文〕召由令前示其進。由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

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稱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釋文〕下人

觀家反。下及注同。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釋文〕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釋文〕由從也。庶衆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放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耶。

〔釋文〕而問音蠕。如克反。

雜 篇 列禦寇第二十一 (釋文) 以人名篇 或無列字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楚之賢士說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擊寇敗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釋文) 瞀人音茂又音務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方道也奚何也決行何道欲往 (釋文) 奚方李云方道也

曰吾驚焉自覺己非驚懼而 (釋文) 吾驚焉李云見人感己即遠驚也 盧文昭曰舊感作誠說今書音義作見人感己即遠驚

故驚也此重問擊寇於何 (釋文) 惡乎音烏 曰吾嘗食於十餐十餐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似有脫誤 曰惡乎驚事述而起驚心 (釋文) 惡乎音烏 曰吾嘗食於十餐十餐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

而五餐先饋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饋遺也十餐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 (釋文) 言其敬己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饋觀其容觀說起

驚心未能冥混見遺王云皆先饋進於己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是以驚懼也 (釋文) 五餐先饋見遺王云皆先饋進於己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

更問驚由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 (釋文) 不解音蟹司馬音懈 形謀成馬音懈

光徒攝反郭云便辟 成光司馬云形謀於裏成光華也 便辟婢亦反 以外鎮人

心徒攝反郭云便辟 使人輕乎貴老若鎮物由平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釋文) 貴老謂重繫冠也 而整其所患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釋文) 為食音贏

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子令反亂也 盧文昭曰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音贏 多餘輕老人良恐稱患方亂生矣 (釋文) 而整舊作監說今改正卷內同 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音贏 多餘

之贏音贏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 (釋文) 為食音贏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夫君人者位纒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慮以代 (釋文) 而效如字本

驚夫君人者位纒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慮以代 (釋文) 而效如字本 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無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無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以其多患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無 [釋文]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彼不致故曰人壽

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小言為毒會無告語也孰誰也謂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之至也 家世父曰壽文引王云孰誰也謂誰相親愛也疑莊子本旨在獨親愛之意說文孰食餘也孰食曰孰假借為詳審

之義漢書本紀其孰計之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鄭陽傳願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因弊唯聖 [釋文] 而知 音食而本

作飽 救遊 本又作遊五 汎若 考劍 鄭人緩也 呻吟 裘氏之地 音支郭李云適也言適三年而成

名呻 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 也 崔云呻謂也本或作呻吟 裘氏 地名崔云 之地 崔本作之地蛇云地蛇者山田茶 祇二年而緩為

儒 祇適也 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 [釋文] 祇 音支郭李云適也言適三年而成 河潤

九里澤及二族使其弟墨 三族謂父母妻族也 [釋文] 河潤九里 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 謂使

墨成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釋文] 翟 翟緩弟名也儒墨弟名也儒墨弟名也儒墨弟名也儒墨弟名也

非互相爭辯父黨 小兒僉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 闔胡嘗視

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

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己以夏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柏之實 闔何不也秋柏動木也父既助翟而

於父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 [釋文] 闔

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墳字者墳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家上已化為秋柏之木而生實也 [釋文] 闔

胡嘗視其良 闔語助也胡何也良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為秋柏之實良或作墳音墳冢也

墳本疊韻字應帝王篇以虞墳墳之野是也故墳亦得謂之墳管子度地篇 而見 賢焉 令墨 力呈 夫造物

郭外為之土園闔與墳同外物篇胞有重園郭注曰闔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而見 賢焉 令墨 力呈 夫造物

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以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

報其爲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造物者自然之供運也。而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

習。隨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彼性素無學終不成也。

豈唯墨程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

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言緩自持於己有學植之

而俟於父也。人之齊人之井。飲者相捧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

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夫士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

自然而務之以爲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幸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掉頭而休莊生開之故

引爲〔釋文〕相捧之才骨反言穿井之人爲己有造泉之功而捧飲者不知泉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

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其間也。觀緩之迷以爲己誠有

任物不復自矜况體〔釋文〕不知音智注同。家世父曰彼故使彼彼者儒墨也。有儒墨矣因而有儒墨之辯立

道之人豈視其功耶。夫儒墨之名所以使之辯也。既成乎儒墨之辯則貴其同己者而賤其異己者

因其親也亦賤之執其所辯之異而忘其受於天性之同也。知儒墨之爲德以自是其德謂之不知德所謂德者

可而可之然而然之所謂道者無物不可無物不然。俞樾曰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有德

者己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仍自然之能

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讓爲己郭注所說殊未明了。學父本或作久。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不安順百姓之心也。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

以爲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形戮及之。然之理也。既乘造化故刑戮及之。〔釋文〕仍自而。雖反本。又作。同。聖人安

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

也。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安也。不安其素分不

其所安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元道言冥言像斯絕。〔釋文〕道易反。以鼓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知妙悟元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古之人天而不

人。人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釋文〕知雖音應其如字，智音應其如字。

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事在於適無

貴於遠功。姓朱名汙，漫姓支離名益，禪盡也。器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載，其道方成，技雖巧，妙卒焉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聞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釋文〕朱汙

李音平，郭數音反，徐數辨反。慶藩案文選：未且反，又未干反。司馬云：朱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慶藩案文

張景陽七命注：引司馬云：汙曾彭反。釋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司馬云：朱姓也。汙漫名也。益人名也。與釋文

小異。俞樾曰：支離復姓，說在人間世。篇朱汙亦復姓。廣韻：音丹。又作價，皆音。三絕句：崔云

十虞。朱字注：莊子有朱汙漫郭注，朱汙姓也。今象注無此文。屠單，音丹。又作價，皆音。三絕句：崔云

三也。一本作三年，則上句至家。技成，其絢。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

兵其安有。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故无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

其所見，則乖逆生也。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亡也。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釋文〕恬徒謙，悛徒暫反本。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草也。竿牘，竹簡也。夫舉芳草以相

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舉芳草以相

注及下，不離力智。苞苴，子餘反。司馬云：竿，音牘。音獨。司馬云：謂竹簡為。以遺，唯季反。做精神，平寒淺。

昏於小務所得者淺。好為遺問，拘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破寮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釋文〕做精神，音必世反。而欲兼濟道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昧

遠志大神敏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以塞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養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元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大初之妙理

耶〔釋文〕道物

音導住同 盧文弼曰今書作導物

彼至一人者

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

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

〔釋文〕甘冥如字本亦作暝又音眠 俞樾曰釋文冥復兼濟道物而神凝无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變道鄉也

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且不暇李善注曰暇古暇字是也甘暝即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饜乘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饜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此云甘暝彼云甘饜其義一也並謂安饜恬

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子似

真篇曰甘暝於涸涸之城即本之此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

〔釋文〕發泄

息列反徐以世反

泊然

步各反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

悲哉精神淺薄詎

一本作悲哉悲哉

爲千僞

而不知大甯

〔釋文〕任性大甯而至

悲數精神淺薄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

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

百乘

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僂王使秦聽對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釋文〕宋王

司馬云使秦所吏數所主

王說之益車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釋文〕窮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頭項枯槁而顛

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

〔釋文〕阨

於權反

獲諸秦廣雅閭居也古謂里中道爲巷亦謂所居之

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矜夸莊子也

〔釋文〕宅

爲巷廣雅術也

〔兄今通作居〕術巷古字通閭巷皆居

也故窮閭與阨反又槁苦老反又祛矯反項李云槁項羸瘦貌黃馘古獲反徐說壁反爾雅云獲也司馬云謂

或曰窮巷巨額反

槁苦老反

又祛矯反

項李云槁項羸瘦貌黃馘古獲反徐說壁反爾雅云獲也司馬云謂

於此誠疑城之段字說文廣部

痲疹熱毒腫也持下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釋文〕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釋文〕

情遠既而樂比志辯以挫曹商故莊生云夫事下

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高遠恬淡者遺樂也

〔釋文〕秦王司馬云

桓桓王也反桓字又作龜

治紀愈下愈本亦作

魯哀公問乎顏

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釋文〕瘳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

曰救由

殆哉坡乎仲尼坡危也

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彫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殆人亦無以為安也

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也

〔釋文〕汲魚及反又五

方力呈反

以支為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釋文〕忍性以視民

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選軌而遂忍性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尼選軌安忍情性用之聽人上下相習矯偽黔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

〔釋文〕以視音示受乎心宰乎

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體中也後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釋文〕能復扶又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

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彼百姓也女哀公也百姓與女各有〔釋文〕女與音餘

字下頤之見賢遍予頤與效彼非所以養己也

可矣正不可也〔釋文〕以真幹之徒錯謀行之正不可也

家世父曰彼宜伊與言仲尼之道果有宜於伊者乎

與同之見反予頤與言將待我以養者乎周易序卦曰頤者養也以為宜與而待養之若謂國可以有

謬而

謂當時也難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釋文〕難實力智難治也

治不則偽故聖人不治也〔釋文〕拾己效

不洽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也二儀布生萬〔釋文〕施於給被反

下注同

難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

〔釋文〕難實力智難治也

〔釋文〕施於給被反

下注同

〔釋文〕施於給被反

下注同

而讒如字又申志反商賈不齒况士君子乎夫能施求報請客俞不齒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雖而不施惠於物事不得不

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鋸音戎

音越盧文昭捶之桎之梏古毒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外內無刑宵人之離

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宵宵閭夜也離釋也訊問也聞或之人宵人釋文

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俞樾曰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

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為確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肆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

三謂鹿鳴四杜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為小人猶宵雅為小雅矣字亦作宵方音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

呂會矣徐廣曰會音瘡瘡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

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訊之本又作訊音信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別性氣傷

於內金木訊於外也暑陰陽殘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

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大小耳心若死灰內不覺靈府也形同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人心難知甚

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愿惡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惡真而釋文愿

音頑廣雅云謹愨也俞樾曰益當作盜盜之言謹盜有長反丁丈若不肖外如長者有順懷而達懷也

順豫急而不拘蕭以驕溢人是也謹惡與驕溢義正相反有長反丁丈若不肖內如長者有順懷而達懷也

緩而鈇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緩緩也鈇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釋文緩武爭反又武諫反李

鈇胡旦反又音于急也一云情貌相反俞樾曰緩者慢之段字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但爲難知耳未爲殊無迹 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造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遠使忠極斯彰 煩使之而觀其能煩極任使 卒然問焉

而觀其知卒問近對 卒然寸忽其知音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忽卒與期 委之以

財而觀其仁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告危亡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至人酒不能昏法則 其側側不正也 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

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學美德言之此獨觀其

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書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

儀必佚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意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醉不失法則也家世父曰釋文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是舊

序皆作醉之以酒以觀其側側當爲則詩曰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所謂則也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九事徵驗小人君子 厚貌深情必無所避釋文 易觀反以鼓 搜之所求 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執敢不軌言人不致以不軌之事侮之 考成

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音甫宋儒公之

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釋文 正考父音甫宋儒公之

會而僂奸姪 而僂力姪 三命公士一命大夫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

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

事也而夫鄙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號軒冕一命則呂鉅奪華再命則援綬作舞三命奪 釋文 而夫郭云

也呂鉅 矯貌家世父曰釋文呂鉅矯貌疑不當爲矯方言疾呂長也東齊曰疾宋魯 執協唐許協同也唐皆

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誰同於唐許也盧文昭曰舊作矜張之意云矯非也 家世父曰郭象注唐謂堯許謂

許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今按執協唐許與執敢不軌對文言如而夫者誰知比同於唐許哉郭注

賊莫大乎德有心。困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困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

甚也。而心有睫。困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音接 俞樾曰郭注曰

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為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而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

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困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困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

金亦凶德有五。中德為首。困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為因此德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困謂凶德也五根稱主中德為無心也此譬也。夫自是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

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困此譬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

德釋文自好呼報反 叱 匹爾反又芳爾 豎也 子爾 皆思奉之矣 本或作皆窮有八極。達有二必。形

有六府。困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 有六府也列下文矣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困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恆以所長自困。困美恣媚也髯鬚鬣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

以窮釋文美髯人鬚 反 未會 反 才能緣循。優快。困畏。不若人。二者俱通達。困緣循杖物而行者

也。優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困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

俯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釋文優快。於文反本亦作央。同優快守分歸一也。家世父曰郭注優快不能俯

三事不知。極人所不能達也。困執者釋文優快守分歸一也疑優快當為優仰發言俯仰從人也大雅

願願。叩叩。轉詩外傳。作願願。盜盜。史。叩亦一聲之轉。慶藩案緣循優快緣飾也。見杖物 直亮知慧外

通。困委于春秋內篇問下循因循也。優快志也。侯當作訣。訣。早知也。見說文。訣。字注。杖物。直亮。知慧外

通。困自持智慧照物知慧外。勇動多怨。困怯而靜乃厚其身耳困外德處境也知慧外。勇動多怨。困怯而靜乃厚其身耳困外德處境也

環擾必招辭〔釋文〕乃厚其身耳元嘉本厚作後一本

仁義多責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

責仁義則不周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大恬解之貌也〔釋文〕傀郭徐呼懷反字林恬解音達於

知者肖肖釋散也注云肖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釋文〕於知音肖者肖音郭郭云釋散也王念孫

肖釋散也寒郭以傀爲大是也肖爲釋散則非方言曰肖小也〔廣雅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

則小也肖猶肖也學記齊雅詩三鄭注曰肖之言小也肖肖古同聲故漢書刑法志肖字通作齊史記大史公自

序申臣肖矣徐廣曰肖音消消猶衰微義亦相近也慶藩案肖司馬作胥文選謝靈運初發鄆詩注引司馬云

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並引云傀大也情在無故

曰大釋文開達大命者隨隨泯然與化俱也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達小命者遺遺每在

節上住乃悟也小命小年也遺遇也如痼子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獨證反驕釋直吏反又池夷反李云

莊子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環之人辯宋安說宋〔釋文〕十乘下同驕釋直吏反又池夷反李云

文昭曰今書作釋慶藩案釋亦驕也〔集韻釋陳尼切自驕矜貌〕管子軍令篇工以難文刻鐘相釋尹知章注釋驕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詩載驕篇衆釋且在謂既驕且狂也莊子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華廬也蕭蒿也家貧織蕭蒿爲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釋文〕

緯蕭如字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舍而賣之本或作葦音同慶藩案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誄注引司馬云

百九十七又引云蕭蒿也蕭蒿也織蕭爲薄北堂書鈔優部太平御覽七百并引云蕭蒿也織蕭〔御覽作緯〕蕭爲薄履也御覽九

緯織也織蒿爲絡釋文開鍛之丁亂反謂槌破之盧文九重直龍驪龍力馳反驪領下戶今宋國之

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命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以成人

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燒俸於富。〔釋文〕整反。粉夫音符，若挾戶，儼僉曰七，儼或聘貴者，故有駱稱之容，亦何異。禮驅龍睡得珠，耶餘詳注意。

於莊子。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釋

文〕其使所吏反。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

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鬻禮聞生而曠職，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芻草也，菽豆也，犧養也，臚祭日

例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釋文〕衣以反。食以音芻叔，初俱反。芻草也，叔大豆也。大廟音大，臚音臚，臚音臚，臚音臚。臚人臚子六。莊子

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

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莊子妙達元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璣治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

入厚葬深〔釋文〕珠璣音祈又音機，齋音資本或作乘，造物也。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

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為鵲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為鳶，豈知厚

葬遺遺蟻蟻情好〔釋文〕齋以全。螻蟻音螻蟻魚綺。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所奪偏私之也。

任萬物之自平也。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比真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應也不因萬

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明者唯為之使。夫

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人也。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

應也。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

皆各自得。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量可知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夫忘懷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雜篇 天下第二十二(釋文) 以義名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

無為矣。又何加焉。方道也。自軒項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

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俾無為此。釋文惡乎為。音烏。曰。无乎不在。

答曰。無為元道所在。有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會不加之於分表。是以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神者妙物之名。明者

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聖有所生。王有所成。夫虛疑元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靈登徒。然哉。皆原於

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冥宗矣。本謂之自

神妙。變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元道為門。觀於機兆。釋文不離。力智反。下往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於本。或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者之粗

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布仁惠為恩。傳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勳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警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釋文為行

下孟反。薰然。許云反。溫和貌。崔云。章內同。薰然。以慈仁為馨聞也。之粗。七奴反。卷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一二三四是也。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釋文以參。本又作操。同。以稽。其行考。快其能。一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釋文以參。七禮反。宜也。以稽

雜篇 天下第二十三

音難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臣務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以衣食為主。蕃

息女畜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釋文〕蕃息音畜蔽六反又藏如字為本民以食為天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誠備者皆養民之法

又才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釋文〕蕃息音畜蔽六反又藏如字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古之人其備乎。

頌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釋文〕養老哀弱孤恤寡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釋文〕配合也夫聖帝無心

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釋文〕醇順倫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釋文〕本數

明故未不離。〔釋文〕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家世父

物以不與民生為終故曰明乎本數係於未度。莊子自著書之旨而微發其意如此。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所以為備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

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能明其迹

耳。豈所以迹哉。〔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鄭邑名也魯國號也播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釋文〕鄭父所封邑

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道也夫

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釋文〕道志音導下以各分扶問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

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釋文〕道志音導下以各分扶問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華夏百家諸子依稀五德〔釋文〕尚復扶又反下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賢聖

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釋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

一 **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字內舉人名勝所執 **得** 一術 **察焉以自好** 夫聖人統百

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

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不能恬淡虛忘而每經心 **釋文** 自好 呼報反住及下同 王念孫曰郭象斷天下多得

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句法正與此同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類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焉句察字下屬焉句則文

不成義矣 愈隨曰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察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

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家世父曰一察謂察

見其一端據之以爲道而因而好 好惡 烏路 淡 本又作澹 莫音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 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所長

不同不得常用 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 **釋文** 衆技 其綺 **雖然不該不徧** 一

曲之士也 故未足備任也 雖復各有所長而未備該通周備斯乃 **釋文** 不徧 音 **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 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一曲之士 一人各執偏辭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 **察古人之全**

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况一曲者乎 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解能備兩儀之

釋文 稱神 尺禮反 下章同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闕而不明鬱而不發** 全人難遇故也 素王

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

方悲夫 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心之所欲而爲之即此欲心而爲方術一往逐物 **後**

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幸遇

地之施無為也古人大體朴素也言後世之
人屬斯歲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朴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裂分離也備墨名法百家駭各私所見咸率己情道術紛紜更相
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當作列說文列分解也易艮九三列其夤管子五輔篇會子天圓篇遠大袂列古
分解字皆作列說文裂綴餘也義各不同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

今書作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許者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乖物性教
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矯厲也
矯厲也矯厲也用仁義為繩釋文自矯居表而備世之急

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節用儲
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為之大過己之大循
不復度衆所能也

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
覺甚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而說音悅下住同後
大過音大舊致佐反後大大順順或作循

與循古同聲
度衆徒各反

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爲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闢爲非也

己儉爲汎
令百力星反

其道不怒但自刻也

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

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

嫌其侈靡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尺無反又不暉如字暉本字暉則卒在辭以繩墨自矯

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已上是五帝 **圖** 三王樂名也 **釋文** 有夏 戶雅反 盧文昭曰今書作有濩 音有辟 壁作武樂 古之喪禮 貴賤有

儀 上下有等 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 士再重 **圖** 自天王已下至于士 庶皆有儀法悉有等

級斯古 **釋文** 七重 直龍反 下同 今墨子獨生不歌 死不服 桐棺二寸而无槨 以為法式

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 固不愛己 **圖** 物皆以任力稱情為愛 今以勤儉為法而為

之大過 雖欲饒天下 更非所以為愛也 **圖** 師於焉 盜勤儉 強分上則乖於三王 下則逆於萬民 故 未敗墨

子道 **圖** 但非道德 **圖** 未無也 翟性 尹老之意也 **釋文** 未敗 敗或墨子 為敗也 翟云未壞其道 雖然 歌而非歌 哭

而非哭 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 **圖** 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圖** 夫生歌死哭 人倫之常理 凶哀吉

類 **釋文** 非歌 生應歌而墨樂 而音格下及注同 家世父曰墨子之意 主於節用 其非樂 篇言厚措 斂乎萬民

之財 其三篇言其樂 逾繁其治 逾寡莊子亦辯其非樂 薄葬而歸本 於節用 言墨子之道 所以未敗 今之歌 固非

歌 今之哭 固非哭 今之樂 固非樂 其與墨子之言 果類乎 果非類乎 故以下 但著其勤苦之道 以明墨子之本旨

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 其道大觳 **圖** 觳無潤也 **圖** 觳無潤也 生則勤 勤苦身 死則 **釋文** 觳 郭若

徐戶角反 郭李皆云無潤也 家世父曰爾雅 釋詁 觳 盡也 管子 地員篇 薄而不潤 剛而不覈 其下 土三十物 又

次曰五穀 穀者 薄也 史記 始皇本紀 雖監門之養 不覈於此 矣 言不薄於此 也 墨子之道 自處以薄 郭象注 觳 無

潤也 解 似迂曲 使人憂 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 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圖** 夫聖人之道 悅以

使民 民得性之所樂 則悅 悅則天下無難矣 **圖** 夫聖人之道 得百姓之歡心 今乃使物憂 **釋文** 其行 下孟反 下

同行 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 墨子雖獨能任 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 其去王也

遠矣 **圖** 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 而與物俱往也 **圖** 夫王天下者 必須虛心 忘己 大順羣生 今乃毀 **釋文** 能任

任音墨子稱道曰昔禹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

二千小者無數煙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實塞隄防〔釋文〕煙洪水音因又音煙塞也段也掘

也引禹之儉同己之道盧文弨曰舊儉矯險今改正俞樾曰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

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

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為不備矣夏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川是山川並得名名學者多見名山見名川故謀改

之耳呂氏春秋始覽籀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慶藩案名川大川也禮器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

猶六也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支川本

章注名魚大魚也秦策略之一名都高注名大也〔魏策大都數百名都數十也〕此皆謂名大之證支川

作支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自操七曹〔釋文〕自操七曹〔釋文〕自操七曹

者字少以穆為鹽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釋文〕自操〔釋文〕自操七曹〔釋文〕自操七曹

也又本作鳩者言鳩雜川谷以導紅河也〔釋文〕自操〔釋文〕自操七曹〔釋文〕自操七曹

物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槌也司馬云感水器也而九音鳩本亦雜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雜也家世父曰釋文九亦作

與隣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反以藉鞋下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也。

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苦勸也。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苦勸。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

之中又相與別也。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相息亮里勤司馬云墨師也姓

曰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苦獲已齒。李云二人而倍郭音佩又譎古穴反崔云快也慶藩案倍譎諸書

有相夫氏之墨有鄉陵氏之墨。苦獲已齒。李云二人而倍裴罪反譎多作倍備或作背譎呂氏春秋明理

篇曰有倍備高注曰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備淮南覽冥篇臣子乘則背譎見於天。皆背

譎之借字。漢書天文志。聲適背穴。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案吳語韋昭注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乘也。從二人背

背則曰兩旁氣外向者爲背形。與北相似。故孟康云背如此。穴讀作鑿。其形如半鑿也。如淳曰凡氣在上曰爲

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曰爲鑿。鑿扶傷也。今案背鑿皆外向之名。莊子

蓋喻各泥一見二人相背。耳以氣刺曰爲鑿。失之。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

爲聖人。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皆毀也巨大也獨唱曰簡音奇對辨曰偶侔倫次也言鄧陵之

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辯相。徒然蹈墨術。堅執堅白。各炫己能。合異爲同。折同爲異。或獨唱

毀用無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爲聖人。釋文相豐音以諭紀宜反不侔音諶徐音巨子向崔本作鉅向云

者爲鉅子。若儒家之頑備。皆願爲之尸。尸者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爲欲係巨子之業也。闕

咸願爲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在不後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其行。則非也。爲之太過故也。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大風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

脛无毛。相進而已矣。雄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爲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釋文之好。呼報反注同俞樾曰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

也。即所謂墨子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誠。為其反。將求之不得

也。也。無鞏雖枯槁不舍也。所以為真也。好也。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鞏類竟不能得。類類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釋文〕枯槁

苦老不舍也。音捨下。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不累於俗。不飾於

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枝逆也。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釋文〕枝逆也。之鼓反。逆也。也。字書云很也。又。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敢望有餘也。以

音支韋昭音泊。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每願字內情爽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釋文〕白心

也。白或作任。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姓宋名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宋著

合故聞〔釋文〕宋鈞。音形徐胡令。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俞樾曰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

風悅愛。〔釋文〕宋鈞。反郭音堅。尹文。文先生未知即其人否。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曰劉向云

與宋鈞俱。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釋文〕華

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不欲令相犯錯。宥區城也。始本也。置立名教

為本。〔釋文〕以別。彼列反。宥。宥為始。始首也。崔云以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命名也。發語吐

物即名此容。以駟合驩。以調海內。強以其道。駟令合調令和也。〔釋文〕駟。崔本作駟音而郭音緝

云和也。駟和萬物。合驩。以道化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家世父曰以駟合驩。諸本或作駟。莊子闕諫引作駟

合則歡矣。一云調也。合驩。說文肉部。駟。駟也。方言。駟。執也。以駟合驩。即執之意。大元經。喪其中。喪其膝。喪其哇

司馬光集注。與字與軟同。亦強以其文反。令合。力星反。請欲置之。以為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

物主也。〔釋文〕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見侮不辱。其於以活民為急也。救民之鬪。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所謂調。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以此周行天下。

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用斯教施行化九州上說

取用而強勸也。音悅又下教一云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聒古活反謂強聒

厭而強見也。謂所謂不辱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猶他故曰上下見

太多其自爲太少。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雖然其爲人

身枯槁豈非自爲太少乎爲人于僞反下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鉞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先生自謂爲弟

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誠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爲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

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爲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揮斥高大之貌日夜不休曰我必

道可謂救世之人也。釋文圖傲五報反曰君子不爲苛察。務寬恕也夫賢人君子恕己寬容終不用

苛察。音河一本作苟慶緒案苛一本作苟非也古書從句從可之字往往因隸變而譌苛作苟亦形似之誤也

桐字解引酒誥曰盡執碑今本河作拘攷工記毋胡之笱住故書笱爲笱杜子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

力也。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所以爲救世之士也已止

心勞形乖。道逆物既无益。以禁攻寢兵爲外。爲利他以情欲寡饒爲內。爲自利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粗糲殊而立趨維綱不遺適是而已矣。釋文其

行又如字。公而不當。易而无私。決然无主。各自任也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釋文〕不當丁頰反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易而无私以政趣物而不雨。物得所趣故一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遷慮（釋文）

於知音智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者彭蒙田駢慎到聞故有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其風而悅之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辭獲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

之分未定也雞豕備市釋文田駢薄田反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俞樾曰漢書藝文志道

也淮南人開篇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云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偏都用乃周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釋文不偏

音教則不至音性其性乃至釋文不至一本作道則无遺者矣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

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釋文〕无遺如字本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

道理冷汰猶聽放也冷汰猶揀錄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緣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錄是非據法斷決慎到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釋文去己起呂反章冷音汰音泰徐徒葢反郭云冷汰猶聽放也一云冷汰猶沙汰也謂

先申韓申韓稱之內注同冷音汰音泰徐徒葢反郭云冷汰猶聽放也一云冷汰猶沙汰也謂

又音日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夫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尙賢也謂物各自得不尙賢能故笑之也〔釋文〕謏胡啓反又音奚又苦

米尹寡反郭勸稱反謏謏說倪不正貌王云謂謹刻也家世父曰說文謏謏恥也謏一作謏賈誼治安策謏

譏文謏謏說倪不正貌王云無所施任也王云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橫復扶又縱脫无行而

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殉。縱恣脫略不爲仁義之德行志〔釋文〕无行。下孟反下推

拍斡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推拍故未泯合。推拍斡也斡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

之者〔釋文〕推直道拍管百斡五管反又胡亂反又五斷丁管反又丁亂反方也王云推拍斡斷皆刑裁者所用

用疑王說非也斡斷即下文斡斷郭象云斡斷無圭角也說文推擊也拍拊也言

擊拊之而已不用攻刺斡斷之而已不用鋒稜所以處制事物而與爲宛轉也

免。不固執是非苟且。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昏目恣性苟免當時之

患也。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音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魏然不動之

俗同塵而魏。魏然魚威反李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推而曳之緣不得

然獨立也。〔釋文〕魏然五同反。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已感而後應非先

也。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夫无知

也。隨轉也加飄風之同如落羽之旋若磨石之轉三者無心。〔釋文〕若飄。爾雅云同風爲飄。之還。音旋。一若磨

故能全者是以無是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未佐反。石之隧。音途。回也徐絕句。全而无非。全無見非貴時言其無心也。是何故。以顯其能。夫无知

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患生於譽。譽

生於有建。夫物莫不耽躡身己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弱前境今歷禮等行藏。〔釋文〕不離。力智反。故曰。至

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

賢不肖襲情而云无用聖賢所以爲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

緣得道道非徧物也。貴向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僻。〔釋文〕夫塊。苦對反。或欲令反。力呈。豪桀相

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

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華所以笑也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適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

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備瞻聞元通豪傑知其乖理故嗤笑之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田駢慎到稟業彭蒙得自任之道也田駢慎到稟業彭蒙任放誕無所教也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田駢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窳然惡可而言田駢逆風所動之聲

窳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窳然隨時過去何可留其聖迹哉而言之也釋文窳字亦作張又作闕况逼反惡可為音常反人

不見觀田駢不順民望亦不能大順羣品而每逆許人心釋文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而不免於斷斷田駢

立法而斷斷無圭角也田駢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為化而斷釋文於斷五管反又斷圭角也一本無斷字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田駢是也田駢是也田駢是也田駢是也田駢是也

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照故不知也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田駢不至也田駢不至也田駢不至也

有聞之也釋文概乎古愛以本為精以物為粗田駢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為妙以有積為不

足田駢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田駢不足知足止分

故清虛虛淡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釋文澹然徒誓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田駢姓尹名聃字公度周

子也師齊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老聃喜著書十九篇

聽曰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史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按釋文云老子為喜著書十

九篇考老子一書漢志有鄭氏經傳九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未聞有十九篇之說呂覽不二篇

關尹貴唐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建之以常無有田駢夫無有何所

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事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

非主之以太一耶。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大一為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

他人亦無勞。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釋文〕以濡如充反謙下擬嫁。關尹曰。在己无居。物來則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成功弗居。推

在己而修。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委任其物不伐其功。故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情也。動若水流。靜如懸鏡。其逗機也。〔釋文〕若響許文反。芴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常全者不知所得也。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情

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釋文〕芴音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和而不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

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耶。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耶。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

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雖柔謙下退靜

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釋文〕谿音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

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釋文〕谿音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

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俗人皆向勝。先大聖獨謙卑。故後其身。而身先故也。曰。受天下之垢。雌辱後下

之類。皆物之所謂垢。退身居後。推物在。〔釋文〕之垢音荀。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

用。貨也。己獨取虛。守冲泊以待羣實。守冲音步。无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

各自守。故不患其少。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歸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

而〔釋文〕辯去孰反又去類反本或作魏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

故無疾無費也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惠食苟爾之田立不貸之圃〔釋文〕不費芳味反无爲也而

笑巧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

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率性而動厚朴無爲噉〔釋文〕蜘蛛音工倕音垂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釋文〕咎谷禍也俗人愚迷所爲

商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以深爲根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釋文〕大初音泰以約爲紀約

去甚泰也以深元爲德之本根〔釋文〕去甚反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連逆則雖

水氣無軟也至順則全連逆則毀斯正理也〔釋文〕連逆五故无軟如克反本或作濡音同銳則挫矣

進躁無崖爲銳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釋文〕挫作臥反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全其性也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

真人哉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冥合道教則浩蕩芴漠无形變化无常隨物也

妙本無形故寂漠也〔釋文〕芴元嘉本作寂莫音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任化也

畫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釋文〕死與音餘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

任命而之適〔釋文〕芒乎莫剛反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

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釋文〕猶放任也簡不偶也而莊子處世

於物也。

詭言此莊書雖復詭譎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說。

詭脫脫捨也。妙理虛元。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說而捨之也。

〔釋文〕不說。

音悅徐始鏡反又敕外反

世乎味乎。未之盡者。

詭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

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詭世味猶窮冥也。言莊子之書窮究深遠。世味恍惚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釋文〕汪汪。烏黃反。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詭舛差殊也。駁雜採也。既多方術。馬有五車。

〔釋文〕

烏黃反

惠施

子名。五車。尺蛇反。舛。川充反。徐駁。邦角反。覆。藩案司馬作蹄。駁。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蹄。讀曰

惠施。子名。五車。尺蛇反。舛。川充反。徐駁。邦角反。覆。藩案司馬作蹄。駁。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注作蹄。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蹄。讀曰

篇見。則舛。駁。於外。法言。彼曰。諸子名。以其知。舛。駁。是其。盡。舛。蹄。僻。字。異。而。義。同。不。中。反。厥。物。之。意。

心遊萬物。〔釋文〕厥。古歷字本。物之意。分別。歷。說之。

日。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

小一。

〔釋文〕

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

小一。

〔釋文〕

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不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釋文〕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釋文〕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釋文〕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釋文〕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釋文〕

不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釋文〕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禮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釋文〕

禮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釋文〕

禮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釋文〕

禮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釋文〕

禮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

之則山。薄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之則山。薄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之則山。薄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之則山。薄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之則山。薄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釋文〕

莫大於秋。豪而泰山為小。即其義也。〔釋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釋文〕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釋文〕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釋文〕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釋文〕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釋文〕

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死生與之。

〔釋文〕

死生與之。

〔釋文〕

死生與之。

〔釋文〕

死生與之。

〔釋文〕

死生與之。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釋文〕

之謂大同異。

俞樾曰此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莫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矩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

圓 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以形言而以壽言莫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擊不圍柎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曹報不圍柎如鏡反司馬云擊柎異實合爲一形擊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擊 擊者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柎入擊中本

曰爲實道每欲超勝舉物出衆爲心
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隙矣

塗道也德術甚明化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險也〔釋

文〕隙 鳥報反李云隙也謂其道深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

物也何庸

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蚊虻〔釋文〕一蚤音一蚤反

孟庚

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

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論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尙可充一〔釋文〕愈

愈

費牟主反李云自謂所慕愈貴近於道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也不能用此元道以自安甯而乃散亂精神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

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

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齊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

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貽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

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縷河瀉

〔釋文〕馳李音蕩馳者放也放蕩以索真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案文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注引

悲夫符論者力因較音評病不中丁仲或倦勳同

其思惠嗣不邪似嗟好事

司馬云駘蕩獨放散也釋文闕

呼報反子玄之注論其大體真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數齊梁之塗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

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萬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聚同窠斤而

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不失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生振微音於

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寧發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遁理之辯法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

宣文邵曰案不失二字疑衍文神宋本作仲又下列斯文於後世書脫後字今補又從事發有辭之敘今書發作展

張

湛注

列

子

世界書局印行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

少

詩照 游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嗣皆好

呼教反

集文籍先

弁

卑政反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二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

丁

文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

乃且反

南行車重各稱

尺證反

力竝有所載而寇

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

全所載且共料

音聊

簡世所希

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賣

音濟

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

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音觀少也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

比

必利反

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

扶又反

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

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

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直略反

物自喪

息浪反

生覺

音教

與化

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

而燭反

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屬

音燭

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二云爾

列子目錄

天瑞第一	一
黃帝第二	一三
周穆王第三	三一
仲尼第四 <small>一曰極智</small>	三九
湯問第五	五一
力命第六	六七
楊朱第七 <small>一曰達生</small>	七七
說符第八	八九

列子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謂之

居鄭圃

音布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

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將嫁於衛而自家

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

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登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

伯昏瞿

莫候反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形不生

生物而不化也

有化

今存亡變化也

不化

生物而不化者能生也

不化者能化

化者固

生者不能不生

化者不能不化也

不生者不能不生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故常生

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閒也陰陽爾四時

爾

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主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不化者

往復

音服後不音者做此

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閒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也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毗忍反老子有

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之根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大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聽羣生而不瀆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

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

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變也。

太易者，未見。

賢屬反。

氣也。

易者不窮歸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終何所見耶。如易藥之太極，老氏之彈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

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疏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則自明之也。故曰：渾

淪。

音倫。音論。下同。

渾淪者，言萬物

相渾淪而未相離。

力智反。

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遺實耀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

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

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

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比蓋

明變化往復無窮極。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別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仲

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混交會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子列子曰：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強陰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

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類也。頤之則。

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

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

位者也。

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並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

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當冥通而無待。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

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

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靈尊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

物者無變化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

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

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衛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撻音寔。顧謂弟子百

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此過。

古臥反。

養乎。此過歡乎。遺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歡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掘

為鶉。事見。屬子。得水為鼈。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蠃蟻。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上。際布在水中。就

陵鳥得鬱栖。則為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螻蛄。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胡蝶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胥也。胥皆也。言胡蝶也。物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駒。音

撥。丁括反。駒撥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駒撥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

斯彌。珠。音精。華生起。斯彌為食鹽。許今反。若酒上。蟻塚也。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食鹽頤輅生乎食鹽黃輓。音

頭輅黃輓。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食鹽黃輓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九猷生乎瞿。二音。芮。音。小。瞿芮生

乎腐。音。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臬。馬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鄰。又作壽。皆鬼火

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變也。鶴之為鷗。鷗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

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獺音

之為援也。音。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直爰上。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日類。音。海經云。直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日鴟。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鴟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罾。純雄其名穉。古。穉。字。蜂。司馬彪云。穉。蜂。細。鬚。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己。子。也。○。齊。龜。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

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土。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土。不。妻。思。女。不。夫。精。氣。觸。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鷗。之。類。也。后

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

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顯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顯其邑盡爲水身因
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昭生乎溼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醱氣而生羊奚比音毗乎不苟此異類而相類比也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蔽而生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之物地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久久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

誠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

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

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此有之爲有特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

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緒類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爲盡此書

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比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
散者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

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

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比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散非本無

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

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

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何生之無

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

偏積之一氣及其體形獨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覺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

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

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處力較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

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名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

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樂啓期探側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析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

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一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

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

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

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

乃仰而應於禮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暫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

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

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

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或以爲

已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

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

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

所息。勞知適役支體比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曠音

墓穴畢音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兩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仲尼曰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味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

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而獨善古之死

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恒懷兢懼比仁者之所憂貪欲肆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

者德之徵也。德者得也徵者歸也言名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僑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

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

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

也。此二者避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頹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丘臣反往同。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頹喪忘

歸者，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資於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

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矣。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

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礪，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

性命之極者，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壘之義。孔子曰：日

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隨化而遷化，不覺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

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

來相接，聞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變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

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羶者，新故相接猶不可識，況妙於此

乎？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

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况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

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

蹴音此踏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

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比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

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

壞。夫固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比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

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

然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

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借全若其

壞也則與人借亡何為成成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

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比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丞曰道

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

塊然而自有耳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

也者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

也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稅

也有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論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

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熱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

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

大壞如掌反又作擴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

為盜之道途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

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

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

利謂春夏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音滂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

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向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向不能自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向不能與豈人所

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

離。力智也。認音似。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爲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誠矣。今以犯天者爲公。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一步不得。不聚財物。不得不聚。

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各復是愛各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各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當通任情背道則獨物斯燔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

隨世而喜耳

養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

焦然

肌本又作顏色

色好

古阜反

黝音每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

天下之不洽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

音盡

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好黝昏然五情爽

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

讚當作歎

朕之過淫矣

淫當作傑

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

性任而不養纒而不洽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於是放萬機舍

音捨

官寢去直侍徹鐘懸

減廚膳退而閒

音閑

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

心無欲則形自服矣

二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

音奄

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

居豈反

千萬里

斯離也齊中也

蓋非舟車足力

之所及神游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養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其國無飢

所類反

長

丁丈反帥長首主也

自然而已其

民無嗜欲自然而已

自然者不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

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

也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亦捷

音酌捷打也

無傷痛指適

音側

無疥癢

餘兩反疥癢謂疥癩也周禮春時有疥首疾夏時有癩疥疾鄭玄云疥酸削也說文云疥搔也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於矜權義例詳於下章痛瘡酸痛也義見周官乘

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

五蓋反

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

音骨

心山谷不躓。

音致

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也。黃帝既寤。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

老力牧太山稽。

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師也。○三人黃帝相也。

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

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

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

假當為變。

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

輟。列姑射。

射音夜。

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偃。

俗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懇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仙壽考之跡。聖

不聚不斂。而已無愆。

愆本又作蹇。去言反。○愆蹇之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

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皆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

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藉之也。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

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

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

章戴字載則一本作章戴

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

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姬居。魚語。魚當作吾。語魚據反。

女。

音伏。

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千萬反。

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則物之造。

音作誠作反注同。

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

於處反。

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

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蔽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

壹其性。養其氣。

一本作真其氣。

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闕然後通濟羣生。

焉造音操。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

卻音餘闕也。

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

夫醉

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

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此借處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選音許選也一本作選心不欲見

而見曰選於義。頑音頑物而不懼。

謂之涉反○向秀曰選而天者自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况得全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關性分之外故

曰藏也。

列禦寇為丁偽反伯昏瞀莫侯反。

伯昏瞀下地同人射。引之盈貫。

盡弦

措杯必同反。水其肘上。

手停

審故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

象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

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瞽人遂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瞽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瞻黃泉，揮斥

也。曰：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人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不能明至分，故有懼。今汝怵然有

恟。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恟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

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竈作屨，又作肥。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

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謂也。

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垌，郊野也。

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

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悉驚反。窘。奇隕反。於飢寒，潛於牖北

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音本糞。音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

緩步闢。若括反。遠也。音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眊之。

再叙華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眊。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攔。攔，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攔，又音晃。撻打也。

秘。撻，蕭結反。方言：凡相推撻，曰撻。又扶舉反。推擲也。揜。音該反。揜，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撻拒也。亡。亡，亡音無。所不為，

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盡也。億。音介反。技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

高臺於衆中漫

莫汗反散也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

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一本作飛鳥

揚餘亮反猶揚物從風也

於地飢

飢音

骨無礪

音

范氏之

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

扶又反

指河曲之淫

音

隈

鳥恢反水曲也一本作隈

曰彼中有寶

珠咏

音詠歷行水中也

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咏之

水底歷行曰咏

既出果得珠焉衆叻

叻分兩反或云

叻始也

同疑子華叻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

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

誕欺也

吾不知子

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

曰吾亡亡七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

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在者如斯而已

今叻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

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

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

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

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

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於禽食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

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尾音嗣下成羣。異類雜居。不相

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反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鶯曰。鶯賤役

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

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于偽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一本作快之之之怒也。恐因其用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

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

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

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誤。所六反莊操之者也。誤起也向秀曰能養役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譖。音衣與譖同欺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音丸，司馬云謂纍九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銖。

音鎔，殊。○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蠅所失者，不墜鎔銖之間耳。纍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纍五而不墜，猶撥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栗株駒。栗本或作撥，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栗豎也。株駒亦枯樹。

本也。駒音俱。○崔驥曰：栗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拘偻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

禮記，魯行，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掖，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

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

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

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

故曰：至言去丘居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礙，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漚海童，任和心而鷗僻二情相背而同，不許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微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政曰狩。藉

在夜藉草不藉曰藉，藉藉而藉反在下曰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

上時掌反下，象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闕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

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

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

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劍刺音心去智。商未之能。

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劍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

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整頓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

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燒。涉木石而不碎。駭鬪鋒刃。而無傷。殘廢危險。而無類。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變化。五才偏育。金

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輪。躡躡之風。木賊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諸方。固不覺於一

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有神巫。

男曰現。女曰巫。顏師古曰。通稱。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如神。鄭人見之。皆避。

一本作棄。

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感其道也。

而歸。以

告壺丘子。

列子師也。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與音余。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德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伊。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

抗。抗口。須反或作充音同。

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

悉亮。

汝。

向秀曰。无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音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司馬云氣如溼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

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詭。音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滅，比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潭淵潭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荷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繆矣。灰然。」

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給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齊，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齋，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向秀曰：居太冲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覩旋。覩音桓，云盤旋也。一本作旋。之潘。音盤，本作潘。水之盤同。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覩大魚也。桓，盤桓也。潘，涸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涸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密梁簡文云：潘聚也。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沃烏侯反。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汎。音奉，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涸澁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

列子 卷二 黃帝第二

二三

曰夫水流之與止。觀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避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

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移。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况然無所係。因以為茅

靡。崔譔云。音靡。遜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人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二年不出。向秀曰。棄人為于偽。其妻

饜。饜七玩反。向秀曰。遺取辱。下同。食食音嗣豨。豨。虛豈反。楚人呼豨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琢持

反一本。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怵音怵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敬也。戎或作戎。壹以

是終。向秀曰。處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微於已。故不敢從進。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費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音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饋人心。外以矜。盡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子西其

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

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體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况萬乘

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致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每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

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弗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屣履九遇反關西呼履謂之屣

滿矣歸之

伯昏瞽

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

杖蹙之乎頤也必忍反

立有閒不言而出賓

者以告列

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會不廢藥乎廢置也會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

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

物不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

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恆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播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

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揚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揚子居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

而未能去其矜奇故曰不可教者也揚朱不答至舍進宿宿音管莊子作鹽漱漱音中櫛壯乙反脫履本作履戶外膝

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音聞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

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盱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貌

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

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揚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音揚司馬云對火曰揚淮南子云富人水纂錦貧人揚篋口

者避竈厚自謙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揚朱過

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列子 卷二 黃帝第二

二五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弱盈時。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

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

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己者。亡。七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獸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錄之重。而我無力焉。

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

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

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強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

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

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音附。翼戴

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

見親矣。傳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

見疏矣。庖犧氏女媧

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古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而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

龜背鶴步爲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

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音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

蒲坂反

泉之野。帥

狼豹龜虎爲前驅。鵬鷖

鷖一本作鷖

鷹鷂爲旗幟。

鷂音鷂。自熊羆皆猛獸勇剛者也。

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

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

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

羣。行

戶剛反

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

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忘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

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

音

解六畜

朽又反

之語者。

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雞鳳毛羽之長。愛遠。蜩蟻飛蟻。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雖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

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魍魅。

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

聚禽獸蟲蛾。

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

一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

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石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啓。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芋。朝二而暮四。足乎。衆狙皆

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

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

其喜怒哉。紀渚姓紀名渚。或作涓。子爲于僞反。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

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頌云。應響鳴顯。影行。○接悟之速。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惠盜阿浪反○惠賢獨見賢獨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效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盜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士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

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虞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
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
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若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途一雖萬變交陳未開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優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執識生化之木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

名滿昭王子也

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

虛不墜觸實不礙礙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論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

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蟪而不可饗蟪姑吳也

王之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

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滯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爲虛而臺始成其高

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媼音靡曼者

娥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珥瑱也瑱上垂玉以塞耳○笄首飾瑱瑱也衣於反阿錫阿細嚴錫細布曳曳音裔

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馨樂九韶舜樂長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日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

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音墟○袂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

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

天郭璞云柏天人姓名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

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漣乳也及二

乘實證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後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

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曰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西王母爲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雪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

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奔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

德而諧於樂諧後世其追數色句反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神

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假音焉假字當作假世以爲登假

死也明其實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必舉反屏必舉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

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

矣注意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

之言。深思二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

音絞。關野王讀。作翻交四時。

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旋還。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攝之有倫。則功顯而事著。格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燥。則飛

象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比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驗一世常人之事。

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儻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

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振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愛

為而不假。幻化或但該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有人徵。夢有六候。

微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故二曰為。二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

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七曰懼夢。八曰懼夢。九曰懼夢。十曰懼夢。

念而。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七曰懼夢。八曰懼夢。九曰懼夢。十曰懼夢。

章大旨亦明覺。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而不可違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

而心無。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氣身與天地。並形

所驗也。一。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火性猛烈

遇則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

施不足。故欲取此。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亦與覺相類也。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致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突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寢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

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謂覺時有精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精念夜無夢寐

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

忘其寢不夢幾

幾音登

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營不眠何夢之有比亦寓言以明怪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

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

亡音無下同

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

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

即今四海之內

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

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

阜音婦

落之國

其土氣常煥

煥音郁

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

食性剛悍彊弱相藉

藉音陵

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覺

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周之尹氏大治

治音持

產其下趣

趣音走下同

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

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

呻呼音申吟下同

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

寐精神荒散昔昔

夜夜也

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

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吾南。嘯藝音詣吟嘯呻。呻呼。徹日息焉。尹氏病之。以

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

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 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

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竝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勲於鄭

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 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 池也

中。覆之以蕉。與樵 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

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

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

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

者之歸。不厭厭音愜又 於豔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 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

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

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子。聖人之辨覺夢

何邪直知今亡。七音無黃帝、孔子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翁不復辨覺夢之

虛實况本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

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

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題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

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封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怒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

於情無專或行無在辭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速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

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

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

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

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

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量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

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

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况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

以抑之者欲寄妙實於大賢耳

秦人逢

逢音

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饜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

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

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

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

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

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感舜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

糧。不若遄歸也。

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聚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

張文反

於楚。及老而還本

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嫩

七小反

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

涓音。胡胡二反。

然而泣。指壠

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蔡音金

同行者啞

烏陌反

然大笑曰：予昔給

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少也。作微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聞

聞音

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施所不及。况

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宜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

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

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孔子愀

七小反。然有

閒

愀然變色少時

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

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

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

曩吾脩詩書。

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

唯季反。

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脩一身。治

魯國而已。

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

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賴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捨。則情

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圖通無聞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

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

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

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

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

而我無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

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故弊之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

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

其聖乎。

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能擬形者何能言其髣髴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况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

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寂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曰。聖人孰謂。

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

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者

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

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守耳目者視聽之戶肅神苟操焉則視聽不因戶肅照察不闕牆壁耳

魯侯

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礙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仇然無心

者無東西之非已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

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

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

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偏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體

其有介

然之有唯唯矣

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

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

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

商太宰

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

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

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

商太宰

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

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

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盡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商太宰大

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

絕遠而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

不言而自信

言者不信

不化而自行

則不能化比能盡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

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比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遠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

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

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

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

云蕩蕩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

錫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借芒者也

丘疑其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嚳然心計曰。孔丘欺

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

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

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莊 子夏避席

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

而不變無權智以廣。物則所適必聞矣 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

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歸於一方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

求變易吾之體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子列子既師壺丘子

林。日損之師 友伯昏瞿。莫候反 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 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

及盡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而與南郭

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

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

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

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不滯色口不攝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變動也 雖然。試與汝偕往

閱。閱音悅 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

謂人面魄也 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云欺額神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

顛片各反

可與羣。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

戶郎者反。

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

一本作存。

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

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欲發列子之言。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

進音。

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爲言亦言。無

知爲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聲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復

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比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

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處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子列子

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

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引吾竝席而坐。

從音。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

踞笑竝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

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矣。而後眼如耳。

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變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

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名。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

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

也。惟親榮悴珠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辨則異故曰辨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

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

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

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

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陸口空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

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

所眠。眠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眠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游物而觀是我之

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適而無所疑焉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

至矣乎。龍叔謂文摯。

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會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

曰。子之術微矣。吾有

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

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忘彼我也

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不有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天下為一

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

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

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翁行過音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

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其

徒曰。所願知也。知翁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

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

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載反牢謂牲牢也同也籍謂以竹

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電人以時措魚鼈蠃也又國語云羣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榘李頤云牢豕室也榘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籍音摠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

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

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

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

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蔽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苟察謂傳報夏候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

識誠我耳報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未者邪若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執政者

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

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儒夫也。體弱也音

反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之。之舌春蠶蠶音終一曰蠶也

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

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

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八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跡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比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

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

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若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委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

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

侮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

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與曰。吾笑

龍之詭。詭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歎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擲。

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

衛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

逢

蕭士蒙之弟子曰鳩超

射其目

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

史記云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苑多竹篠

之箭

鳥號黃帝弓箭地名出美箭衛羽也

射其目

矢來往眸子而睚

睚音

不睚

本作睽目瞬也下同睽且治反

矢隄

隄音

地而塵不揚

箭行勢極雖若而不覺所謂彌弩之

未不能穿

是豈智者之言與

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

後

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

皆比矢注眸子而睚不睚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在手類也

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輪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堪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蠱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

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

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

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有物不盡

在於蠱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而不違

則泰山之崇蟪元氣之浩茫混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

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

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

不詳比義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

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

尤失反

夫無意則心同

同於無也

皆至

志指故無所不至也

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

影不移者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

白馬非馬

形名離也

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鄰不可解。樂正子與

曰。子以公孫龍。

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

之鳴。

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皆

條也。

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途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

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遲辭告退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域矣。治

名既滅則竟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知者則治。堯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德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

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

下。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之。

會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

兀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

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水而動。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

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

得之。

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

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爲。

發無知。何能

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革字子綰為湯大夫○革莊子音轄 曰古初有物乎 疑直屈梵而已 夏革曰古初

無物 今惡得物 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

無物則不可矣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

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為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

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指言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後視曉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

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

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

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 革曰猶齊州也 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 革曰

朕東行至營 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 人民猶是也 如是聞也 問營之東復猶營也 西行至幽

人民猶是也 問幽之西復猶幽也 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 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鄰國南履鈞北祝窳謂之四極 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聞則是是矣 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

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大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側其頭戴者哉。

股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鄉子之所言。蓋其嘗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

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庸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圍。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植處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為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遠。窮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群。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聞。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剝析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昭周既獲。讓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

不足。故昔者女媧。

媧音瓜。古天子風姓。

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

五常之精。以謂和陰陽。使昏

斷鼉之足。

鼉巨龜也。

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

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特其嗣。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

音老。

歸焉。湯又問。物有巨

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

今樂安縣。

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東海之外。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

無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

所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闈。

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

曰瀛洲。五曰蓬萊。

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

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

其山高下

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
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焉

兩山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

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

之城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

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隔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

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之使巨鼈列仙傳云巨鼈戴崑崙山而扞十五舉首而戴之據經曰巨鼈

安迭爲三番音翻更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

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此六鼈復爲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弁而負之又於

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

侵子蒸反減龍伯之國使隄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

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

焦僥國僥音進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

極有人名曰誦山海經曰東海之外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荆之南有冥

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類反。崔譔云。黃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歟。生之芝。生於朝。

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蠓。蠓蚋也。二者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

莊子云。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

鯢魚也。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鯢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振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彌正反。與銘同。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直。空言。鑄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七果反。字書云。麼小也。

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

方晝拭眚。在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離除倚。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離俞。古之聰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比後著書記事者。謂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

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阿登。空峒之山。今在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

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國。有以大木焉。其名為櫟。山海經曰。荆山多橘。柚。櫟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櫟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

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周禮曰。橘。淮。北。而化為枳。鸚鵡不

踰濟。貉音鶴。似狐。音睡。獸也。踰汶。武中反。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則死矣。鄱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兗水。經曰。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營。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嶧同。武中反。謂汶水也。非皆問之汶水。案山海經。大紅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麻陵。入海。

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隆陂是也又楚辭云騰放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關不踰數十里德不踰二百里器厲皆陵斯須往登登狐貉暨生死亡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

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行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

東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

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食也其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

之力會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二夫叩石

墾壤箕畚音本籬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齠初刃反韓詩外傳云

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髫髫音調躍也或作跳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

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會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

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會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

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懼其

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逾焉幽谷荷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應不已則知其將

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夸口一子負二山。

氏傳記所未聞

蓋神力者也。

一厝音昔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笑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

北山之愚。與整妻之狐。足以哂河曲之智。噫。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

夸父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

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

隅谷之際。

隅谷虞阻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大

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其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暴

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

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天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

五穀而食。不待繪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

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我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蠻之外者。

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

距去也。

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

畔之所齊。

子細反。

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

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雙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隴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

甄。

直為反。甌甄。謂瓦餅也。

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

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微沸。湧出其深無底。名

曰嶺○山頂。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

之泉曰嶺。下音無。不悉徧。士氣和。亡札厲。札厲。殺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

不驕不忌。長幼儕。反。士皆。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士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阜。威也。亡數。有喜樂。亡

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羹。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羹。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

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微。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

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撝。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

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羣。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尙書云。祝者。斷其髮也。書云。祝者。斷其髮也。

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鞞。鞞音未。方言。俗人拍頭是也。拍頭。憐也。拍頭。憐也。拍又作鞞。又作鞞。拍亡八反。憐

七音。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口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演到曰。治水者。致防決塞。雖在夷

列子 卷五 湯問第五

五七

館相似加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康又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毒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

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

炎。去聲本人之國。其親戚死。死音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

西有儀渠。康又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

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

兒辯鬪。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

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閒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叢注云滄寒

也。桓譚新論亦健。此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

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起子也。均。天

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

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不至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人以爲

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

芒鍼。音亡爲鉤。荆篠本作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鯁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

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煩煩。委綬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子之弋也。蒲且子古

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

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

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

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

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比諭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一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

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

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

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

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

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

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一室因

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懷疑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剖腸易胃瀦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

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

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遊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據其師難教

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

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

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

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絳頓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

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惟葦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鄒衍之吹律。

六屬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無七音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

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

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

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音雍音壘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

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

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

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善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發猶

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

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

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

狩。越崑崙。不至弇山。音菴。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音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

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趨音步俯仰。信

人也。巧夫。頷。賦音反曲頷也又五感反頷猶搖頭也其頷。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

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

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

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行。

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

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靈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似

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

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滑音骨裡墨翟弟子也。聞

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

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國策云更贏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

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礮。

一年之後。雖錐未倒。

都道反。

皆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

鳥蚊反次也。本作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鼈。

音毛。

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

視蝨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

食亦反。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以強弓勁矢貫蝨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

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

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端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

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矢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

拜於塗。請為父子。剡臂。

維南子曰中國翼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剡臂出血也。髮所甲反。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

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籟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

子。必先爲裘。

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論也。

汝先觀吾趣也。趣行趣

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

容足。

繼得安脚計步而置。疏既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二日。盡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捷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

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

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審御得

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

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驚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蹏

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

識之。

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爽。體不開。故也。心衷體閉。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慮其亂。故輪外不

持無用之轍。職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魏黑卯以曜嫌殺丘邴章。

曜嫌私恨。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

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

也。兵器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

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銳鏑上音芒下音謬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丹猶雞鷄也。鷄音寇生而須喙曰鷄自食曰雞來丹之友申他音施或音抱一本作抱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

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

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

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

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

之。淡淡焉。淡音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

也。驕然而過。驕呼麥反破聲又竹鹽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

乃歸其妻子。與預音齋七日。晏陰之閒。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

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二下。如投

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點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

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噓音益喉疾而腰急。其子

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

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鏑之劍。昆吾龍淵也。河圖曰：靈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

音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

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

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比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

吳大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無爵於吳。

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

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揚朱嘗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

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觀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特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賂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眞。以殖名者。則夷齊守嶺。西山仲由被聽。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

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

人子利。朕衣則褌。

音曷。方言。褌，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褌。說文云。麤衣也。又謂

布襦也。又云。褌，揄短者曰褌。揄有短褌者。誤。荀子作豎褐。揚雄注云。儻豎之

揭於義亦屬。

食則粢。

即夷。糲。

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乾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粢。孟康云。麥糲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麤。春粟麥爲粢。餅食之。

居則蓬室。出則

徙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

音屬。屋棟。

出則結駟。在家熙。

音怡。字林云。歡笑也。

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

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

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

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

丘羽反本。或作偶。字林云。疏行貌。

而步。有深愧之色

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

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

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

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

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

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

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

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開理而服。

北宮子既歸。衣其褌褐。有狐貉

之溫。進其菽菽。

菽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菽菽謂之菽。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菽及菽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

有稻粱之味。鹿其

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

音路左傳云柴車也

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

自得貌後揚朱篇音同

不知

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

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當制反或作悟者非

管夷吾鮑叔牙

並穎上人

二人相友甚感。同處

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

本作

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子

鮑叔奉

公子小白奔莒。

音舉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無知秩服。遂殺之。

齊無君。二公

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

食亦反

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脅魯

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雖也請得而甘心隨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

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

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于况反

非夷吾

其弗可。君必舍

音釋

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

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買。

音古

分財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

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

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

能用。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

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

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信已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

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類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

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

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

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稱其民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

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已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

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聞。不見。勿

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

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

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折音錫。鄧折。善書二篇。鄧人也。與子產。故時列子及漆。與子產。故時列子及漆。與子產。故時列子及漆。

九年黜顏殺鄧析而用其

操七刀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鄧

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

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比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黜顏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

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義例與上章同也。或積德履仁。或偶時而遇。得當年之數。聘於一己之

志似由報應。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若出智力。之行得聘。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

窮。因故不顧刑戮。不顧生存而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不顧生之地而感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

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

罰也。

死復是天罰。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

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比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變書誤。

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

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焉。將之迎之。功無遺喪。

似若將迎。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

漸劇也。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

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

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

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二醫。

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己同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

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

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竹用反鍾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

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

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

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

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

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

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音若何。算猶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

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

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

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

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

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慙

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

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

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閒謂之無賴廣雅

云墨音目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單。至。音暉齒然。咀。鄭玄注禮記云咀寃綽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尿粉爽反。

單。至。音暉。齒然。咀。說文云咀寃寃心腹貌。咀許矣。慙。妨礙。音敷。此皆歌詐輕反。慙。發狂緩急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

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辨。魚格反。斫。音酌斫斫容止端嚴也。字林云斫齊也。斫齒略反。便。房遠反。辟。婢亦反。便辟。

○辨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

穆。苦交反。忤。口家反。阮孝緒云忤忤。情露。無所隱蔽。讓。音極。音被。字林云極也。方言讓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

凌誅。凌誅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誅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誅音碎。比皆反。誅訥。誅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

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莫典反。姪。音珍。方言眠姪欺慢之語也。鄭璞云謂以言相輕。畫弄也。誣。止累反。諉。如偽反。○鈍

誣。誣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誣誣也。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譴發。譴謂責其

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自立。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

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侑音會侑似也成也。初非成也。

危危敗也。侑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侑。能辨達之所由也侑之

際昧然於侑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福禮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

至見其驚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

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擗目塞耳。背阪面墮。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侈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

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

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涉冲反半也下同或涉仲反非也亡亦

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

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

量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干廣雅云芊芊茂

感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皆步郡反流瀉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

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詞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也惡肉。可

得而食。怒馬稜。當作稜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稜車謂木爲之椽土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

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

寡人而位。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叢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樂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

仁義爲關梁用禮教爲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儻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

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

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事爲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爲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淫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

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

也利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重矣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

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

收聚也

則已施

給與反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

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

者僞名也爲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

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僞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夷叔齊實以孤

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百年壽之大齊去聲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

半矣。夜眠之所強。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亡七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

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

獸一本獸作鑿音同。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

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一本作願耳。耳目之觀聽。惜身意

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音異也古字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覺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

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往天壽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

為名所勸。一本作觀〇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

為刑所及。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

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

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

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

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讀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聽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禮至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

少宗

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語賢負責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

於高勝者耳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貨殖也。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

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窶。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

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

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

音

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

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

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竊動因威謀任運之體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觀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

寓言

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

闕塞

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

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

與顛字同。須延反。鼻通曰顛。顛音舒。延反。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

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虛之主。

廢大也。

去廢虛之主。熙熙

續情也。

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

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虛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

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壞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數期非所貴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

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

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

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嘗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

產鄭大夫公孫僑也。諱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二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

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鐘。積麪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

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

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矮嬌者。矮音烏。果切。嬌音奴。

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其反。益也。夜

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

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

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

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

之言。因聞音聞。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

招呼也。說文作詭。相誘也。詭大了反。

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明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賢事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

所好而為之耳

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適性順物失常身之甄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

盜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為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

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益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

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覓行於一國，合未於人

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

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

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

警辭義大遲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偶適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

金，不洽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

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

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

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作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

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

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理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輕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

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

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

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

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

生奚爲。徵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

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

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鋒。踐一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揚子

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總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拾音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

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

乎。疑楊子貴身大。錫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據其不達已趣。故亦相若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

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利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

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

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甞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

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語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

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古本反馬父名本又作斂

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二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卽事憂危之甚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霸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亦同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

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鳩鷁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

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滅奔競而不已豈不歸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途死後數百年中餘名。

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自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會似也。類同陰陽性聚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

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不敢志其嗜慾

一為名。

不敢志其所行

三為位。

出意求通

四為貨。

專利惜費

有

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遠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

於已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

得其生理

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

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

自以味之極。肌肉蟲厚。筋節喘急。

筋節急也。或作腫。上音腫。下區位。反啜。醜筋急貌。曰啜。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

締幕。薦以梁肉蘭橘。心膏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

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笑。謂天下無

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

屨未反。緇。屨。謂分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亂麻。

僅以過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繇續狐貉。

音繇

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

甘泉莖。

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莖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莖思上聲。

芹萍。

爾雅云。萍。萍也。又萍。蘋也。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也。

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蜚音音於口。慘於腹。

慘。痛也。

衆哂而怒之。其人大慙。子此

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音色。

非但累正身。乃浸損正氣。

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

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正身。乃浸損正氣。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

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

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在則影曲，形直則影

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

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

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

下孟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

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

取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稽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

愛天下，故王。

于况

桀紂惡天下，故亡。

此則成驗

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

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據理而得，利未

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

徒洛反

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

于僞富。

問猶

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

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當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

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

勝者為制。是

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取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列子學射中矣。

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

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

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體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

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矜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

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

盡而不亂。

不專已知則物願為已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

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宋人有為。

于僞反

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二年而成。鋒殺。

所拜反

毫芒。

音亡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別彼反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

而不恃智巧。

比明用巧能不足以誇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士乎。鄭子陽

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適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

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一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

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

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

氏之有。有餘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

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

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

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旣反。孟氏之父子

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

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

音燭

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備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

一本無不字。

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

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

音捨

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

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

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

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聽

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

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

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

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

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

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譎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惠。豈虛言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

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園

與園同。

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

丈夫方將厲之。

涉水也。

孔子使人竝

蕭浪反。

涯

音崖。

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園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七故反。

意。遂度

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德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彼流。而吾不

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之。水且

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憲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

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殺無極所齎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莫之善

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若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

繩音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爲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

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之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

也。言言則無微隨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欲之勢自應趨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爲無

爲。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未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

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

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威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期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

以為昌也。

戒之

喜者所以為亡也。

將致

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

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孔子之勁能拓。

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拓許慎云拘引也古者縣

門下從上拘引之皆難也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嘗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御之焉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德也

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

古賣反

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

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

在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

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

音錫

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稱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史記云無厚博出與蘭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

倍其身。屬

音燭

其蹠。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伎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

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實不可預要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

之年長矣。張丈伯樂言反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

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

七爾 蹶。蹶也一本作微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

同也一本作供

擔纏薪菜者。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

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已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

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

地名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牝

而驪。

力移反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謂九方臯

色物牝牡

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驪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得其精而亡心其麤。

與麤同

在其內而亡心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唯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臯之

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比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

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五勞反楚大夫也

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

惡鳥踰反

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

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

紀力反急也

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

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禮。

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

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爲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與之。至今不失。

漢書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

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

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

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因我不

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

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

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

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宏招應燕人假有儲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

氏者。梁之富人。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音訾言不可度量也賈建注國語云訾量也

登高樓。

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擊打也如今雙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

法法大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糲采以瓊為之瓊交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基基行到處即置之名為罷基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較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嬰音則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

為句食

明瓊張中

丁仲反

反音兩擄

仙韻

魚而笑

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裝翻曰報采獲魚也論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鱗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鱗也鱗反今本

云擄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鱗不用魚用魚不用鱗

飛鳶適

音墜

音其腐鼠而中之

俠客相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

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權於天下

音

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

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驅著之致禍敗不以一塗

虞氏無心於賤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

父音甫下同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

音孫水

以舖

音

之爰旌目二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

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謹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

音

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之不出喀喀音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

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

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

一本

冬日則食橡

音象

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為不知己故去今

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

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

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憇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偈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

者慎所出。善者則吉，惡者則禍。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牽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

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

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教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

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

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

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

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半。本學泅

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曰：鯁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

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

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

素衣

衣素之衣去聲

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

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

嚮音

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

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

則人

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衡，慮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

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

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

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

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

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

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

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

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

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

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

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上海大連灣路
世上海及各省
世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實價一元	列子集釋注 實價一元五角	荀子集解 實價四角	論語正義 實價二元一角
第六冊	第五冊	第七冊	第八冊
呂氏春秋 實價一元二角	韓非子集解 實價一元五角	淮南子 實價一元	鹽鐵論 實價一元二角
孫子十家注 實價一元二角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五角	新法言 實價一元	世說新語 實價一元二角
吳文子 實價一元二角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五角	新法言 實價一元	世說新語 實價一元二角
尹文子 實價一元二角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五角	新法言 實價一元	世說新語 實價一元二角
抱朴子 實價一元二角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五角	新法言 實價一元	世說新語 實價一元二角
顏氏家訓 實價一元二角	商君評傳 實價一元五角	新法言 實價一元	世說新語 實價一元二角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詩經本事

馬振理編纂 三冊三元 寄費掛號三分

桐城馬叔文先生。浸沈於詩者多年。近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旁徵經傳子史百家之說。

下及金文甲骨文之新出土者。取爲佐證。原始

要終。折衷一是。勤爲詩經本事一書。爲卷

二十有一。都七十餘萬言。俾後讀三百篇者

。不致無文獻上之徵攷矣。全書大字版本。

清晰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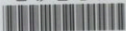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發行

384750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拾貳月拾伍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903991

